

新
小
說

第 肆 號

譯 達 周 鄉 湘

英國憲法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六角

本局認憲法思想為中國今日第一急務故所聘通人著譯之書多注重於此點湘鄉周伯勳先生前著憲法精理及萬國憲法志已受一時學界之歡迎今復譯此編以餉學者其自序云英國憲法列國憲法之母也曰三權分立曰兩院之制曰司法之獨立曰議員之言論自由曰大臣責任之主義曰陪審制度皆列國今日憲法之大原則而究其原由皆取範于英國故欲知立憲政治之真相則先當明英國之制度云云亦可見此書為政治學上第一重要之籍矣至著者為日本斯學大家譯者之學識文章既為江湖所同認無待本局詞費也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飲冰室主人著

中西偉人傳

洋裝全一冊
定價四角正

本書向亦分載于新民叢報者文名夙著其價值久有定評無俟喋述夫振人精神增人智識莫過于讀人物傳記且以著者之文筆縱橫感人尤切父兄之欲其子弟成材者最宜以此等書為讀本使之日漸浸漬有所模範有所觀感勝于尋常教科書萬萬也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新民叢報支店

飲冰室主人著

新地理

洋裝全一冊
定價二角正

本書向分載于新民叢報今特抽出印成單行本以供講求地理學者之一助其中所論如中國亞洲歐洲等皆就天然地理而推究其盛衰強弱人種風俗之異同及文明發達之遲早卓然獨具隻眼 **迥非尋常言地理學者可比**披讀一過則于各國之形勢自可了然即以爲學校教科之用亦一部絕好之地理學講義也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

新民叢報支店

內地雜居續論

全一冊 定價二角

自帝國主義擴張以後種界之爭日接日厲所謂物競天擇之活劇將確然演於此大舞臺上故有識者咸怵然憂之是書爲日本井上哲次郎博士口述澤定教筆原貫軒兩君筆記當日本雜居問題之起博士極力反對以最高尙之哲理最實驗之證據著此書爲世人之木鐸雖其議扞格於當時而取以爲我國之鑒戒者固至今日奉爲藥石也譯者復能以愛國愛種之衷忱明銳沈痛之詞筆刻意吮毫不敢一字之苟凡爲我中國國民誰不宜手置一編以當暮鼓晨鐘之助乎

英國制度沿革史

全一冊 定價一元

英國憲法自然發達逐漸長成與世界各國所不同亦爲世界各國所採法英國實爲憲法政治之祖國也雖然欲研究其憲法當先攷察其制度而尋其起原變遷而後乃得其真相焉本書言英國制度之沿革特詳如與本局昔日所出之憲法精理萬國憲法志英國憲法論等書合而參考之則于此道思過半矣

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新民叢報支店

女學生

全一冊
定價二角

近日中國言女權者亦稍稍有人矣然學堂不與中國女學生之名尙未發現於吾社會是非大可痛之事乎日本維新以來即競言女學雖未能盡備而大體固具矣是書叙日本女學始末最爲詳盡其言女生徒之流弊冷嘲熱罵似稍近詭然皆實情也吾國將來必有女學大興之日此書可爲龜鑑矣譯者素講女權崇拜女學生者其譯此以示世人吾知其必有以也

共和政體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八角正

天下最可厭可惡者莫如專制最可愛可貴者莫如共和此今之稍有識者莫不競言之矣雖然伏處此專制政體之下呻吟未息愉樂何有是猶聾者語音樂而盲者言錦繡也其不至於南轅北轍者幾希矣譯者有痛於此特取法國納炭爾布禮此著譯成以餉世人用心之苦當爲天下有情人同深欽敬吾國國民得一日吟嘯鼓腹於共和政體之下乎則此書其不朽矣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

新民叢報支店

新小說第肆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圖畫

法國著名女優巴德

法國著名女優埃噠士

澳洲維也納之景

瑞士諸歷辭風景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第四回赫子連糾衆謀劫獄 蘇魯業仗義報危機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一回老母慈悲愛憐幼子 新君橫暴強奪詭妻

◎第二回不幸國民呻吟虐政 無辜義士禁錮重牢

◎第三回途中遇美倭擊行兇 店主失言真婦遭劫

◎第四回征外定內奸相奇謀 伏闕陳書忠臣辭職

◎第五回法王行特權選舉僧止 法國用

巧計大困英王 第六回奸黨奇謀暗殺志士 英雄無許逃遁他鄉

◎科學小說

五九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回巨蟹橫行電鎗命中 老魚吹浪假伏逃生

◎第十一回話舊事獲沈船消息 謀脫錫備出鐵行裝

◎冒險小說

七五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七回義心冒死 第八回殘忍軍策 第九回被敵虜

◎偵探小說

一〇三

離魂病(續前)

披髮生譯述

◎遊戲文章

一二五

祭落卷文 守舊鬼傳

●廣東戲本.....一三一

頁蕭養回頭(續第三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雜記.....一四九

奇事異聞 貨孩公司●新婚遊歷●腹有蝦蟇●敬及鱷魚●

奇病●怪症●臥遊●高升

射覆叢錄(三) 燈謎叢錄

●雜歌謠.....一六九

支那新樂府三十章 水月庵主

燕市吟 公之癩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 通用銀
全十二冊	六冊年	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中國			中國 通用銀
全十二冊	六冊年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元四角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統 岸太 郎林
 印刷者 橫濱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發行所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德巴優女名著國法



Madame Berth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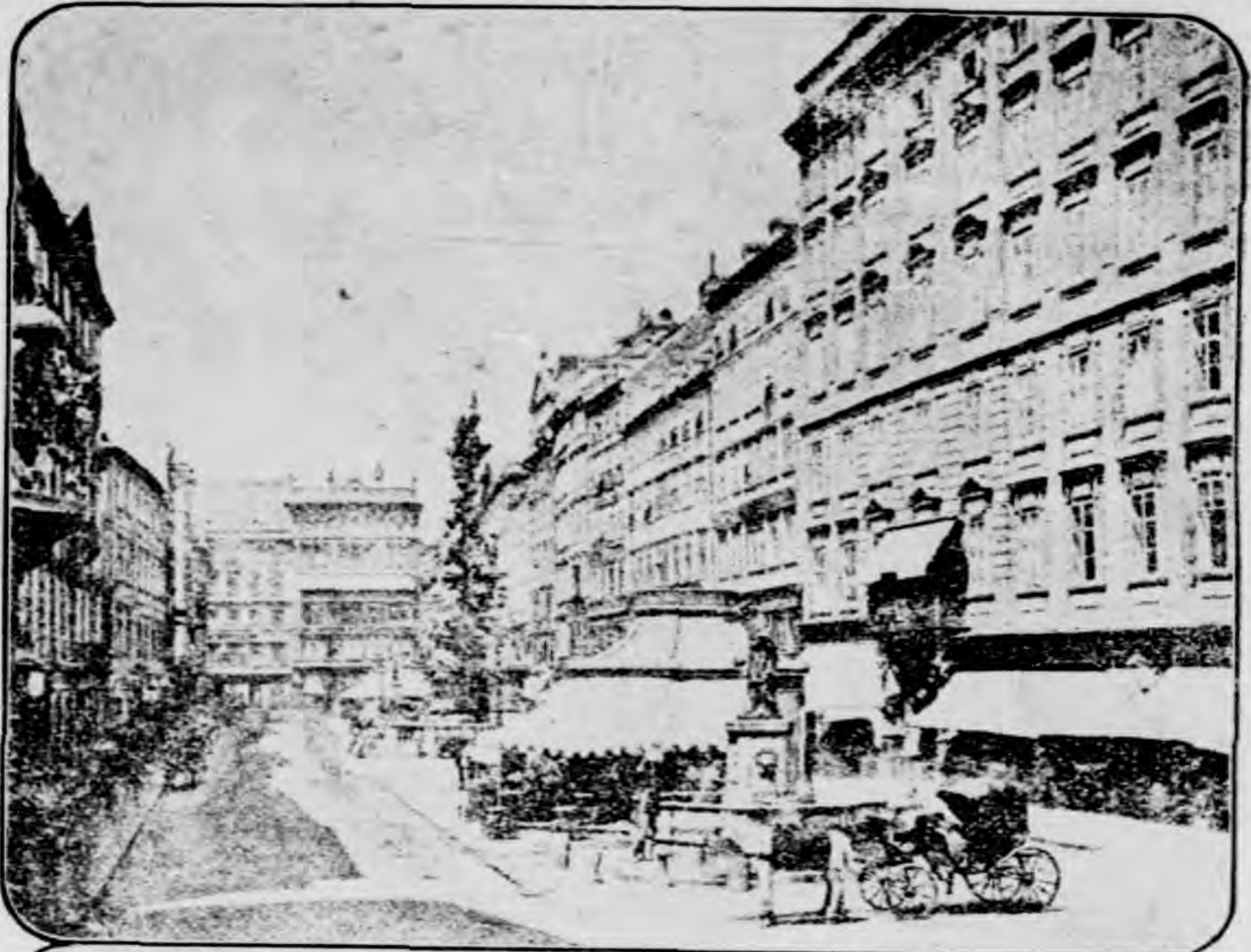
法國著名女優埃噠士



Madame Eyreames.

Views Of Vien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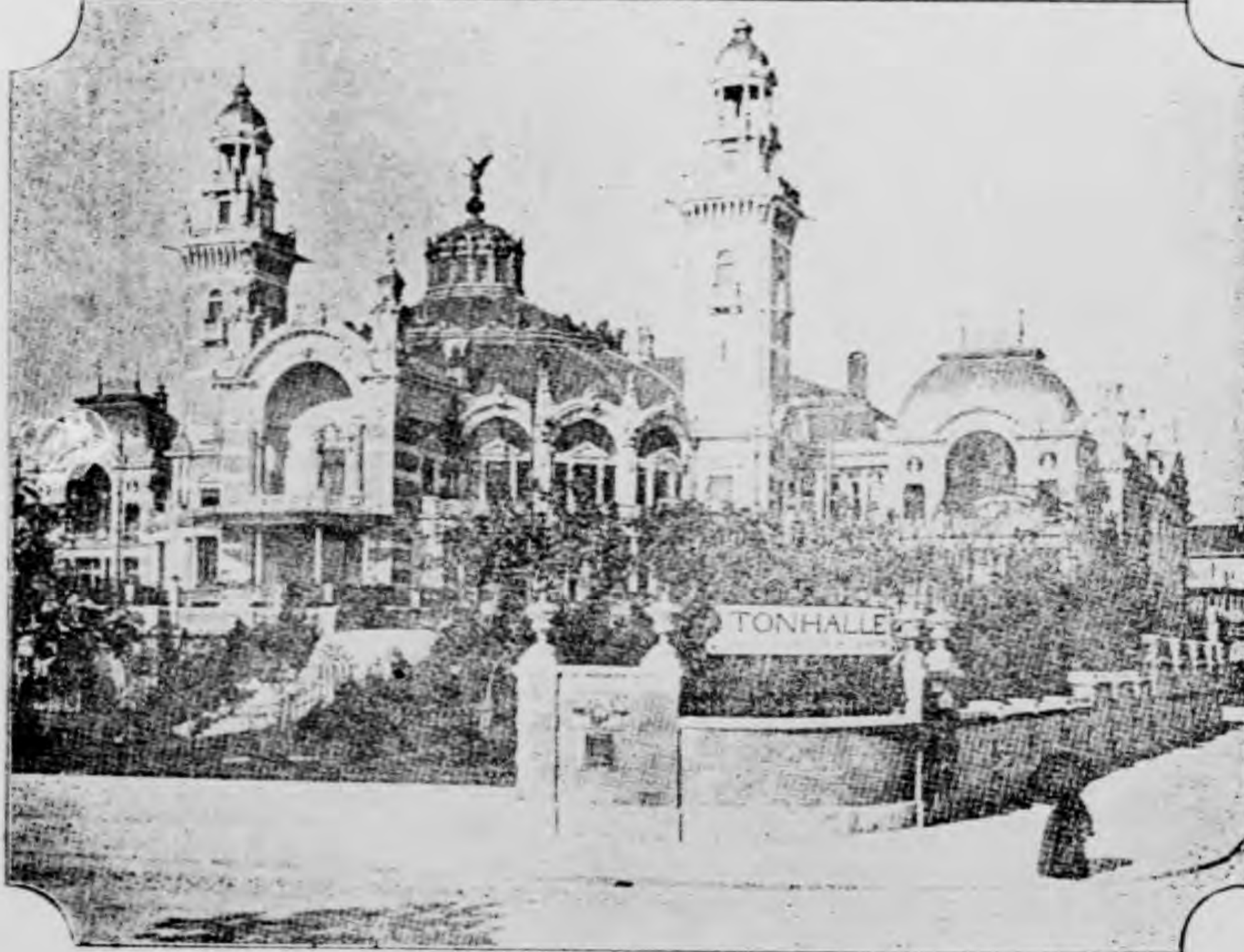
街賓斯拉克
Grasben Square



街夫呵庵
Am Hof Square

景風辭歷諸士瑞
The Great Cathedral and the "Tonhalle" In Zürich. 1

院 寺 大



堂 樂 音 大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談虎客批

第四回 赫子連糾衆謀劫獄 蘇魯業仗義報危機

卻說晏德烈當下碰見赫子連。彼此握手爲禮。子連道：許久不見，什麼時候到這裡來的。德烈道：前天才到。你也爲什麼。卻在這裡。近來光景一定好呀。子連道：沒有什麼好處。不過在這裡做工。已經有四五個月了。就在前頭住著。今天遇着的湊巧。請到敝寓一談罷。德烈答應了。兩人在路上。各把別後情形述了一遍。一路閒談。不覺已到了一條小巷。只見有一帶房屋。約略可有四五十家。造法都是一樣。子連到了那一間門前。認了門牌。便從身上拿出門匙開了鎖。讓德烈進去。只見室內縱橫僅可入尺。除了一床一椅。更無別樣陳設。抬頭一看。見東壁上掛著一幅鮮明地圖。上頭寫著佐露州。明細地圖。幾個字。又見那地圖參差錯落。添上許多朱點。似是另外加上的。德烈看了一會。不解他用意。

婁子連連忙讓德烈坐下。便到廚下點火弄茶。再轉出來倒了一盞威
 與德烈。自己也倒了一盞。陪着坐下問道。晏兄爲什麼事情到這裡來
 然道。只因訪一位朋友。所以來的。子連道。那位朋友幹什麼的呢。德烈道。
 個熱心愛國的人。卻沒有幹什麼俗人的職業。子連道。敢問那位朋友姓
 誰。在那裡住。德烈聽說。心中想着。子連也是個忠厚至誠。有心時事的人。
 便把真情告訴了他。諒來也是無妨。因就答道。原是一位女子。不過在這裡經
 過。卻不料無風生浪。被那替老虎做俵的狗巡捕。捉將官裏去。如今正在獄中。
 哩。子連道。那位女子究竟爲什麼事情下獄。晏兄和他可有什麼交情呢。德烈道。
 他是我一個同志同事的朋友。若問他下獄的原故。卻不消說了。總是在上頭。
 有權有勢的。不許我們尋常百姓。有半點的自由。就是了。子連道。聽晏哥說來。
 那位女子。可不是姓蘇麼。德烈大驚道。正是姓蘇。赫兄怎麼知道呢。子連道。我
 也的。晏兄和他真是同事嗎。到底晏兄近來在京師幹什麼事情。

呀。德烈正欲回答。只聽見門外有人叫着道。子連兄在家麼。便見有一個人探頭進來。見座上有客。便住了步。把手招着子連道。子連兄請你出來。有話要說。子連連忙站起身來。出了門口。和那人唧唧嚶嚶。說了好些話。那人便自去了。子連轉身進來。德烈起身迎着說道。赫兄有事。我們暫別再會罷。子連道。難得這兒遇着。正好多談些話。今晚雖然有事。這會還有工夫。請再坐會兒罷。德烈聽說。依舊坐下。喝了一口威士忌。問道。方才來的那位朋友。爲什麼不請他進來一見。這麼匆匆便去了呢。子連道。他只有一句話要來告訴我。所以不坐的就去了。說着水已開了。急忙弄了兩盞咖啡出來。子連又問道。曼兄近來在京師。采。真。祥。着。什。麼。卻。合。那。位。蘇。姑。娘。說。是。同。事。呢。德。烈。見。問。只。得。從。實。說。道。我。不。瞞。赫。兄。只。因。我。當。時。在。學。堂。鬧。了。事。見。得。本。國。刑。天。赫。地。無。法。可。以。挽。救。因。就。投。進。了。民。黨。要。幹。一。點。爲。國。爲。民。的。事。情。和。那。位。蘇。姑。娘。原。是。自。幼。認。識。這。會。兄。又。是。同。黨。因。爲。前。幾。天。忽。然。接。着。從。這。裡。打。去。的。一。封。電。報。卻。沒。有。發。電。人。

佛國

無何

電文只說蘇菲亞姑娘被逮。我們黨裏沒知底蘊。只是放心不下。因此來這裡查探查探。赫兄既然知道那位蘇姑娘。可還知道他當日被逮麼。子連道。我雖然沒會親眼看見。卻是曉得。晏兄方才說從這裡打去電報。富真不知道是什麼人的嗎。德烈道。因他發電的人沒有姓名。我十分疑惑。所以無從揣測哩。子連笑道。那發電的人。正是近在目前哩。德烈聽見不禁愕然。說道。原來就是赫兄打去的。難怪我們猜量不着。赫兄既能打電當日的事情。一定知的透切。請你從頭告訴我罷。子連道。這樣說來。彼此都是爲著蘇姑娘的事情出力的人了。我們兩個人。既是同着一樣的心事。大家可不必忌諱。我且把這件事情的前後說給晏兄聽罷。今日碰見真是湊巧。我正日日盼望著貴黨有人到來。同着幹事呢。德烈聽說。喜的眉飛色舞。不住的請子連從頭說來。子連道。我和蘇姑娘。原來沒會認識過。只因我在那磨粉那日。蘇姑娘到來演說。頭裏各人以爲他是個尋常傳教的人。

沒大招呼。後來聽見蘇姑娘說的絕無天父上帝這些呆話。卻句句切中時弊。一字一淚的。洋洋洒洒說了一遍。又一遍聽着的人。個個都爲感動。有許多忍不住的。那兩眶眼淚滾滾的。吊將下來。自此之後。蘇姑娘每日到來演說。我們大家歡天喜地的聽着。到十三日。蘇姑娘照例到來。那天所演說的感慨激昂。十分痛快。把我們一肚皮熱血都沸起上來。蘇姑娘回去了。我們正大家議論。都說蘇姑娘是個救苦救難的菩薩。特來普度我們的。我們人家裏都要崇拜他。才是的話。怎知道到了晚上。我們放工回去。但見街頭巷尾。有許多人三五成羣。聚在一處。議議論論。我那時候。心裏放不下。那塊疑團。少不免逢人盤問。才曉得蘇姑娘竟被狗官捉去。當下把我嚇得魂飛天外。連忙跑到巡捕房打探。知道此事屬實。一時不曾想得什麼善法。只得拉着幾位最相知的朋友。商量了一會。立刻湊起幾兩銀子。打了一封電報。飛報實黨。一面籌議營救的法子。這晚就在我們的會館。聚起工人來。差不多有一千幾百個人。當下我在

說着蘇姑娘四海奔波。唇焦舌敝。都爲著要救我們。脫離苦海。他既
 們各把身上的束縛。自求解脫。又要我們心裏頭自己認得那個自由的
 姑娘。指道我們的恩惠。正是比山還高。比海更深。他如今爲野蠻政
 被囚在別人見他含冤受屈。猶當激動公憤。况我們親聽說法。義
 不如坐視不救。豈非犬馬不如的嗎。我那時說了這句話。可幸衆人聽
 不住。那一腔憤氣。一時咆哮大叫。便欲即到監裏。強把蘇姑娘搶將出
 我又怕他們鬧了事。連忙把他們勸住了。後來細細商量。定下一條計策。向
 大衆說了。可喜沒有半個人不贊成的。我想近來世界。不管什麼英雄。什麼豪
 傑。都是愛財如命。何況吃官司的。少不免要和那些狼官鼠吏交手。這更沒錢
 不行了。因此那天就立刻捐起款來。雖然不多。還湊得幾百兩銀子。德烈揮口
 問道。赫兒。把那些錢。要幹什麼事情呢。子連道。我們知道監裏頭的規矩。若是
 子。他種種作怪。要把犯人虐待。任意魚肉。我們知道蘇姑娘

云有
 聖也

有錢的方能
做官做官的
更能有錢富
而優則仕富
而優則富也

本是個花架樣的人。這裡又沒有什麼人照應。恐怕他受了委屈。因就先到監中買通了監中那些狠毒的人。他們見了錢。歡天喜地。答應了我們。不敢把蘇姑娘作踐。我們才安了心。不時叫人到監中打聽。知道蘇姑娘果然沒有什麼受苦。德烈聽着不住的點頭說道。怪不得怪不得。子連驚訝道。晏兄爲什麼說怪不得呢。莫不是親見了獄中的情形嗎。德烈因把菲亞初到獄時。被那禁子刻薄相待。及後卻來巴結的事情。述了一遍。子連道。可幸我們知道這個弊病。早爲弄妥。若不然。豈不令我蘇姑娘受苦麼。德烈道。赫兄既然替蘇姑娘操心。條件都爲打算妥當。爲什麼卻不去見他。告訴他一聲呢。子連道。我們非不願。見蘇姑娘。去安慰他幾句。只因我們一心要救蘇姑娘出來。後來布置的地。方。正。多。恐。怕。和。蘇。姑。娘。相。見。碍。了。人。家。耳。目。反。把。大。事。誤。了。因。此。我。們。幹。的。事。情。一。點。都。不。教。蘇。姑。娘。知。道。德。烈。道。你。們。要。救。蘇。姑。娘。出。來。果。有。什。麼。妙。策。呢。子。連。道。我。想。現。在。政。府。野。蠻。已。極。若。託。狀。師。代。爲。伸。說。一。定。是。勞。而。無。功。的。

七

德。着。野。蠻。政。府。非。用。野。蠻。手。段。對。付。他。不。可。所。以。當。日。會。議。就。定。下。一。個。規。的。計。策。自。從。那。日。已。經。差。人。在。各。處。布。置。一。切。方。才。走。來。這。裡。叫。我。出。去。說。八。正。是。爲。着。這。件。事。情。來。的。今。天。晚。上。八。點。鐘。我。正。要。前。去。集。議。呢。德。烈。獄。事。情。重。大。不。容。易。辦。得。到。的。你。打。算。什。麼。辦。法。呢。子。連。道。這。裏。監。獄。很。年。是。甚。容。易。破。的。只。是。四。處。有。憲。兵。巡。邏。縱。然。出。得。獄。來。也。難。逃。出。城。外。因此我們只想智攻。不憑力取。想着派人伏在各處。約期舉火。因指着壁上所掛的地圖。說道。從那裡放起火來。等城裏頭變成了一個大火坑。那時憲兵救火要緊。一定分頭出去。又要開城門。放救火的人入來。我們預先在獄中布置定了。到了那個時候。趁着勢頭。先把禁子。一刀兩段。然後打開監門。便帶了蘇姑娘出來。那時滿城麻亂。只顧救火。那裏更有人來妨礙我們行事。我們一定可以和蘇姑娘逃走出來。沒有阻攔的了。這條計策。算來使得。只是怕把蘇姑娘。卻沒有地方安置。因此盼望着貴黨有人到來。和我們合力辦

去等我們救蘇姑娘。出到城外，便可託那人同着一塊兒，走到別個地方去。我們屢次再想打個電報，往貴黨那裏商量這件事情。如今得見哥哥，正是天從人願，萬分妥當的了。德烈頻頻贊着子連義俠可敬。又道：赫兄布置周密，料無疏失。只有一件，我初到這裡，不知這裡的情形。若在聖彼得堡，縱然遇有火災，那政府仍是派兵嚴守監牢，以備不測。他們政府的意思，以為燒了地方，也不過是民間受害。若是走了犯人，那時怕他再來尋仇，卻是自己不了。所以他們無論遇着什麼天災地禍，都不暇顧，只管把監牢緊緊守住。這是彼得堡的情形。恐怕這裡不是這樣罷。子連道：這裡是一個小去處，沒有什麼重囚大犯。我想，他們見了大火，一定前去找救，不大提防這監牢的。德烈道：這樣說來，賢弟的計策，一定行將去了。兄弟雖然不中用，卻可在城外接應着。德烈說至此，沉思了半晌，又搖頭說道：不妥，不妥。子連忙問是怎麼呢。德烈道：我想起方纔遇着一位舊時相識的朋友，他在巡捕房當點小差，聽見他說巡捕房裏頭，昨天

日。金。官。去。叫。他。戒。嚴。卻。不。曉。得。他。爲。着。什。麼。事。情。如。今。細。想。起。了。風。聲。被。他。探。聽。出。來。無。可。疑。了。這。樣。看。來。他。們。既。經。有。了。防。手。恐。怕。事。弄。不。成。反。害。了。蘇。姑。娘。受。苦。又。累。及。老。兄。們。反。爲。不。美。還。計。較。爲。是。子。連。驚。道。果。有。此。事。嗎。我。們。政。府。叫。他。幹。一。點。開。民。智。張。民。事。情。是。從。來。沒。有。一。件。可。以。辦。得。到。單。有。和。這。平。民。作。對。的。事。情。卻。偏。件。件。辦。得。精。細。爽。快。真。真。可。恨。如。今。我。們。既。經。準。備。一。切。萬。難。罷。手。縱。然。他。們。果。出。來。相。阻。我。們。就。索。性。拚。著。我。們。做。工。的。這。裡。儘。有。四。五。千。人。且。把。那。狗。官。箇。乾。淨。倒。也。爽。快。我。們。橫。豎。不。願。在。這。專。制。政。府。的。肘。下。討。生。活。難。道。真。怕。他。們。不。成。德。烈。連。忙。勸。住。說。道。赫。兄。別。要。性。急。且。再。商。量。一。個。萬。全。的。法。子。罷。若。是。不。管。好。歹。只。管。幹。去。恐。怕。弄。不。來。的。時。候。我。們。還。不。打。緊。只。怕。連。累。了。蘇。姑。娘。那。却。使。不。得。依。我。的。主。意。還。是。把。這。劫。獄。的。事。情。暫。作。罷。論。等。將。來。再。作。道。理。以。後。子。連。道。我。們。一。切。都。已。預。備。待。今。晚。會。議。定。了。便。當。下。手。那。有。

中止的這理。況且蘇姑娘在監裏。雖然沒甚喫苦。總是我們究竟放心不下。仍是快一點救他出來。才能安心。德烈道。赫兒。雖然是這般說。只是這件事情。關係到蘇姑娘身上。又沒曾先和他商量。如何便冒昧行去。如今你且在這裡等着。我且去。走一遭。和蘇姑娘商量。看他打什麼主意。再來籌議罷。子連聽說。連忙稱是。又道。晏兄說的果然有理。就請去問一問。我本擬今晚集會。如今時候不早了。等你回來。恐怕悞了時刻。我如今要出去。傳知各人。叫他改期。明晚集會。事機已迫。彼此不客氣了。請早去問一問罷。德烈立刻站起身來說道。我立刻去見蘇姑娘。今晚便來回報。說著興辭便去。子連送出門外。又託德烈代為致意。問好。德烈去了。子連即便關門出去。傳知各同志。要改期集會不提。這德烈別過子連。不暇再回客店。直奔向大牢而來。一路上想著子連雖然讀書不多。卻是天真爛漫。義俠性成。又復有膽有識。如此人才。真不易得。比那些唧唧啞啞。念幾句死書。微倖得了科第的。自是不同。子連這種人的。真是血性。

再講求一番。定可以造就一個絕好人才。將來很有用的。德烈道。我有一句話。要見蘇菲亞說的。煩大哥通報一聲。獄卒答應著。轉

中贊嘆。不覺早已到了監獄門前。那獄卒見是德烈。笑嘻嘻的迎將。小一會出來。領著德烈到了蘇菲亞住的房門口。便自去了。德烈入門

亞握手。坐定。菲亞問道。哥哥怎麼又來了。莫不是聽我的話。快要到別個地方去麼。德烈道。不是。因為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和妹妹商量。所以趕著來。非亞道。有什麼事情呢。德烈道。我有一位朋友。姓赫。名子連。原是一個農夫。孩子。沒有念過幾年書。卻是天生成的一表人材。我和他認識了好幾年。後來。他散東西。數年間沒會見面。不料今天我在市上。恰好和他相遇。被他邀到。裏。敘些舊情。才曉得他近來止在這裡那間磨粉公司做工。後來談了許多。說及妹妹的事情。誰知他正是妹妹的一個大恩人呢。菲亞詫異問道。誰。個人。德烈道。妹妹那裡知道呢。他暗中為妹妹出力。妹妹才

得。有。今。日。因。把。子。連。怎。麼。集。衆。籌。救。怎。麼。打。電。怎。麼。買。通。獄。卒。從。頭。說。了。一。遍。德。烈。說。着。菲。亞。只。是。點。頭。稱。奇。德。烈。再。把。子。連。定。下。劫。獄。的。方。法。詳。細。說。了。又。問。這。件。事。妹。妹。以。爲。如。何。呢。菲。亞。想。了。一。會。說。道。這。位。子。連。那。麼。義。俠。真。真。令。人。敬。服。只。是。劫。獄。這。件。事。是。斷。斷。使。不。得。的。爲。什。麼。呢。第。一。件。爲。著。找。一。個。人。煽。了。民。房。反。叫。許。多。人。受。苦。我。心。裏。却。是。不。安。第。二。件。萬。一。事。弄。不。成。害。了。一。連。各。位。的。性。命。即。不。然。亦。必。至。失。了。職。業。第。三。件。他。警。察。署。既。經。知。道。一。切。當。有。防。備。恐。怕。萬。無。一。失。得。來。的。道。理。再。者。妹。妹。數。年。以。來。東。奔。西。跑。沒。有。半。刻。工。夫。做。自。己。的。學。問。一。點。長。進。都。沒。有。如。今。困。在。這。裡。雖。然。把。人。身。的。自。由。丟。了。卻。喜。點。點。事。情。都。沒。有。正。可。趁。個。空。兒。多。念。幾。句。書。才。能。較。把。那。精。深。奧。妙。的。大。道。理。着。實。體。認。出。來。這。不。是。這。場。官。司。反。有。益。了。妹。妹。似。的。我。想。出。得。獄。來。也。不。過。四。處。游。說。鼓。舞。人。心。我。現。在。有。了。筆。墨。正。可。作。些。文。字。寄。去。登。報。算。來。正。印。我。占。去。演。說。一。樣。自。古。以。來。因。爲。下。牢。反。成。就。了。自。己。的。學。問。的。人。正。多。着。

打算子連。雖然一片至誠高義。十分可感。哥哥快去爲我婉
別要動手罷。德烈道。我前兩天聽了妹妹的議論。知道這件事。妹
不答應的。我方才也曾向子連說過。子連說一切已經準備。不容
人。因此我說要和妹妹商量。如今不用多說了。我且去找着他。和他從
教。設個法兒。把這件事作爲罷論。就是我也不能久坐了。說畢。站起身來
走。菲亞道。子連這種人。真是難得。哥哥再來的時候。不妨帶他回來。見以
後。就可託他在這裡。照應哥哥。也可放心。到別個地方運動去。德烈答應了。菲
亞送到房門口。拉手作別。德烈出了獄門。直向子連寓所而來。不一會到了門
口。見雙門開著。子連止在屋內。踱來踱去。低頭想着什麼。德烈叫道。子連兄。我
回來了。虧你等候的不耐煩了。子連道。兄弟也不過方才回來。一面說。一面讓
德烈坐下。子連忙問道。蘇姑娘的意思。怎麼樣呢。可曾答應了沒有。德烈道。我
見了蘇姑娘。把你幹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了。蘇姑娘十分感激。叫兄弟代

爲致謝只說到劫獄這件事。蘇姑娘到底不願意。因把菲亞說的話述了一遍。又道。蘇姑娘既然自己有了主意。俗語說恭敬不如從命。我們只得聽他。不犯着勉強弄去。反爲不美。子連道。這個自然。只是我已經約定許多朋友。如今作爲罷論。恐怕別人埋怨我。哄他卻是怎麼樣才好呢。德烈道。這是容易的。既經約定明天集會。那時我們可以一齊同去。就由赫兄在衆人面前介紹介紹。我便可把實情告訴大衆。知道大衆自然不怪你了。豈不好嗎。子連道。這個計較果然使得晏兄也可趁此機會替蘇姑娘致謝。各人一聲。再者這裡做工的原來不少。總有一萬幾千人向來。雖然和睦不會和那見小忘大爲着不同。行不同。鄉不同。姓便往往爭論鬧出事來的一般。見識只可惜彼此因循。沒曾有一個志識遠大的人出來運動。把大衆合權起來。造成了一個有規有矩的大團體。我雖然素有志可恨自己學問太淺。不能毅把那利害得失詳詳細密說將出來。感動衆。所以稽延至今。甚爲憾事。明晚集會。這裡做工的差不多。

去。求你演說一場。要把大眾合羣的感念激發起來。正可趁團體靠晏兄學優識卓辨才無礙。這件事一定可以成就的。只不肯相助麼。德烈道這是一件大大要緊的事。從前蘇姑娘舌敵唇焦。着你們說法也止爲着這件事。如今既有機會我自當盡心竭力成此以意。蘇姑娘和赫兄兩位素志請問明晚集會是什麼時候呢。湏得到這裡和你一塊兒同去纔是。子連道約期是明晚下午八點鐘。請晏兄喫過晚餐大約六點鐘時候。便到這裡來罷。德烈答應了。彼此又談了些佐露州地方的情形。一問一答足足談了兩三點鐘。德烈見天色已晚起身要走。子連那裡說道幾年沒有見面。心事多著哩。這裡雖然狹隘。今晚也要奉屈同榻談談。德烈見他殷勤苦留不放。只得答應了。依舊坐下。再把民黨裏頭的章程條理詳細說了一番。子連聽畢喜的眉飛色舞。不住口的贊嘆。又道民黨的用意。明白了。總是替天行道。要把人爲的階級平了去。弄來一個平等。

自由的世界。靠著各位熱血至誠。堅忍不拔。百年一日。萬人一心。將來定必有一個成功的日子。兄弟雖然不才。沒有一點中用。若蒙貴黨可肯收容。兄弟也情願前去投託。德烈聽說。把子連肩背一拍。連聲稱贊道。你倘然果有此心。我甚樂爲介紹。我們黨裏頭。雖然各種人才都有。能如赫兄這樣豪快的。正不多。果肯出身相助。正是我們全黨的大幸。子連謙讓一番。又談了好些時事。直至自鳴鐘打了三下。方才同牀睡去。七點鐘起來。把早飯喫了。兩人同到市上繞了一遭。又同到各大工場巡視一回。歸到寓所。早已五點鐘。連忙吃了晚飯。收拾停當。子連便請德烈同去赴會。時正掌燈時候。行過了幾條胡同。又轉過了一座山角。只見前頭湧出一道火光。子連拚著說道。那裡便是我們的會場。德烈忙問那是什麼處所。子連道。原是一個做木的工廠。只因前日被火燒了一半。如今停工修整。我們見他地方寬廣。又在荒僻。人跡罕到。所以借地做一個會場。一頭說。一頭走。不到一會。早已到了。只見裏頭唧唧噥噥。似有許多

烈進去。守門的唱了一聲暗號。子連也用暗號答應了。那守

門人走過。到了一間小房子。只見有十來個年紀老成的。在這裡

連到來。連忙起身讓坐。子連替德烈通了姓名。大家施禮坐下。隨

一會。後來見時候到了。子連急忙出去。向著衆人告說蘇姑娘。如何不

能。我們不能勉強辦去。現在有彼得堡來的晏德烈先生。正是蘇姑娘的

一切情形。應用他詳細說明的話。各人聽說。只不則聲。面面相覷。子連看

這個光景。知道大衆不以爲然。忙到房裡。便請德烈演說。德烈跟著出來。等

連替自己報了姓名。便自點頭登場。先替菲亞謝了衆人。再把菲亞不願意

慶辦法的原故。從頭說了一遍。說的淋漓痛快。各人不免點頭稱是。後來德

烈又滔滔汨汨。把民黨創立的宗旨條理。又把彼得堡現在的情形。一五一十

的說將出來。又道。各位的俠情高義。小弟十分敬服。只可惜這裡的志士。雖是

未弄成一個團體。時時集會交換智識。無事的時候。不免消息隔

絕聲氣不。通有事的時候。又不。免往來不定。臨時倉皇。依小弟的愚見。還是趁著今天的機會。索性立起一個會來。有了這個根據。將來辦事。便容易商量了。只不知各位。可肯贊成這件事嗎。各人聽說。不禁拍手喝采。齊聲叫道。晏先生說的有理。我們均樂從命。就請晏先生替我們定了章程。好叫我們依著辦去罷。德烈見這光景。十分歡喜。便道。擬定章程。正是容易的事情。各位既不以小弟爲不才。小弟自當効力。等小弟回去擬定了。明天拿來和各位商量。就是只有一件。如今各位既然贊成這件事。就請各位簽了名字。以當草籍。將來便算是立會的頭一日。豈不好嗎。各人都無異議。就各把名字寫將出來。算來剛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德烈收了名單。告辭衆人。約定明晚再會。便和子連回到寓所。大家商量定了好幾條章程。又談了一會。方才睡下。一宿無話。清早起來。德烈要見菲亞。想着和子連一塊兒同去。只因子連今天有事。不能作陪。德烈辭了子連。獨自一人。走到街上。想着自己兩天沒有回到客店。恐怕本黨

因就先向自己住的客店跑回去。才到門口。只見客店的主人。出來說道。老爺這兩天那裡去了。昨天有一位客人來拜老爺。我們說不在家。那位客人聽說。十分狼狽。聲聲說着有要緊的事情。一定要見老爺。苦苦央求我們派人四處找老爺去。只是老爺出去的時候。沒有吩咐。實在不知道老爺到那裡去。佐露州地方怎大。叫我們怎麼能覓憑空找呢。我把這個事情告訴了那位客人。那位客人也曉得再沒有法子。只得寫一封信兒。便回去了。那封信兒。放在老爺房裏頭的桌子上。請老爺一看。就明白了。德烈聽說。心裏疑惑。是什麼人有甚緊要事情。卻來這裡找我呢。連跑上樓去。到了房裏。果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上面寫着德烈仁兄惠啓。竊識的字樣。德烈急忙拆開一看。見寫着

到署得一惡消息。事關足下。即來走報。適外出不得見。爲憾。事甚急。足下請即即到舍下一談。禱切盼切。弟當在家拱候。一切俟面罄。此請

刻安弟魯業頓首。

二一

德烈念畢。心裏納悶道。魯業的信。說的怎麼着急。卻不知究有什麼事情呢。一面想着。一面匆匆下樓。吩咐店主人道。我現下又要出門去。偷或昨天來的那位客人到來找我。你請他到我房裏畧等一等罷。說畢。大踏步出了門口。一溜烟奔向魯業家裡而來。跑了二十分鐘工夫。才遠遠的望見魯業的房子。只見他門口有一個人。低着頭踱來踱去。德烈趕快的走了好幾步。分明認得前頭那個人就是魯業。不禁高聲叫了一聲魯業兄。那邊魯業聽見有人叫他。也就點頭一望。見是德烈。便匆匆迎將前來。拉着德烈的右手。說道。老兄到那裡去了。久不回來。叫我好等。德烈道。前天碰見一位朋友。到他家裡去。一連住了兩天。今天回寓。才曉得老兄昨天過訪。失迎失迎。老兄的信。我也看見了。究竟有什麼緊要事情呢。魯業道。我昨天聽見了一個極不好的消息。正是關涉到足下身上的事情。所以快去通知足下。誰知道適值老兄不在家。我回來等了一

見了你，方才放心。德烈問道：「到底有什麼事情呢？」魯業道：「我昨天在警察署當差的時候，見有許多暗查來往，往那警察廳了，幾個部長同在一間小房商量了許久。我見了這個光景，心裏疑心那幾個部長裏頭，中有一個正是和我相好的朋友。我背着人，暗暗查了他，才曉得有一個暗查探得這佐露州裏頭做工的人，蠢蠢動動有些安靜的樣子。前天通知憲兵，那裏叫他戒嚴，正是爲着這個原故。後來細查探知道他們都爲着蘇菲亞的事情激動公憤，所以暗中運動。正不知要什麼事情，署長聽見這個消息，恐怕萬有一失，所以立刻通傳知各部長，商量個處置蘇菲亞的法子。又多派暗查到處窺探工人的舉動。我當下見這話，暗想這裡做工的和蘇菲亞交情尚淺，那裡便有這麼舉動，心中猜定是你運動將來的，恐怕你自信秘密，不知防備，反遭了他們的毒手。所以急急後來又找你不着，正在無法。老兄果會運動這裡做工的人，能

穀叫他這樣麼。德烈聽說不覺吃了一驚。便說這件事情本不是我做的。卻因子連怎麼運動。怎麼布置。後來非亞不答應。卻把衆人解散。我現下想着替他立了一個大會的前後事情。大略說了。魯業聽畢。急忙說道。可幸這件事情不曾鬧將出來。他們警察署既經知道了。準備事情。怎麼好辦呢。我如今得見足下。才能放心。今晚集會的事情。萬萬不可行。恐怕闖出禍來。有損無益。請你快去通報那位子連一聲。叫他格外留神。別要入了他們的羅網才好。德烈道。老兄說得有理。我也不敢怠慢。便去告訴子連。叫他好生提防。事不宜遲。我也要去。改天再來暢談罷。魯業道。我因等候老兄沒有工夫。再去跟那警察署交涉的情形。現在我也要去聽看他又有什麼計較。彼此不相客氣了。各辦各事去罷。德烈這回不曾進去魯業家裡一坐。便辭了魯業。急忙向著舊路跑去。路上盤算。子連曾說今天有事。這會一定還不在家。我且先到獄中。把昨晚的情形。合方才魯業說的詳細。告訴非亞知道罷。主意定了。匆匆跑向大牢。

口。德烈叫了那個獄卒幾聲。不見裏頭答應。德烈等了半

走將出來。見了德烈。匆匆說道。你還到這裡幹什麼。德烈見獄

心裏暗地納悶。只得答應道。我那有別樣事情。不過要來看看蘇

你帶我進去罷。那獄卒笑道。你還不知道嗎。蘇菲亞自從昨晚已經不

邊裡了。你想見他。恐怕沒得尋處了。德烈聽了。不勝詫異。還自半信半疑。因

問道。他爲什麼不在這裡。卻是那裡去了。獄卒答道。他的去處。我也不曾曉

德烈道。你說的太離奇了。他果真別個地方去了。你也本該知道。那有不曉

空呢。你說的話。叫我難信。你別要哄我取笑。快些替我通報罷。那獄卒

的。你不信。我且合你進去瞧一瞧。便待明白了。說畢先走。叫德烈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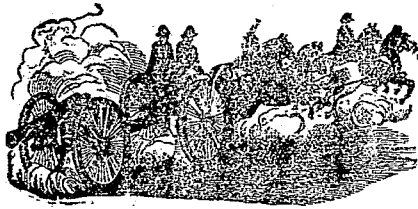
到了菲亞從前住的小房。只見雙門虛掩。那獄卒用手一推。便自開了。德烈

踏步進去。果見室內空空。連人影兒都不見了。德烈這時吃了一驚。心中暗暗

盤問了那獄卒幾聲。那獄卒依然說是不知菲亞的去向。又不肯說。

他怎樣出去。的。只說他從昨天晚上便不在這裡的話。德烈再沒有法子。只得謝了那獄卒。便要回去。一路上左思右想。總猜不出他的原故。十分着急。却是四顧茫茫。不知從何處跟尋去。越想越覺得凶險。不覺心中酸痛。幾乎要滴下幾點英雄眼淚來。想來除非再找着魯業。託他着力尋個消息。再沒有別法。於是又向魯業家裡奔去。正低着頭飛也似的行走。忽聽見左邊橫巷透出一個聲浪。不住的叫道。晏爺。晏爺。那裡去。要知那人是誰。他可是奔報菲亞消息的。不是。要看下文。自能分解。





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二七

第一回 老母慈悲愛憐幼子 新君橫暴強奪嬖妻

看官你繙世界地圖一看他的屬地在五大洲中星羅棋布太陽一出沒都常照着他的國旗可不是英國嗎又政治風俗工藝貿易常占一等國的地位人民則恁般自由王室也恁般尊榮文明的光輝赫赫照耀這地球上也不是英國嗎原來英國不是自開天闢地的時候就是富強的七八百年前他的人口不過是二百多萬他的土地也不過是歐西絕海幾個小島這個時候國土弱自不消說就是這些人民怎麼樣愚頑這專制的君主怎麼樣專橫暴虐也不成說話了那種下級的人民叫他做蟻民聽他這兩個字他的文明程度也可以知到幾分了所以抑壓他們無所不至一種可憐可憫的情態真是令人害怕的到了紀元二千二百年這時正是約翰做國王做出了一番從前沒見過的大改革把官民的權限分得清清楚楚又將人民自由的基礎立得如山

強起來是以能毅有今日的那約翰王當初也是很糊塗的。後
 人民逼他不得已纔行這大改革。這篇就是將當時的事情從頭至
 尾說出來的。看官讀一回就曉得當時人民的辛苦曲折了。却說約翰係軒
 利第五皇子。在連枝中年紀是算最幼少的。那時約翰未冊立做太子的
 時候。先皇軒利二世並沒有給他彈丸大的封土。是以當時的人起他一個徽
 號。叫他做聖斯的。聖斯的就是沒有封土的意思。當時軒利二世第三位皇子的
 哥哥就是約翰遮阿輔列。有兩位皇孫。大的叫做亞疎。小的叫做伊列亞奴。都是應該
 踐皇位的皇孫。不料皇子約翰賦性狠險。人不怕。天亦不怕的。時時想廢這現
 做皇帝的里查。自己做了皇帝。狡計百出。最是討人厭的。所以他兄弟們很不
 和睦。時時有鬩牆的笑話。但是皇太后很愛憐這個季子約翰。日日在軒利二
 世面前說他的好處。韓非子有說。在牀在旁。是很利害的。後來就定約翰王做
 皇帝。待他將來承繼大統。於是應該承繼皇位的亞疎。僅在他母親孔

士但西所有勃利他尼的領土。做個尋常的皇子。看官。你道專制政體。能穀免得覬覦王位麼。這時替亞疎皇孫抱不平。要幫他的人。倒還不少。你道是誰。就是安遭遜德連。這幾處的諸侯。是最爲他出力的。他們將約翰恁麼不公道。與及亞疎恁樣有繼承的權利資格。逐一逐一布告各國去。就請法蘭西國王。替他恢復這些權利。那時法蘭西國王腓律勃。恰好是一個貪婪無厭。無惡不作的人。時時要干涉約翰王。侵略他的領土。今見有這個好機會。就答應他們的請求。趕着迎亞疎去巴黎。與他的皇子。住在一塊。約翰王聞得這個消息。震怒萬分。即時動起大軍。自家做元帥。跑去法蘭西。與腓律勃開仗。後來法王將得大利害。打算起來。見算不過。就與約翰王講了和了。這個時候約翰王凱旋歸國。得意揚揚。橫暴恣睢。比從前還要利害。這是不在話下。却說安克廉侯那瑪的列腓有位姐兒。叫做伊西卑拉。原來是絕代的佳人。無遠無近。弄得他的名。已經許配過了拉瑪治侯。但因他年紀尙幼。還未過門。

西卑拉的美貌十分想望。時以不得一見爲恨。那日私告克廉侯請王到他家裡。見見他的女兒。他的嬖臣。就趕着跑到侯家裡。將這個緣由。透說一番。且說明約翰王怎樣暴虐無道。如果逆意思。恐怕禍有不測。那安克廉侯。本來稔知王的性質。不敢却他。就答應他。約定了時日。請約翰去。到了這晚。大張筵宴。請王行幸。燈紅酒綠。珍錯自不用細說。吃酒吃到半酣的時候。在這繡帷錦帷裡頭。忽然芬芳襲人。珮丁當不一會時。出了一個年約二八。花枝招展的美人。纖腰嫵嬾。好像個迎風的楊柳。一樣濃纖得中。修短合度。就令西施臨金闕。貴妃上玉樓的時候。也不過如此。伊西卑拉。變變娜。娜。走進去。與王爲禮。王一見面。心中就說道。真走名不虛傳。但見自己係一個至尊的身份。所以不敢十分唐突。那時祇有目不轉睛。全副精神。都注在伊西卑拉身上去了。這主人安克廉侯。更命伊西卑兒。伊西卑拉。本來自十三四歲的時候。是懂得音律的。後來又

得名師指授。越發精妙入神。他的琴曲。在英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了。今日聽見父親叫他彈琴。就吩咐侍女。把這張玉琴搬進來。把這些琴位調了好一會。就一面彈。一面唱出來。唱道

月皎皎而照臨兮。明燭黯而無光。露盈盈以綴草兮。豈不憚乎朝陽。嗟佳人之信修兮。握秋蘭而自芳。歌羅敷以長吟兮。聲哀厲而彌長。天茫茫而海蒼蒼兮。試高飛而翱翔。何處獨無芳草兮。豈限乎七澤與三湘。

聲爾一聲。歌聲就歇了。激昂慷慨。若有餘哀。低頭半晌。沈思了一會。再弄珠喉。唱道

大何神女之皎麗兮。苞溫潤之玉顏。衣繽紛而迷五色兮。何婆婆娑而翩翩。迴皓腕以徐步兮。拂瑤珮之珊珊。將來而復旋兮。綽約漂渺而不可攀。懷貞亮之潔清兮。信天上與人間。

何濁高下疾徐。急急。個個字都按聲合拍。那約翰自見他面。已傾倒到十分。後

這這種絕技。更不覺心醉神迷了。一直鬧到三更多天。纔
時候。愛慕伊西卑拉的心事。比從前更利害。千思萬想。總沒有
命一個內臣。強迫安克廉侯。破的拉瑪治的約。把伊西卑拉送入宮
自己的皇后。把現在的皇后克魯西士。都丟在腦後。不大理會。那時法
譏責他。民衆誹謗他。他都一概不管。只管榮樂怠傲。不理政事。所以政事廢
弛。一日壞似一日。把這些忠誠正直的人。都漸漸疎遠。全用了這些奸佞利口
的糊塗東西。至這個時候。朝政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不幸國民呻吟虐政 無辜義士禁錮重牢

那時在約翰王治下的人民。大約有二百多萬。差不多一半是做奴隸的。這些
奴隸。分開兩派。一派叫做卑練士。列卡但。一派叫做卑練士。因格魯。列卡但那
一派。是附屬在土地的。這些土地。不論賣去那一個。若有人買了。他便永遠做
賣去那一個的奴隸。至因格魯一派。自他身上。與及他的妻子。都任別人賣買的。隨

買者的意思。搬去那一處。他便到那一處。十三世紀。初初十幾年。做農夫的。大半都是列卡。但這類奴隸。這奴隸若不得雇主的願意。他個身就不是自己的。同是有手有腳。也同是父母生出來的。至所謂人的權利。一點都沒有了。唉。人。到。點。權。利。沒。有。的。時。候。真。似。狗。馬。雞。畜。一。般。那。種。監。督。奴。隸。的。雇。主。並。沒。有。一。點。兒。良。心。更。設。各。種。的。規。律。去。縛。束。他。就。令。不。能。隨。意。毆。打。他。凌。辱。他。然。他。使。役。這。奴。隸。的。刻。酷。法。真。是。令。人。不。忍。看。的。一。日。二。十。四。個。時。間。差。不。多。要。用。足。二。十。個。他。還。嫌。少。哩。且。雇。主。賣。買。奴。隸。爭。論。大。細。較。量。肥。瘠。好。像。做。屠。宰。的。買。牲。口。一。樣。就。令。奴。隸。的。子。孫。也。永。遠。做。奴。隸。雇。主。要。他。怎。樣。就。怎。樣。要。他。那。樣。就。那。樣。赴。湯。蹈。火。也。不。能。推。辭。的。所。有。財。產。物。品。奴。隸。也。不。能。私。有。都。是。上。的。權。利。真。是。雇。主。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了。你。話。可。憐。不。可。憐。呢。還。有。一。樣。好。笑。的。比。方。我。的。奴。隸。與。你。的。奴。隸。兩。個。結。婚。他。們。所。生。的。子。女。兩。個。半。分。拿。作。自。己。奴。隸。使。役。因。為。奴。隸。的。法。律。開。國。時。沒。有。明。定。所。以。使。役。奴。隸。的。

的意思。這諾爾曼人。到英國的時候。把這些撒遜人。通通壓

些借地的人。當了奴隸。這列卡。但他們。就是這種了。當時上甲等

是用借地法。那借地法。是怎樣呢。算起來。倒也話長。那時這些貴族。

紳先生。向國王先貸了土地。再將土地。貸去自己的臣下。是以國王

貴族。與其他武臣。有要他當兵。出兵費的權利。那時國家多事。約翰

勢說要他們幫助兵費。橫征暴斂。更有所謂皇家的補助費。財產的監督

費。設許多名目。一味要錢罷了。若只是要錢。有甚麼要緊。他還要設各種苛法。

差不多令這些人民。行一步講一句。說話都不能自由的。很像在棘刺裡。頭一樣。

真是實行爲。穿於國中。數個字的呢。那種愛國的志士。看這種情形。是忍不住

的。扼腕抵掌。痛論國事。這些急激的。則要倡革命。專主破壞。那些稍稍老成持

重的。則主張平穩。主義慢慢改革起來。他們的議論舉動。雖是各有不同。至若

心。事。則彼此一樣的。既是一個主義。一定要組織個黨的。既是組織

一個。又一定要到處演說。去運動人的。所以各處鄉村城邑。都有這些志士的演說會。那時志士裡頭。有一個叫做威廉亞卑涅。那一日在倫敦某街。大開演說會。亞卑涅這個人。是很有名望的。各人聞是他演說。大家都想去聽聽他的議論。所以這日聽衆很多。座也滿了。後來亞卑涅登上演壇去。略講幾句謙話。就將他的意見。說出來。說道。

天生斯民。大家都有同等均一的權利。這種權利。斷非他人可以奪去的。又非他人可以侵犯的。他可以有我。我也可以有。若說上天待我們有親疏厚薄。把這些安逸幸福。去給這個。又把這些艱難痛苦。去給那個。那裡有這個道理呢。你們看看今日我們二百餘萬的英國人民。是怎樣呢。有一種人。豐衣美食。高樓大廈。是一點職業都沒有。他的錢。是從那處要來的。死好不是。在我們同胞的膏血。絞出來的嗎。有一種人。寒無以為衣。饑無以為食。已做奴隸。還不算子子孫孫。永遠要做他們的奴隸。這兩種

警。壞。呢。反。正。理。違。天。意。非。人。道。的。事。情。還。有。那。一。件。事。比。
 日。政。府。不。特。不。想。一。個。法。兒。來。補。救。這。件。事。還。是。今。日。增。租。
 稅。好。像。不。把。我。們。同。胞。的。骨。頭。都。喫。完。了。他。便。不。甘。心。的。這。些。奉。
 奉。政。府。意。思。的。狗。官。吏。越。發。利。害。第。一。件。他。們。要。保。存。祿。位。不。得。不。要。那。
 樣。辦。法。第。二。件。他。們。見。錢。是。不。要。臉。的。假。公。濟。私。無。惡。不。作。所。以。這。些。農。
 夫。交。租。稍。遲。十。天。八。天。就。被。他。拉。去。下。獄。了。有。一。兩。個。熱。心。愛。國。的。志。士。
 說。幾。句。不。平。的。話。也。要。拿。他。殺。他。箝。着。他。們。的。口。不。要。放。聲。他。們。要。我。們。
 胞。的。錢。要。我。們。同。胞。的。命。都。可。以。使。得。我。們。說。幾。句。不。平。的。話。就。要。拿。
 殺。你。等。說。有。道。理。沒。有。道。理。呢。

還。未。完。忽。然。有。兩。三。個。穿。着。制。服。的。官。吏。奉。那。長。官。茄。拉。路。亞。遮。斯。的。命。詢。
 詢。上。前。直。拉。亞。卑。涅。去。了。并。將。這。一。日。演。說。的。景。況。文。致。羅。織。稟。告。約。翰。王。去。
 險。的。約。翰。立。刻。命。檻。送。他。去。營。疏。爾。的。牢。獄。裡。後。來。經。過。十。幾。天。

甚麼消息都沒有。直到了二十多天。纔拿亞卑涅出去裁判所的法廷。要拷問他。這時亞卑涅雖是力辯自己沒有犯甚麼罪。然那法官。怎肯容易放過。審問了數句。茄拉路亞遮斯這幾個。就判亞卑涅監禁五年了。至亞卑涅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途中遇美佞豎行兇 店主失言貞婦遭劫

可憐這個志士威廉亞卑涅。自從繫了鐵檻後。天地黑闇。這些狼如虎。貪如狼的獄吏。當他狗馬一樣看待。踐踏鞭撻。任意施爲。加以這些地方空氣腐敗。太陽又照不到。衣服也穿不穀。喫也喫不飽。體魄衰弱。顏色憔悴。實在難過。雖古人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想起國民的前途。好像闇闇長夜。不知幾時纔可以行。親。天。日。慨。慷。悲。泣。是。不。能。自。禁。的。了。却。說。亞。卑。涅。的。夫。人。安。氏。生。得。很。纏。緜。也。很。聰。明。與。亞。卑。涅。兩。個。伉。儷。是。懇。篤。的。忽。然。聞。亞。卑。涅。被。約。翰。王。監。禁。他。這。還。了。得。悲。憤。真。胸。喫。也。喫。不。下。睡。也。睡。不。着。但。是。一。個。柔。弱。的。女。子。幹。得。甚。

畢畢出來呢。只覺抑鬱鬱過日。自是無可如何的了。然親切慈愛。婦人們必有這種犧牲的。於是日夜祈禱。祝他天君。在牢獄裡頭。平安無事。將來快一點呢。由獄。到了禮拜這一天。他一定親到倫敦某街。一個禮拜堂那裡。代夫祈禱。這個禮拜堂。離他的家裡。大約三里多。年中不問颶風下雨。總沒有間斷的。不料那個約翰王的嬖臣。叫做欵康的。近來同着他的屬官佐治。巡視各處地方。順便偵探民間的舉動。有一日到巡視完了的時候。正要回首府去。剛剛行到隔敦倫不遠的貧郭地。在路傍那間珈琲店。喚一杯珈琲。略歇一歇足。同這個店主。說東講西。那個狡猾黠智的欵康。無端向那個店主問起來。說道。你做這裡的店主。已好久麼。我們本為除盜安良的官吏。因為查察民間的疾苦。巡視各處地方的。這回巡視見古來的政治。沿襲既久。少不免有許多流弊。幸虧世運還有轉機。到處山村僻野的人民。他們的智識都長進起來。甚麼討論會。到處都有了。又這些熱誠愛國的人物。議論朝政。縱談時事的也。

還不少與從前的頑固陋劣真是差得遠的。這個地方的情形是怎麼樣。也有愛國會演說會沒有呢。有所謂志士的人物沒有呢。那個懇誠愚直的店主那裏曉得世途上有這些險巇。聽他一番說話。直當他做志士看待。很賞識他的熱心。心中說道。不料今日官場中還有這等人物。便答道。今日朝政這樣腐敗。人民受盡痛苦。不消多說。大概總可曉得的一有愛國的志士出來。少少運動說話。少少激昂。就被那野蠻政府拿去了。原來演說開會這種事情。亦不過想開發民智。激發起各人愛國的熱心。何曾有妨害公安。可驚可怪的舉動。那種橫暴官吏。初不管甚麼。一見這樣事。便去干涉起來。近來有一件最慘目最傷心的事。就是前兩個月。那志士威廉亞卑。湮被監禁的事。貴官想是知道這個人了。因為他從前有一日在演說會演說。有一兩句講起現在朝政有不安當的事情。就被定了監禁五年的罪。貴官也想聽見了。最可憐的是他的娘子。他的娘子叫做安氏。自從他的丈夫入獄後。倉皇奔走。都沒有有一個法兒想出來。祇

系祈禱上帝。保他天君無恙。每逢禮拜日。一定自他的鄉村。跑出倫敦。月月如是。見他的人。是沒有一個不感他的至誠。憫他的不幸的。今天禮拜。一早又向倫敦去了。想這時候。不久就要回家。回時一定經過這裡的話。還未說完。那個咖啡釜子裡。水剛煎乾。店主大吃一驚。趕緊拿一個手桶。往這邊的小河子。汲水去了。纔走得幾丈。遠遠望見有一二十歲的婦人。蹣跚而來。心中想就是亞卑涅的夫人。爲夫祈禱。回至這裡來的。却說安氏近來身體不爽快。這一日又有些感冒。一到這店子門前。叫一聲失禮。就凭着這張椅子。背着人喘氣。喘個不了。這欵康兩個。見了這個婦人。心中就想是剛纔店主所說的女子了。不一會。店主汲水回來。見安氏這樣形狀。旁皇無措。忙由箱子裡頭。拿出一點兒甚麼丸藥。來給他吃。再倒了一杯開水。給他送下去。老人家經驗得多。一見就知道他是氣。還是心痛。所以一陣間。安氏的精神。就復元了。少不免向店主叫一聲費心。道一聲多謝。店主說那裡話。一聲。就對這邊兩個。低聲說道。他就是剛

纔所講。亞卑涅志子的夫人了。佐治聽了。再瞧安氏。一瞧見他。貌美而艷。雖略帶一二分病容。越發見得他。好像煙籠的楊柳。困雨的海棠。一樣。心中就想起。前日。我正要找一個體面的婦人。獻去。上官將來博多少好處。這不是最合式嗎。於是眉飛色舞。不辭不謝。就離這間店子。跑出去了。他兩個本來是知道安氏所住的鄉村的。先在半路等着。不一會。安氏果然從這條路回家裡去。他兩個拔出一把光芒閃閃的利劍。攔住這條路。安氏見這種情形。魂飛魄散。佐治更厲聲叱他道。你是誰人。由那裡來這個地方呢。安氏見事太離奇。摸不着頭腦。細思在這近傍。一定曉得我的來歷的。若說謊也是瞞他不過。不如直白說出。或憐憫我。不大爲難。就對他說道。妾家本是農家。離這處不過一兩里路。前兩箇月。因良人定了監禁五年下了獄。所以每逢禮拜。就去倫敦的禮拜堂。爲夫祈禱。在治聽他的說話。就冷笑道。上帝的力。如果可以要人出獄。則政府何用設這些法律。說犯罪的囚人。又如果能祈禱得上帝救他出獄。又那一個不

你賊呢。你恨你丈夫，快快出獄祈禱上帝，不如請求我們跟着我們去。還
 好我們就令不能出甚麼法兒。然五年的監禁輕減一兩年，總該可以辦得到。
 的你想減輕你丈夫的罪，還是加重你丈夫的罪，就在這時候決斷了。我明對
 你說，我們就是掌法廷的官吏了。抑揚高下全在我們的手裡。當日定你丈夫
 威廉亞卑涅的罪，也由我們指揮的。是時安氏又氣又憤，疾聲大罵道：你們已
 經文致羅織誣控我丈夫的罪名。今又要恃勢橫行，凌辱婦女人面獸心。毫無
 道理。今日身可以死，頭可以斷。至若屈節破操的事情，則斷斷不依的。就將賤
 軀的血，灑你們的刀罷了。總是齊嬪三年不雨的讐，鄉衍六月飛霜的怨。一定
 有以報復的。隨你們怎樣辦法罷。佐治聽了這種說話，憤極就罵道：不受栽培
 的狗奴才，你敢這樣大膽麼？就拔劍向安氏斫去。安氏性命如何，且輕下回分
 解。

四回 征外定內奸相奇謀 伏闕陳書忠臣辭職

這佐治拔劍去殺安氏。安氏閃過這邊。閃過那邊。幸虧始終沒有斫中。這弱不勝衣的女子。到底不敵得男子過的。加以佐治還有一個欽康幫手。除喊救外。是沒有別個法兒。安氏氣力正乏。差不多到了要倒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壯士。在樹林裡。頭飛跳出來。這個壯士。你道是爲甚麼來的。他原來在那邊聽見有婦人喊救的聲音。特地跑來的。一見佐治兩個。知道他們不是要强姦。還是搶東西。不由分說。就先把欽康的領扣子拿着。擲他去一丈幾尺遠。那時佐治好不自量。還敢上去作對。他們本是文弱書生。那裡敵得這個氣吞全虎的壯士。不一會兒。就抱頭鼠竄去了。這安氏忽然得這個壯士來救。感激不盡。氣喘喘說道。今日藉先生的力。得慶更生。深恩高誼。實在死不能忘。高姓大名。幸一賜教。那個壯士本來出于義憤。不是圖報答的。加以那安氏時時來往倫敦。那壯士也曾見過他三次。他的事情。也曉得了。就問道。令嬢好。不是亞卑涅的夫人嗎。安氏答道。不錯。這壯士又說道。令嬢的誠心貞操。小生久知道了。實在欽佩。

今日得觀玉容天緣不淺。但是小生的名姓。不輕給人知道的。恕不相告。良緣不淺。他日當有再見的日子。他兩個無賴漢。現在跑了。可趁這時。趕緊回家。不然。他們再來尋仇。是大不了的。安氏就要告別。那壯士還不放心。一直送他到村口。纔分路而去。你打量這個壯士。是甚麼人呢。看官。暫且忍耐。按下不表。却說英國政府。所有法令。越發橫暴。這國民的反動力。日甚一日。有攻擊政府的。有要先把社會改良的。洶洶湧湧。那約翰與及滿朝的貪官污吏。要想法兒。鎮壓這些民心。寢息這些物議。把軍國大計。都攔在一邊。天天會議。先辦這件事。那裡頭最有力。最盡心的人。就是英格拉。治格尼。欽康。治格。遮阿輔里。瑪丁。安流。卑爾。欽康。希律。勃瑪。這等人。國王約翰。就占了會議的首座。高談雄辯。各陳各的意見。那個英格拉。治格尼。最先站起來。演說道。今日國中所謂改革黨。一流人。好像時疫流行一樣。不論都鄙村邑。到處都有。總是防害國安。犯上作亂。的。且素亂社會的秩序。若不趕快撲滅他們。他們蔓延起來。這還了得。真所。

謂滋蔓難圖實在可爲寒心。若有撲滅他們的法兒，就是稍過苛刻，也要辦去。毀壞了一小部分，把這大部分挽回過來，豈不還勝過任他全部毀壞嗎？望諸君有以見教。說完，欽康治格就說道：今日改革黨這樣猖獗，實屬不成事體。政府真不可不預先準備。但是我輩少不更事，深望大老諸君指示一切。治格尼復上演壇說道：因這件事，鄙人想了半天，始終沒有一個妥當的辦法。但今日我國雖不算十分靜謐，也算太平無事的。正所謂小人閑居爲不善，這些鬱鬱不得志的人，所以放言橫議，唱甚麼改革，講甚麼革命，去誘惑這些無知小民。現在想鎮靜他們，依鄙人愚見，最好是湊着外國開仗爲甚麼呢？一與外國開仗，舉國的人心都移往對外問題去了。這些草澤英雄，也有用武的地方，不至抑鬱無聊。荷戈太息，就這些叫做志士，與及改革黨，這種籠絡蠱惑的手段，也用不着了。看現在的時勢，要與外國開仗，最好是法國。他逼近我國，他的兵力也不見得十分利害。勝敗輸贏，還是第一條問題。如果可以挽回人心，鎮

壓亂萌就是敗。也可以當勝的看了。各位意見不知以爲然否呢。這無所可。一味奉承的欽康治格、遮阿輔里、瑪丁、這一班人。滿口稱善。與及這些大官。都一概贊成了。就決計用治格尼的議論。但開戰的議。雖是決定。還要講開戰的準備。正選定幾個委員。商量戰時所用的兵隊。所開消的兵費。忽然那一處的地方官亞遮斯。倉倉皇皇。進來要稟各處地方的情形。於是公議。許他參與會議。後來更得治格尼的命。准他將所稟的事情。演說出來。他開口就將改革黨怎麼運動。怎麼荒唐。他的舉動目的。是怎樣。演說一番。後來更說出甚麼法兒去勸諭他。勸諭不來。又用強硬手段。去撲滅他。無奈這些改革黨團體。實在堅牢。強固。慙不畏死。死還不怕。真是沒有法了。近來勢力越發蔓延起來。真是似燎原的火。不可嚮邇。下官實在計疎策短。深愧不材。特來進京。說還未完。這性急躁暴的治格尼。勃然變色。厲聲叱亞遮斯說道。你實在小中用。這些狗。力盛大到處蔓延。但這些狗。黨味盡良心大逆不道。纔是天譴難。

逃的除壓制他。凌虐他。縛束他。當奴隸一樣看待外。還有甚麼法兒。這是一定辦法。更何用特地來京。耽擱日子呢。說完。又商量戰事。亞遮斯又站起來問道。與外國開戰的事情。雖然是妙策。但是這個時候。司農仰屋。國帑支絀。行軍的費用。及戰時的國用。從那裡籌出來呢。治格尼又要辨論。就說道。別樣事情。還是可慮。至軍費一層。不怕是沒有的。這些貴族。與及這些富豪。身受國恩。難道國家有事。要他捐幾個錢。還不願意嗎。且現在國庫。還有多少存款。到不穀的時候。向貪毛踐土的百姓。增加租稅。有何不可。汝可慎職守。稽察暴徒。這等事情。無煩過慮。亞遮斯心中。雖說不是。但是人微言輕。就一言不發了。却說大臣中。有一個叫做魯伯益科特。持論不阿。常守正道。是很有血性的人。平時與治格尼等的宗旨意見。絕然不同。所以一切議論。都是作正反對的。他見滿朝官吏。都怕治格尼炙手可熱的勢力。唯唯諾諾。莫敢誰何。憤悶抑鬱。近來稱病告假。差不多有一個多月了。今聽見政府的政策。爲防內國的改革黨。決議與

外國開仗。向法蘭西出這無名之師。現在天天調兵遣將。就要開仗了。大喫一驚。他雖是憤廷臣胡鬧。然這愛國熱誠。如何禁得住。趕着草一奏。章力詆。這個政策太算不過。又把這些得失利害。比較清楚。洋洋數千言。約翰看見。不特不理會他。却斥他膽敢阻撓。大計嚴譴責他。差不多要律他。以大不敬之罪。於是格尼等的奸黨。嬉笑怒罵。無所不至。這正直忠誠的魯伯益科特。見彼衆我寡。敵他不過。不得已辭職歸田。徐謀別個法兒。替國家盡力。嗚呼。勿謂秦無人大凡。各國不問其國。恁樣衰弱。國恁樣紊亂。這個時候。總有兩三個愛國志士出來。苦口力爭的。但滿朝都是小人。如何容得一兩個君子呢。不見明末嗎。不見波蘭分割嗎。真是古今同慨罷了。至魯伯益科特將來有何樹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法王行特權撲舉僧止 法國用巧計大困英王

却說當時占羅馬法王的王位。就是因奴善第三世。他的天性。固是驕傲。且有

本事。智略非凡。久懷大志。一旦有機會。他就要崛起去覬覦非望的。這時一千二百五十年。正是大僧正腓卑爾病故。這選舉大僧正的權利。在這克里士查及康列巴里的僧侶處。腓卑爾死去這晚。時這些僧侶中。氣盛志大等人。趕着集會協議。決定舉列治士拿。繼腓卑爾的後任。從來舊例。撰舉康列巴里的僧侶。先要經英王認許。往後纔能彀請羅馬法王承允。那時僧侶。實深惡英王的行爲。看他不在眼眶裏。不依舊例。就使撰出的列治士拿。密赴羅馬。直請羅馬法王承認。列治士拿這個人。天性純篤。謹直沈實。是很有名望的人。誰知密赴羅馬的事情。還未做出來。人都知道了。不一會這個消息。就傳到英國去。約翰王知道後。憤怒異常。大訴不平。說選舉康列巴里的僧侶。他本來有權利的。這回事情。不給他知。實在無理。更說克里士查的僧長。任用這些少不更事的人。任意妄爲。侵他的權利。這還了得。刺刺不休。於是他們知辦不下去。決意另外撰舉奴威治的僧正。繼腓卑爾的後任。通知約翰王。約翰王正憤他們輕舉妄

動。後來見他們知到錯了。就直釐成許可。這康列巴里的副僧正。亦已答應。僧長中人於是撰十二個僧侶。派去羅馬。稟知法王。說前所撰的列治士拿。有不妥當的地方。所以另撰奴威治的僧正。誰知羅馬法王。於列治士拿。與奴威治的僧正兩個。都不許可。却嚴命這十二個僧侶。撰舉卡治拿。蘭格頓。若背他命令。英王與及各人。都處以破宗的刑罰。這蘭格頓本生自英國。但自小孩子的時候。遊學法蘭西。與羅馬法王同窓。兩個性情。很相投契。兩人幾等骨肉一樣。這約翰王聽見這樁事後。遷怒於克里士查的僧侶。要解散他們的集會。又把他歲入的金穀。剝奪乾淨。於是法王因奴善憤約翰王專擅無道。就發一張宣告。要禁制他。這舉橫無理的約翰王。不理會法王的命令。越發橫暴起來。翌年法王更出一張破宗的宣告。約翰王依舊不理。竟沒有半點兒悔改的念頭。後經三年。法王見他更不像樣。命約翰王的臣下。對約翰王不要守這誓守忠義的誓詞。更託法蘭西王。將約翰破宗的宣告。實行出來。這個時候。約翰王狼狽異

常。天天要想挽回勢力的法兒。但他的臣下。都脫了忠義的誓詞。沒有可以依靠的。進退維谷。這驕傲不馴的約翰王。正像陷阱的虎狼。不能發威。不得已走謁法王。謝罪悔過。一切要求。都答應了。於是約翰王從法王的命。就承認蘭格頓被選做僧正。且把英倫、愛爾蘭的封土。通通獻去上帝。聖卑爾聖波爾。與及世世相繼的法王。法王就派一使臣。給他一張赦免狀。令約翰王年年上納五千馬克的貢金。領回這些封土。更令約翰王對他的使臣邦爾輔。所用扈從的儀仗。都要用封建制度。最服從的禮式。邦爾輔事畢返國。法國國王腓律勃。大稱贊邦爾輔。這次奉法王的命令。挫約翰王的兇鋒。再普告萬國。說道約翰王現在改心悔過。把他國土。捧呈去聖卑爾等。凡信我聖教諸公。此後不要妄攻擊他。若有攻擊約翰的。就認他做冒瀆上帝。一定施以刑罰云云。這約翰王既在法王面前。深謝違令的罪。這些禁制他的刑罰。自然解免。於是約翰王到這時候。心裏纔安穩些。然貪婪無厭的約翰王。想起捧呈法王的封土。很不甘心。

大天欲想一別法兒侵略它國。擴張自己的版圖。償還這些損失。於是向波特不威運動。逼近法國。屢次舉兵。掩襲腓律勃的領土。但這時腓律勃正與日耳曼帝阿疎開仗。在魯賓士地方。大破日耳曼軍。軍氣方揚。國威益振。約翰王戰一輸。敗一輸。不特毫無所得。且耗師費財。狼狽周章。不可言喻。後來知這事很難成。不得已引兵歸國去了。約翰王自經過這情形。漸漸曉得專事外征。也不是長策。翻過來專心壹意。謀國內的治安。更恐外寇侵進來。與法國國王協商。在支奴歃血爲盟。訂立兩國平和的條約。這約翰王雖是絕意外征。專理內政。然他縱酒荒淫的行爲。貪婪刻酷的性情。一分一毫。都沒有改過來。天天說。甚麼整頓。聲聲說。甚麼改革。總是誑的。沒有一點兒的成效。這些狐羣狗黨。頑固奸險的官吏。依舊占據要津。專以撲滅改革黨爲國家第一件要事。舉國人心。越發憤激起來。貴族呢則憤王的專橫。近屬呢則怨王的兇暴。庶民呢則恨王的壓制。除了幾個狐假虎威的官吏。自上至下。沒有一種不疾惡他。仇視他的。

約翰被這些奸佞蒙蔽。似在夢中一樣。聲色狗馬歌舞。太平外邊的事情。一。點兒。都。不。知。道。真。是。魚。遊。沸。鼎。燕。巢。張。幕。你。話。可。憐。不。可。憐。呢。此。是。這。時。實。在。情。形。今。且。不。暇。細。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奸黨奇謀暗殺志士 英雄無計逃遁他鄉

話說英國政府的無道。人心如何憤激。看官也知道幾分了。這時有一個壯士。叫做卡爾巴利。年紀不過二十歲前後。個儻非常。英邁絕倫。能文能武。看政府的苛刻法令。人民的疾苦艱難。實在看不上眼。於是周遊天下。交結這些英雄豪傑。他時時說道。政府的政權。是由人民委託與他的。政府辦不妥當。我等人民自己拿回自己辦去。本是天公地道。但是當時人民久被政府的壓制。以為政府壓制他是本該的。他受政府的壓制也是本該的。所以沒有一個放着膽子出來與政府為難的。他於是到處演說。口頭總不離着自由平等。天賦權利。這幾個字。政府官吏知道他是改革黨一流人物。時時探他的言語舉動。想殃他。

一個罪名去拿他。幸虧卡爾巴利每逢登壇演說，甚爲含蓄，沒有說甚麼急激的話。措詞也甚婉轉，真是有鏡花水月，匣劍帷燈的妙手。是以這些官吏無隙可乘。無從文致羅織。見他這樣黠智，遂想起暗算他的法兒來。即日募集幾個膂力過人的無賴漢，去刺殺他。這個時候，這憂國愛民的卡爾巴利的身命，好像風前燭，草上露，險到萬分。剛纔幾天，近邑的同志，開一個懇親會。卡爾巴利如何知得有人刺他，遂赴他同志的請。直至三更時候，纔回家。剛行至半途，經過這樹林深翳，人煙疎少的稻村，忽有五、六條大漢，在這樹林中攢將出來，圍着他。正要下手。卡爾巴利心雖是壯，膽雖是大，然事出不意，也大喫一驚。幸虧他劍術，是很慣操演的，遂向腰間拔出雙劍來，大喝一聲，這幾個刺客，披靡震慄，他幾個中，有一猙獰慄悍的，猛向卡爾巴利殺將過去。卡爾巴利一閃，就用虎尾刀一兜上去，把這兇賊，剖開兩邊，好似切瓜一樣。他們見此情形，三人後斫去。卡爾巴利一轉身，把他三人殺得乾乾淨淨，剩了兩個。知非

他敵手透抱頭鼠竄。一溜烟跑去了。這個時候。殘月朦朧。卡爾巴利把殺死了這幾個兇漢。細細一看。倒像是從前見過的。卡爾巴利仰天太息。說道。我們本非爲名。又非爲利。都是盡國民的義務。這些奸黨。定要陷我於死地。又何必用這些卑怯手段。去暗殺人呢。如此也。算不得好漢。幸虧卡爾巴利命數未終。不至陷他的兇手。不然死亦死得不名譽。這還算不幸中之幸。但是我殺死三人。他日查究起來。恐非償命不了。雖殺他三個。不是自我鬧起的。我爲防衛自己起見。不得不要殺他。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一定是來報復的。不可不早爲之所。沈思了半晌。把這雙劍。擦了一頓。掛上腰頭。趕着跑回家裡去了。却說卡爾巴利前數年間。雙親都已辭世。家中只有一哥哥。回家後。即扯着哥哥的手。泣進臥室。把剛纔的事情。一五一十。說與哥哥聽道。更說他們一定要來尋仇。現在無地可以藏身。又是寡不敵衆。平日所抱的志願希望。將付東流。一旦有逮捕不測的事情。將成永訣了。說到這幾句。就不免灑起幾點英雄淚來。他

的哥哥正要回答。忽覺大門口外頭靴聲人聲。混亂嘈雜。卡爾巴利心裏一猜。便知逃脫去這二個。告訴官府。派兵來要拿他。趕忙將後門放開。飛奔出門了。向這條行人稀少的路跑了。卡爾巴利剛轉身出去。就有無數的警官捕吏。排扉闖進來。直指卡爾巴利的哥哥說道。汝的兄弟。在稻村路傍。縱酒行兇。妄殺無辜三人。現在暗查。已知道他回了家。你可快快叫他出來。不然搜他出來。把你也還要牽至官裡去。疾聲厲色。實在可怕。卡爾巴利的哥哥。裝作不知。故意弄出驚訝的神氣。說道。舍弟。如果有這些舉動。真是國法不容的大罪人。不要官府拿他。我亦一定送他官裏去的。但是他今晚並沒有回來。如還有疑慮。信心不過。把這間屋子。搜索一回。便知道了。這些捕吏。半信半疑。很覺奇怪。其中兩三個仍是放心不過。上自房間。下至茅廁。都搜索過。果然不見一個影兒。真信他沒有歸家。說道。這時必在途中。我們要趕緊出去兜截。遂呼嘯去了。

的哥哥。心中以爲此時雖暫得瞞過。甚恐他在街上碰着他們。糊思

亂想。好不甘心。睡也睡不着。喫也喫不下。却說卡爾巴利自後門出去。後任足所之。行有好四五里。未幾鷄聲四起。東方已白。遠遠望見一村。有茅屋數間。就望着這條村跑去。行了一點多鐘。纔到。肚也餓了。走也乏了。遂入一農家。乞一方麵包。畧果枵腹。再穿過這個地方出去。原來都是荒郊。四顧無人。只聽見鳥鳴嚶嚶。蟲聲唧唧。卡爾巴利前一晚。是沒有睡着。就偃臥在大樹陰底下。睡了一頓。再任意所之。連這地方的名字。也不曉得。剛行到一個山腰。轉一個灣。見有一小小河流。架着幾板危橋。細看此橋。這樣是像朽敗的。定知這個地方。人跡少到。一步一步。渡過此橋。只見雜草叢生。荒涼一片。卡爾巴利心中。想去各種事情。越行越遠。夕陽西下。也不知道。直至失了路。到這地方。又沒有燈火。不得已在此露宿一夜。這晚衣服也穿不穀。飯也沒有吃過。白白捱了一夜。直至次日正午後。始到有人家的村落。他到的地方。就是孟焦士路的鄰近。隔倫敦首府差不多五十多里了。看卡爾巴利如何着落。且待下回分解。



最新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五九

紅溪生述

第十回 巨蟹橫行電鎗命中 老魚吹浪偃伏逃生

話說當時李夢走得甚快。站立數十步之外。招着手叫他們。歐露世遠遠望見。早知道那邊是古利士堡。便示意高李兩人。急忙向森林處走去。趕着李夢同行。不多一會。已到古利士堡島。只見周圍幾百株合抱大樹。前前後後。參差。差的。生。滿。一。島。老。榦。橫。披。柔。枝。低。拂。樹。根。起。伏。縱。橫。如。滿。地。蛇。龍。將。要。作。勢。飛。騰。爲。雲。爲。雨。的。模。樣。樹。頭。綠。葉。成。陰。滿。掛。着。如。珠。似。露。的。葉。子。樹。下。茸。茸。軟。草。好似在歐羅巴洲。大織造局。訂做的綠絨。大氈。內中也有些開着花的。各種顏色。都有。真是。異。蕙。仙。葩。瓊。枝。玉。朶。就。擺。着。石。崇。的。五。尺。珊。瑚。張。着。王。愷。的。十。里。錦。帳。覺。得。此。處。仙。氣。迎。人。天。然。絕。妙。世。界。上。再。沒。有。這。個。去。處。也。再。沒。有。這。里。色。香。兩。艷。拘。人。魂。魄。的。更。有。那。大。小。游。魚。聯。羣。結。隊。在。那。里。穿。枝。戲。葉。恰。如。燕。剪。鶯。梭。去。來。無。住。歐。露。世。看。得。呆。了。到。此。直。不。會。合。過。眼。睛。只。願。四。下。里。張。望。

兒無木不奇。無草不慧。自己雖盛負時名。號稱博識。却多有不會知道名兒的。那時想問問李夢。又被器械礙着。只去拍高昔魯肩頭。表這驚喜的意思。再說他們一班人。由早上走起。走了幾個時辰。到這會兒。個個都覺得疲倦起來。各人坐在草地上。歛息歇息。那時身不自主。各人倒頭便睡。睡不多時。忽有一種怪聲。由樹林裏衝將出來。先把歐露世驚醒了。急忙起身。只見綢繆之類。游泳自如。彼時日已西傾。光線漸漸暗沒。把一座錦繡海島。登時變成淒涼景況。歐露世見並無甚怪。樂得看看暮景。忽然怪聲又起。回頭望時。原來一隻大蟹。甲徑十五尺。兩邊張開。來攫歐露世。歐露世驚駭大叫。那聲浪又透不出來。只叫得苦。恰好李夢醒來。急提電銃。向大蟹施放。登時蟹甲粉碎。結果了性命。衆人也醒了。高昔魯知主人幾遭不測之險。幸虧李夢救全。纔放了心。歐露世自遇這蟹。心下暗忖道。這海底還了得。常時在岸上。見着鉢頭大的螃蟹。就奇怪的很。那裏這裏的螃蟹。竟要吃起人來。螃蟹尙然這樣。別的凶物。不必說了。自

然是多的了不得的。咱們雖帶有電鎗。奈強弱不敵。豈不自送性命。待要不丟。又礙着李夢膽大如天。毫無懼色。死命的拉着同走。再沒有法子推脫他。心裏十分憂疑。只得硬着頭皮。大着膽子。再跟着去。那時傍晚時分。行於水底四百五十尺之下。已是辨不出路途來。各人把電燈點起。那電光本與火光不同。直照八十尺以外。海中妙境。歷歷在目。衆人心頭十分爽快。個個掙着精神。把困倦也忘了。却來到一處。平坦平陽。並不見一草一木。只見游鱗無數。趁着電光。在人縫裏。東穿西插。真是十分有趣。不一時將一個古利士堡島。周圍已經遊過。李夢屬下的地方。到此已盡。轉路往左邊走。却是一幅高聳巖壁。攔住去路。李夢引着衆人。攀援而上。此處地勢漸高。距海面不過二十五尺。正走着。忽見李夢手提電槍。向上狙發。衆人摸不着頭腦。忽由海面落下一物。原是一隻水獺。身長五尺餘。這獸多產在中國俄羅斯近海。他的皮子最值錢。每隻要六七百塊銀子。因此獵天爭着來打。於今該處海面。水獺差不多絕種了。當下李夢

叫跟隨的水夫。把水獺背在背上。正東紮清楚。走不幾步。遠遠望着海面。有一隻大白鳥。在空中翱翔。水夫槍聲一響。不端正。彈子直貫咽喉。跟着沈將下來。李高等倒驚詫起來。暗暗喝采道。他們主僕的手法。恁地高強。却也難怪。常言道。吃那行。溜那行。他們若沒幾道防身本事。就怕早已掉送性命了。一頭想。一頭走。只見隔半里路遠。燈火輝煌。不知甚麼去處。歐露世凝眸注視。纔知道是回到內支士了。此時器械裏面。空氣將盡。身體也覺得疲困的很。恨不得一步就跳回船裏。李夢忽然停住脚。拔步走近。歐露世身邊。用力把歐露世的頭。按在地。下。高昔魯見得清楚。不由得不火起。又猜不着是什麼原故。正豎着拳頭。向李夢打去。忽的水夫也過來伸手。又住高昔魯。跟踉蹌蹌。倒在地上。歐露世嚇得魂不附體。又恨李夢這般無禮。火起心頭。連吃奶的氣力。都運用出來。揸住李夢的手腕。爭奈李夢力猛如虎。莫想搖動得他一下。轉眼間李蘭操那個大虫。也被兩三個水夫。打倒在地。四肢動彈不得。歐露世暗忖。這事來得甚

奇。看。李。夢。平。日。爲。人。並。不。是。這。麼。定。有。原。故。勉。強。伸。頭。在。亂。草。堆。中。望。將。過。去。忽。見。身。長。二。百。尺。的。兩。條。大。鯊。魚。如。風。的。飛。來。張。着。口。便。像。開。了。兩。扇。大。門。裏。面。還。插。着。刀。槍。劍。戟。好。不。威。武。呢。那。對。眼。睛。足。有。燈。籠。兒。大。小。點。上。明。白。如。雪。的。電。燈。向。李。夢。猛。力。撲。來。歐。露。世。本。是。文。人。何。嘗。見。過。這。些。那。時。倒。恨。李。夢。接。不。緊。何。不。直。揣。下。泥。窩。裏。去。正。在。心。頭。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忽。覺。李。夢。一。時。鬆。過。手。來。心。頭。更。突。突。的。跳。個。不。止。拾。頭。望。時。見。鯊。魚。去。了。纔。放。心。起。來。水。手。也。放。過。李。高。一。同。趕。回。船。去。到。了。內。支。士。外。重。門。正。開。着。李。夢。同。大。家。進。去。了。復。把。門。關。上。纔。敲。二。門。但。聽。得。裏。面。噴。水。筒。響。一。時。放。乾。了。水。水。夫。纔。開。過。門。來。各。人。進。去。脫。下。遊。水。衣。服。及。各。樣。器。具。彼。時。李。蘭。操。憤。憤。不。平。還。要。找。李。夢。同。那。一。班。水。手。的。晦。氣。罵。道。你。這。班。鳥。東。西。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你。不。吃。老。虎。的。拳。頭。你。曉。不。得。利。害。高。昔。魯。醒。了。急。忙。上。前。止。住。他。又。在。蘭。操。耳。邊。悄。聲。說。道。你。還。不。識。好。歹。要。是。他。們。不。打。咱。們。下。地。那。鯊。魚。還。同。你。講。情。你。瞧。那。大。

門兒似的一張口就有你十個李蘭操也要你變孔夫子入公門鞠躬如也呢。你還在這兒同人家鬧。快別出聲罷了。李蘭操大笑道。再不曾聽過這般趣話。幸虧你說破。要不是你說。咱老子的拳頭。是認不得人的。高昔魯也一笑。三人同進餐房。吃過晚餐。各歸寢室。歇息去了。到了次日。歐露世總早起來。養息一夜。精神仍舊壯旺。此時內支士已浮出海面。輪換空氣。歐露世洗嗽畢。要看看海中朝景。順步走上甲板。但見杲日初出。萬象澄清。波浪兼天。陽光四射。如萬道金蛇。滾做團。歐露世看得高興。恰好李夢走來。歐露世正想招呼。李夢却並不見歐露世在他旁邊。拿着儀器。只顧考察天文。一時考畢。吹響銅鈴。幾十名水手。背著魚網。齊齊的走到李夢跟前。垂手侍立。歐露世見那些水手。個個相貌猙獰。氣象雄俊。有大半是法國產的。也有英國希臘等國的人。說話依然是奇聲怪語。一字不懂。李夢用手一指。水手急忙把窗前木板開了。忽然水中放出的光輝。無數游魚。跟着光線走來。衆水手見魚來的多了。忙把網撒

開。順勢一拖便如探囊取物。網獲錦鱗無算。只選頂好的留着。要來充當庖厨之用。其餘全都不要。歐露世看得清楚。見這箇頑意兒。倒也不俗。連聲叫快。又恨不拉李高兩人。同來觀玩。那曉得他兩人。早在客堂窗前。憑欄縱目。比在甲板上好看得多呢。一時投網既畢。李夢纔與歐露世見面。說了幾句閒話。同回客堂。談起昨天游獵的高興。及今早打魚的情景。都是人生不可多得的第一快事。李夢聽了。豪興勃發。歐露世便問他共網得多少魚。荅道。大約在九十噸以上。歐露世又道。都生養着嗎。李夢道。也有生養的。也有用鹽醃着的。歐露世又問今日船往那邊去。李夢荅道。由這裏取道東南。在太平洋底二百尺下進航。談話移時。李夢辭回自己房中。從此來客堂甚少。歐露世很覺寂寞。好在艦中嵌板。每天開放一兩次。得望望海底魚獸。藉此消遣無聊。一日歐露世在客堂讀書。正好李高兩人也來了。歐露世便拋過書卷。同他們說些閒話。解解悶兒。恰好嵌板開放。三人一面說說笑笑。一面靠着窗欄。同看海景。見些海馬。海

豹有睡在海草上的。有坐着岩石間的。無侮無爭。擺出一種閒靜的氣象。倒令他們三個海底羈人。棖觸愁腸。惹起無限的傷感。李蘭操奮然道。若是我出得去的。我要一拳把這些海獸。都要打死他大半呢。高昔魯笑道。你說的好。你現在在船裏頭。說幾句大話。倒不妨。給你出了海裏。恐怕難免他爪牙的傷害呢。蘭操道。說那裏話。我這副拳頭。久不打人。也漲得難過了。正要找些晦意東西。來出出氣呢。歐露世道。莫講那些想得到做不到的閒話罷。你們看那游着的。有尺來長的魚。叫做甚麼名兒。蘭操道。我是曉得的。這魚坎拿大地方最多。他的名兒。叫做甚麼。魯扶的便是了。歐露世笑道。我說你不曉得。你又不舒服。他那裏是魯扶。他止是一種沙魚。叫做鮫魚的就是他了。高昔魯也道。李兄你總愛說你的本事。你樣樣都講曉得。我試問你生在對面那塊石頭上的海草。是叫什麼名字。蘭操道。那是石菜花。難道我這點兒還曉不得。高昔魯一笑。忽見了環拿了一盤食物。送給他們。蘭操接着便吃。却吃不出是什麼東西。歐露世

吃了一點兒。說道：「莫非是魚肉沙糖漬嗎？」高昔魯道：「不錯不錯。是有點魚的味兒。這物倒是美味珍品呢。」一頭吃，一頭說，慢慢的賞玩風景。高昔魯忽然現出驚訝之色，忙向歐露世道：「主人，主人，請看那邊，那個大東西，實在怕人，得很不曉得是什麼呢。正是」

故國神遊消永晝。浮生如夢太飄蓬。

要知此是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話舊事獲沈船消息 謀脫艦備出獵行裝

話說歐露世聽得高昔魯倉皇叫他，不知何故，站起身來，伏近窗關。那時內支士也停了輪，艦中嵌板全都開了。電光更覺燦爛輝煌。居然是海底一座不夜城了。又見游魚雲簇，隨波戲舞，歐露世貪看美景，一時倒把高昔魯的話忘了。高昔魯見他主人那兩隻眼睛，跟着浪尾濤頭，滾個不住，反着了急，忙再拉他道：「主人，你看那邊不是沈沒的一隻大船嗎？真看得怕人呢。」歐露世聽了，轉眼

一望。只見一隻沈船如大鯨橫臥。舵折檣傾。器物狼藉。但是船身不見十分破損。想是沈沒不久。高音魯又指着亂帆下面道。那兒不是死尸橫着嗎。歐露世着眼望去。果然四具死尸。沈藉其下。內中一男一女。面貌還未腐敗。婦人年約二十五六。不知是什麼人的妻女。看他穿的衣服。並不像貧家小戶的人。也還有幾分姿色。手上捧着幾歲大的小孩兒。撲在胸口。想是這船遭難的時候。這婦人捨不得自己的兒子。兀的緊緊摟着。淒涼慘淡。實是目不忍見。歐露世看了。思親之淚。不覺滂沱起來。萬箭攢心。默然無語。忽然洪濤排空。滾出一條大鯨魚。見了死尸。撲去就咬。彼時內支士機關轟的一聲。依舊如風似電的前進。高音魯見船走的近時。留意探望。見那沈沒的船尾上。寫著「扶魯利他」四字。便告訴了歐露世。歐露世默記心頭。意欲等待日後有緣回國。再去查查是那一個的船。這是後話。却說內支士不分晝夜。取道東南。一日走到熱帶地方。纔把船針向西北去。此處氣候。異常酷烈。幸虧內支士貼近水面進航。尙不

十分難過。要是還在碧波深處。那裏面的人。真是鯁魚跌在鍋裏。沒縫鑽了。時光迅速。不覺又過幾日。歐露世偶因沈悶。信步走出客堂。背着手站在地圖旁邊。考察地理。突然李夢走來。指着地圖。對歐露世道。不多一會兒。就要到「巴爾高魯」了。歐露世聽得這個地名。頗形驚愕。看官。你道這是什麼原故呢。原來當十五世紀以後。歐洲各國。意欲把全世界的航路。開通。因此製船造船。妙選人才。競出航海。可憐當時。航路沒有一定。出海的船。遇着颶風。翻了的。也有碰着暗礁。沈沒的。也有歲月。徒拋壯懷。莫遂。若是別人。看見這件事。體如此。浩渺。又損害無數性命。無數銀錢。必然中途廢止。他們歐洲人種。却不如此。歐人秉性剛強。有百折不撓之概。講到冒險性質。這地球上的人種。再沒比得過他的。這開通航路的事。雖是煩難。那當得起他前者。仆後者。繼於今地球。大通萬里庭戶。豈不是事在人爲。人定可以勝天嗎。目下李夢所說的巴爾高魯。就是這事裏頭一段歷史。當日法王路易十四。命「刺比魯士」統帶「扶桑」亞士

魯」兩艦。週航世界。一去五六星霜。毫無音問。法政府甚是焦急。再派兩船。一名「利昔士」。一名「亞比士」。前往探聽消息。一日來到巴爾高魯地方。亞比士不幸又觸礁沈覆了。全船的人。盡葬魚腹。利昔士見這隻同船。遭遇不測。便竭力籌救。還想把他打撈起來。卻於無意中。尋出從前扶桑船的踪跡。纔曉得。也是在此遇難的。當下衆人。反到高興起來。再抖擻精神。搜索亞比士的下落。一連辛苦幾天。並無影響。於是轉航回國。將沿路情形。報知政府。政府大賞利昔士的功勞。並厚卹死者的遺族。有這段關繫歷史的巴爾高魯法國的婦人。女子。沒有一個不知道的。所以歐露世聽了。也都驚訝起來。便問李夢道。亞比士魯至今有無下落。到底是在這兒沈沒的不是。先生定知道詳細。還祈明示。李夢道。請到甲板上細談。兩人携手同行。走上甲板。只見北面有兩個火山質的海島。對峙海中。周圍不過四十里。草木蒼鬱。野花盈陌。有無數蠻人。群集海岸。覓了內支士。似甚驚異。彼時同李夢歐露世將此間情景。略談幾句。便向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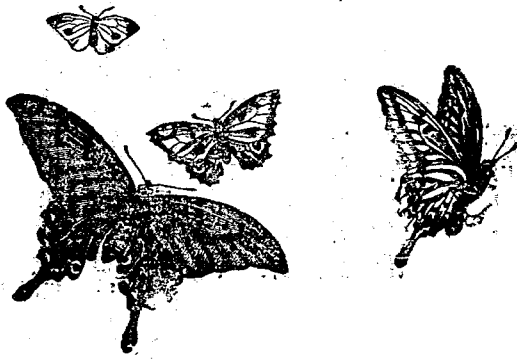
取出一個錫打的小盒。給歐露世看。歐露世接了。開過盒蓋。見裏面藏着成張被鹽水浸黃了的紙。字跡模糊。細細看了一遍。知道是路易十四親筆寫給亞士魯船長。週航世界的命令書。便問李夢從那兒得來的。李夢答道。我向來也曾聽得亞士魯船。至今未得踪跡。再到這兒。必定窮搜海底。忽然搜出這物。就是在扶桑艦的旁邊。離這裏不過幾里路。到現在還沒有人知得呢。歐露世聽畢。想到他日回國得了這件憑據。可以布示衆人。又可補從前奉美國命征討怪物。有愆職務之失。心下十分歡喜。謝了李夢。各自散歸臥室。那時內支士轉航偏西南行。一點鐘速度走十五海里。總計由日本海起程。已經走了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多里了。時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月元日。但在海底那有什麼過年的高興。只有歐李高二人在客堂聚會。拉拉雜雜。談些往事。一時李夢走來。匆匆的說道。目下行經「探魯利時」海峽。越峽便是印度洋了。這個海峽寬大雖有百三十里。但是小島棋布。暗礁多的了不得。內支士左閃右避。纔免了

許多險阻。一日潮水忽然低落。越走越入險地。果然把內支士擱在暗礁上。進退不能自由。水夫等個個失色。李夢都是笑談自若的。如無此事。歐露世也替他憂慮。因問道。目今有何妙法。可以脫險。先生終日逍遙。行所無事。難道擱在這裏。做島上居民嗎。李夢道。你們何必着急。我心下自有打禱。今日不過潮退。故此擱淺。我看明兒潮水定然升漲。那時出海何難。說畢。走出客堂去了。三人依舊高談濶論起來。李蘭操對着歐露世道。天下事機會是最難得的。錯過一次。第二次就難找了。於今咱們何不趁着這點機會。想個法兒。偷渡回國。豈不是妙。先生意下以為何如呢。歐露世答道。你說的雖屬有理。但逃走一層。機會似尙未到。倘若過於勉強。反為不美。何不等到英國屬地。那時脫艦。也還不遲。高昔魯也主張此說。蘭操自是無法。遠遠見離船半里許。草木鬱鬱。茂生原野。原是「奇魯波亞」島。李蘭操急欲上岸遊獵。聞歐露世道。先生想吃陸地上的東西。這會去打獵最好。高昔魯也以為然。說道。蘭操說的不錯。主人何不去開

問李夢請他准陪們去呢。歐露世道。我也很想。但恐白問罷了。高昔魯道。這有甚麼要緊。何妨試去問問他。不許便拉倒。咱們又沒有失本。歐露世經不起他兩人噪聒。只得走入李夢臥房。把來意說明了。李夢毫不阻難。就允許了。歐露世仍回客堂。告知備細。李高歡喜的手舞足蹈。約同明日起個絕早。同去打獵。高昔魯連夜整備獵具。李蘭操更是高興。這夜何曾合過眼睛。真是聽不殘的更漏。恨不得把地球扭轉過來。到了次早。天還不曾大亮。便一咕嚕爬了起來。急忙喚醒歐露世高昔魯。又要了點心來吃。向李夢借得小船一個。足足的忙到八點鐘。恰好是日天朗氣清。海如明鏡。三人興致勃然。同下小艇。李蘭操掌舵。歐高盪槳。扁舟一葉。其疾如飛。三人沿路詠謠。直向奇魯波亞島去了。正是

未得乘風破遠浪。相將擊楫向中流。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冒險
小說 一 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七五

第七回 義心冒死

話說市民聽說英國援兵已到河下。個個驚喜非常。爭先登城去望。不料船已抵岸。忽然轉舵去了。衆人大爲失望。猜不着是甚麼原因。只得憤的憤罵的罵。恨的恨悲的悲泣的泣。一時騰沸起來。這個艦隊原來是英國遣派前來援助的。載了滿船的兵糧。無奈隊長少將嘉克到了德林河。見戡穆司王防禦甚嚴。已在河岸築起幾個小砲臺。不敢前進。因此在老遠的地方。即命船停泊。遣密使進城。勸市民不必拒敵。自己即開往他處去了。孰料遣使不能上岸。待回去復命。則嘉克已去。遣使也只得跟着去了。此時城中已是兵盡糧絕。却幸住民家中。近日有逃往他處。及死亡者。在此等人家中。搜出食物不少。計算起來。尚可穀數日之用。但是井水因圍城以來。人數倍於尋常。加以多日未下雨。竟漸枯涸起來。雖有數處泉深的地方。尚未全涸。然汲起來的水。也如泥漿一般。雖

用沙漏濾過。也不能吃。

再說金吾因受表兄之托。用心用意看護那些被難人。現在雖未染病。然飲食欠缺。竟個個餓得不成人形。那幾個小孩子。更是跟着金吾慣了的。其中也有父母已死的。也有生病的。因此金吾更是義不容辭。想盡的方法求飲求食。供給這幾個孩子。近日因飲水缺乏。金吾因想起從前曾見城旁有 家農夫。他家有一個井。那個井裏的水。金吾曾經飲過的。因此尋了去。那個地方到尋着了。但那個農家。已經被火燒了。人影全無。再尋尋那個井。到在那兒。金吾趕緊汲了些上來一試。雖不及從前清潔。但用沙漏濾過。尙可免強飲得。金吾尋出這個井之後。甚爲歡喜。當日即汲了一桶回去。此後每日提了兩隻桶。來汲了回去。供給衆小孩之用。因此這幾個小孩子。得金吾看護周至。即當此人人生病之時。他們幾個連一點小病也沒有。至於市中情形。自嘉克之艦隊退却後。食物日減一日。兵士等至實不能忍耐之時。只得將馬匹殺了充飢。餓死病死

者。日多一日。真是屍積如山。白骨滿地。令人不忍目觀。金吾看護那幾個小孩子。日日往外面求食。至近日竟無處可求。金吾甚爲焦急。因想起舊友吳爾達。前次已探聽清楚。知他現在正隨父從軍。不如到他那兒去一盪。定能求些食物來。但城門緊閉。不能出去。即出去了。也不能回來。至於水關。現在定有人嚴爲防守。也是不能出去的。躊躇了半天。又獨自說道。且往水關看看。光景再說。因此即走至水關。看了一看。是用鐵柵攔起了的。但像金吾那樣的身量。還可以過得去。金吾看了甚爲喜歡。當時打定主意。夜間再來。於是仍回家中。待小孩子們睡了。金吾跑到水關。覷巡夜兵不看見的時候。跳下水去。泅至柵旁。向外面張望。正值巡夜兵離着甚遠。金吾即乘空登了那邊的岸。趕緊逃至樹林。以待天明。到了天明。金吾的衣服已乾了。於是混在運野菜果物的農夫中。進了戢穆司王營門。探明華加士的隊駐扎何方。即取路直向那兒去。到了那兒。不好探問。只得立於帳幕之外。以待吳爾達。却幸不一時。吳爾達居然出來了。

只見金吾衣衫襤褸。滿臉病容。吳爾達認不出來。也想不到金吾到這兒來的。所以吳爾達看見了。心中以爲必是乞兒。因問道。你到這兒來做甚麼。莫不是來乞食的吗。金吾不禁笑了。因說道。吳爾達兄。你連我也不認識了嗎。吳爾達忽然提醒。再仔細一看。不覺失聲道。你不是金吾兄嗎。何以病成這個樣子。吳爾達又問道。你現在做甚麼。在甚麼地方。金吾一邊手指着城。一邊答道。在那兒受餓。吳爾達說道。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恰好父親現在出去了。我們進去談罷。於是拉着金吾的手。兩人同進入帳幕。讓金吾在一隻小箱上坐了。吳爾達知金吾尚未吃飯。親自去取了些食物。及一大瓶葡萄酒來。金吾數月以來。非特沒有酒喝。連好茶也沒有喝一盞。今見了葡萄酒。如得了甘露一般。一口氣即喝完了。於是一邊吃着。一邊與吳爾達說話。吳爾達因問金吾道。你這回來真是我意料所不到的。外面這些人。你怎麼能進來。金吾答道。我昨晚晚上從水關泗了出來。在樹林子裏躲了一夜。今朝混在那些運野菜的人。進了

營門。打聽着你父親在這兒。我又不好問。只得在那兒等候。恰好沒等一會兒。你就出來了。吳爾達說道。這個樣嗎。我自與你別後。接到你兩回信。曉得你還在德林市。所以這幾次每逢着城內開砲。我就耽心。怕你有萬一之失。而且我料你必定也在陣中的。又不好通信。金吾答道。我雖編入隊中。却係後備軍。一點兒事也沒有。我表兄他又不肯讓出去。因此托我在家招呼。來他家避難的戚友。內中有幾個小孩子。都是無父母的孤兒。表兄見他們可憐。專托我看護他們。我也因爲現在既不能爲衆人出力。能將這幾個孩子救活了。也算盡我一點心。無奈近來飲食缺乏。市中無處覓求。將幾個小孩子餓得不死不活。我在那兒看着。真是不忍。所以昨兒冒險出了城。却幸毫無阻礙。到了這兒。吳爾達急問道。那麼你是到這兒來覓食物。你還要回去的呢。金吾答道。那是自然的。我不是因爲這幾個可憐的小孩子。要爲我一個人。我隨便怎麼着也不到這兒來。現在沒有甚麼。兩軍相敵。私受糧食。本來是軍律所最禁。但念此

無枯小兒。我亦出於萬不得已。諒你亦斷無不同情。好歹給我快想點法子。弄些食物我拿回去。吳爾達說道。我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就是了。你不要操心。你還把別後的事。講給我聽聽罷。於是金吾將圍城之後。原原本本。仔細的敘述了一番。金吾又問吳爾達道。你現在隨着令尊出陣打仗嗎。吳爾達就將父親已允他旗手士官。爲祖母母親所阻。及現在不過在營中習鍊的話。告訴了金吾。金吾又說道。我們不必久談了。我還是昨天晚上出來的。也沒有與他們說明。他們一定在那兒記挂着。你既可以幫助我。你就趕緊去辦罷。吳爾達說道。但是甚麼東西好帶呢。金吾說道。我看多了也是帶不去的。你給我買兩三斤牛乳。用玻璃罇裝好。再尋一個不浸水的箱子裝些麵包就夠了。我過四日再來。你可以與我約好一個地方。到第四日。你就照樣預備這兩樣東西。拿到那兒去。點一個小燈爲記。我潮退的時候出來。等潮滿進去。你可能幫助我這個呢。吳爾達說道。我到沒有甚麼難的。但是水關有兵守着。日夜不離。如被

他們看見了。不問情由。放了一槍。那可是了不得。你還要想過一個更穩當點的法子纔好。金吾說道。不要緊的。亮水的時候。小心一點。不要亮得有水聲。他們斷着不出。即令被殺。我亦無憾。吳爾達說道。你說的雖然不錯。但因這一點兒小事。誤了將來許多事業。豈不可惜。然這種事情。亦是我們義務之所當盡。現在我倒想出一個法子。我看你萬一被他們看見。要捉拿你的時候。只管將我父親的名字說來。就說與我父親是朋友。他要治你罪的時候。你叫他回你到這兒來。那就萬穩千安了。金吾說道。雖承你的盛情。但我不敢領受。我們雖說交好。只可各自心知。萬不可張揚出來。我看我來的話。你還暫且不必對你父親說。吳爾達說道。那兒的說呢。我父親他斷無不肯的。而且自圍城以來。我父親時常聽說城中傳出話來。說現在市中人民飢餓死亡者日漸加增。我父親聽見。代爲憂愁。總願彼此早日了接。況且現在你的事情。又當刑論。未及歲的小孩子。本無讐敵之說。即令戡穆司王知道了。也不要緊。況你這個更是義

勇的行。凡有心肝的人。聞之諒無不贊成的理。你不必多疑。照我的做去。斷沒有錯的。現在我叫腊利去買牛乳麪包。用東西裝好。你昨日一夜未睡。你在我這牀上睡一會。等我預備好了。叫你起來。再吃一頓飯。那時也正是時候。你就可以回去了。金吾說道。既是這樣。很好。你就預備去罷。我在這裏歇一歇就是了。於是吳爾達出去備辦。留下金吾在房裏。金吾因昨夜一宿未睡。正是困倦得很。靠着枕頭就睡去了。吳爾達出來吩咐了腊利。叫他去備辦。自己仍進大房中。看看金吾已是睡着了。即在旁邊守着。因想金吾救難扶危的心思。竟同自己一般。真不愧爲知己。後來又替金吾想到現在市中的情形。朝不保夕。不禁代爲憂悶。又不好勸他到這兒來。而且看金吾說話。凡說到彼此爭戰的事情。他即將別語混過去。可知要他到這兒來。是萬不能的。正在替金吾打算。忽聞父親華加士回隊來了。不一時進入幕中。吳爾達也不待問。即將金吾前來的委細稟明了。華加士聽畢。大爲稱賞。因說道。這樣的勇少年。真令人心佩。

自己不計危險。爲被難的小兒來求食物。這種事情。恐怕大人還做不到。你現在既去預備牛乳麪包。那是很好。但四日後約。你還要設法前去。至於萬一被人捕獲。叫他萬不可客氣。只管說出我的名字來。就是有違軍律。這個罪名我也願受的。況且未及歲的孩子。不能視爲敵人。說完。走至金吾身旁。看了一會。不覺驚歎道。怎麼就瘦得這個樣子。要在外面遇着。還不認識呢。可恨那嘉克少將。既來了何必再退。好歹分個勝負。免這些無怙之人。受這些罪。就是死也死個爽快。那麼金吾兄何至受這樣的苦呢。吳爾達在旁答應着。恐怕驚醒了金吾。因此父子不再說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殘忍軍策

話說吳爾達父子。守着金吾。直待午時才醒。金吾醒後。看見華加士在旁。大吃一驚。華加士急開言說道。金吾兄。你的事吳爾達已經告訴我了。真可謂勇少年。令人佩服。先前吳爾達對你說的話。你萬不必稍存芥蒂。到那個被他們看

見的時候。你只管說出我的名字來。金吾答道。既承高誼。感謝實深。俟那時自當遵命。華加士又說道。數月不見。金兄的面貌竟消瘦如此。這總是太勞很了。以後尙望珍攝。切不可英邁之才。胡亂遭擗了。說完。又對吳爾達說道。金吾兄還沒有吃飯。你趕緊叫腊利去預備罷。吳爾達答道。我已叫腊利預備去了。華加士說道。那很好。金吾兄你不要客氣。你愛吃甚麼。你可以說給我聽。待你下次來的時候。我可以叫他們做給你吃。金吾答道。多謝盛意。但我這回若不。是因爲那幾個孩子。我已自即餓死亦不來的。所以我現在望你老先生濟助者。不在我自己一人。而在能濟助那幾個孩子。華加士說道。那是自然的。但你自己亦甚要緊。如你自己有萬一之失。就是我要濟助。也不能爲力。所以據我看起來。還是你自己第一要保重。若謂我既欲盡我的義務。即不應辭勞苦。甚至因此而死。亦所不惜。這個理據我看起來。甚爲不通。這非特不能謂之爲盡義務。直可謂之爲取巧。金兄你看我這話怎麼樣。金吾答道。是不错的。兩人正

說着話。腊利已拿飯菜進來了。腊利從前跟着吳爾達見過金吾的。因此金吾看見腊利進來。即說道。久不見了。你現在好呀。腊利答道。託你的福。還好。你現在何以瘦成這樣子。要在外面遇着。還不認識呢。華加士向腊利說道。你趕緊拿飯菜擺起來罷。又說道。金兄。我不能陪你。你慢慢的吃。多吃一點兒。不要客氣。等你吃完了的時候。潮也快來了。那時正好回去。金吾說聲多謝。持了刀叉。如狼吞虎嚥的一般。大嚼起來。華加士父子及腊利在旁談着。不一時吃完了。看看已將日暮。約摸潮已來了。於是腊利出去備了兩匹馬。腊利拿着牛乳麪包。吳爾達對腊利說道。你先去。在那河邊上樹林中。等我們。以免路上看見的人着眼。腊利答應着。先去了。這裡華加士教了吳爾達幾句話。如遇着哨兵。就這樣說。於是兩人跨上馬。華加士徒步送出營門。因在廣衆之下。金吾也不便說甚麼。華加士也沒有說甚麼。吳爾達同着金吾出了營門。即取路向河邊去。却喜沿途並未遇着一人。腊利已先在那兒等着。到後金吾即取裝牛乳的瓶。

子。放下水去試驗。恰好不沈不浮。再將麪包箱也試了一試。均頗合式。金吾甚爲喜歡。因說道。下次我來的時候。還要帶些水回去呢。吳爾達說道。那極容易的事。但是下次來的時候。不是恰當月滿的時候嗎。那可有點兒不方便呢。金吾說道。不要緊。我已經想好了法子。折些樹枝蓋在頭上。那哨兵看見了。也就分別不出來。金吾此時已跳下水。因對吳爾達說道。對不住。再會再會。吳爾達說道。望君善自珍攝。四日之約。我一定在這兒等你。諸事請放心。金吾說道。那麼隔三日再會。不陪了。一邊說。一邊覺起來。順流而去。不覺即覺到水關外了。孰料水關的門已閉。不得進去。只得在城跟下草叢中蹲了一夜。以待天明。因想道。清天白日。要提這些東西在街上走。被那些餓鬼看見。一定要搶了去的。那可是白費了我兩天的工夫。不如暫且藏在這草叢中。一定無人看見。待明兒晚上。約好我表兄在城上。那時交給表兄拿回去。就萬無一失了。主意已定。即在那兒驗天明。

再說金吾次日開了水關。即趁無人之時。跑回家中。衆小孩子見了。繞着亂跳。如久別的孩子們。見了慈母。說不盡的依戀之態。金吾再看看他們。一個個骨瘦如柴。只剩得皮包骨頭。好像比前日又瘦了些的樣子。衆小孩中有一個年紀稍大的。向金吾說道。你到那兒去了。何以也不告訴我們一聲。令我們盼望死咯。你曉得你去之後。我們連一餐飯的都沒有吃過。水也快喝完了。你今天再不回來。我們就要餓死了。請你從此以後。總不要出去罷。金吾說道。我就是因爲沒有了吃的東西。我纔出去尋覓去的。衆小孩子聽見說吃的東西。忙問道。尋到了嗎。金吾說道。稍待一點兒。待晚上再給你們。衆孩子又問道。是甚麼東西呢。金吾說道。就是牛乳同麪包兩樣東西。現在放在城外。要到晚上纔好拿進來。正說之間。金吾的表兄來了。因向金吾說道。你回來了嗎。你上那兒去了。自你走了之後。這些孩子們。都快哭壞了。金吾於是將如何出城。如何遇着了吳爾達。吳爾達父子答應助濟食物的話。都仔仔細細的說了一遍。表兄聽

先。既喜金吾的勇氣。又慮其危險。因說道。就是這一次算了罷。下次萬不可去了。如要被哨兵着見。捕獲了。就是謀反人。那可是了不得。金吾答道。謀反人要處治甚麼刑罰呢。我想再甚也不過殺身就是了。我怕甚麼呢。我已經同吳爾達兄約定了。過四天還要去呢。我昨天的東西。還沒有拿進來。現在還放在城外。等晚上你帮我去拿了來罷。却說到了日暮。金吾即與表兄約定。叫他在城上等候。自己先從冰關出去了。不一時已到上燈時候。金吾將所藏的牛乳麪包。提至與表兄相約之處。表兄在城上放了繩子下來。金吾綑好了。提了進去。趕緊回至家中。分給孩子吃了。金吾仍在城外等了一宿。到次日天明回家。眾孩子均歡喜的。了不得。說道。昨天晚上多謝。我們大家都吃飽了。現在還沒有餓呢。于是金吾將牛乳麪包照人數日數分派好了。眾孩子有了充分的飲食。自然是歡喜的。金吾也就放下心了。免得天天往外面求覓食物。東奔西跑。一刻也不得安。不料正想在家安息一兩日。再到奧爾達那兒去。只見表兄怒氣

兇兇的跑回家來。向金吾說道。快來快來。你去看看。金吾問道。是甚麼事。問了兩聲。並不答應。只見表兄的面上。氣得紅一陣。白一陣。向金吾說道。你不要問。你到了那兒。就明白了。於是二人趕緊出門。跑到城上。內外一望。只見無數的婦人孩子。老頭兒。集在一塊兒。這是戡穆司王的大將羅振想的殘忍軍略。他的意思。以爲現在城內正缺糧食。如將這些人再叫他進城。豈不是即刻就要餓死。他們看見餓死多了。外面的救兵又未至。自然而然的要降了。但這種的毒手段。他本來也不忍下手。無奈聽見英國援兵又要來。若不早點將城打破。定是抵敵不住。要大敗的。而且講到軍略上。也就顧不了那麼些。所以與戡穆司王商定。即發令兵士。將鄰村左近的人民盡捕了來。逼迫衆人進城。一點兒東西也不許帶了進去。當時在城上看的人。無不憤懣。恨不得立將羅振殺了。再說那些被逐的人。集於城下。哭的哭。啼的啼。真是的訴天無路。入地無門。要說與他們抵抗的話。手無寸鐵。而且盡是婦人孩子及老頭子。一個筋強力壯的。

男子漢也沒有。只得哀哀哭哭的叫開城。城中看此光景。若是開砲打的時候。徒是將這些被逐的人打死了。至於敵軍斷然打不到的。只得開了城門。讓他們進來。城中驟添了這許多人。其困苦之狀。自是比從前更甚。死的自是日多一日。却幸到了七月三十日。河下又有英國的三隻船來了。原來這個船就是嘉克前次帶來的。他回去之後。被衆人申斥了一回。說他臨陣而逃。要治他的罪。只得將他的船再換了一人帶來援助。不料行至半路。被颶風打破了一大半。所以現在只贖了兵艦一隻。運送船兩隻。這日抵了德林港。戡穆司王軍自是開砲與兵艦對敵。却喜戡穆司王那邊的鎗砲。均係舊式。不能命中取遠。所以與兵艦正在開戰之時。後面的兩隻運送船。已到了水關。城中的兵士。看得清楚。趕緊將水關開了。運送船已進來一隻。直達市中。後面的一隻也就跟着進來了。此時城中兵士。看見援兵已到。糧餉已來。軍中勇氣大振。自援兵來後。日日與戡穆司王軍討戰。連連五日。並不見兵士出來對敵。到了第五日。忽見

總軍全退。德林的兵士居民自是喜歡。但因兵少糧缺。不敢追去。再說羅振看見英國援兵已到。糧草已進了城。知難取勝。且全營現在也起了一種疫病。數日之間。已死了三千餘人。只得與戡穆司王商量。暫將全軍退向德布林府。戡穆司王本是無主見的人。聽羅振說得這樣利害。自無不從之理。所以八月初四日。竟下令全軍暫回德布林府。於是衆將三軍。八月初五日清晨。即列隊而回。下半日已抵德布林府。戡穆司王即集諸大將商議軍策。華加士因命吳爾達暫時回家。將爭戰的情形。告訴家人。吳爾達到家之後。即將數月以來的情形。細細的敘述了一番。吳爾達的祖母及母親。知道他們平安無事。也就放心了。吳爾達記念着金吾。不曉他已回家沒有。於是到家的次日。即往金吾家探聽信息。見了金吾的父母。聞說尚未回來。而且金吾的消息。一點兒也不知道。吳爾達只得說道。金吾兄現在還在德布林。身體平安。戰爭的時候。他還做下一件極令人敬服的事。金吾的父母只聽平安二字。就喜歡的了不得。原來

自圍城以發。信息不通。祇聽見城中疫病流行。飲食俱無。每日死人無數。以爲金吾圍在城中。必定死多生少。今聽見還平安。自是不言而喻的歡喜。但是金吾的父親。還恐怕不是的確的信。因問吳爾達道。吳兄你在城外。他在城裏。兩軍隔絕。你怎樣能知道呢。你是聽見人傳說的。還是怎麼樣的。吳爾達即將金吾在城中。編在後隊。表兄因他年輕。不要他在外面。托他在家招呼被難的人。前數日因爲食物缺少。由水關出城覓取食物。因得彼此相見的話。說了一遍。金吾父母當時聽完。即感謝吳爾達幫助的情。吳爾達謙遜了一番。即別了回家。於今且說德布林的國會。奉了戡穆司王的命令。要決議增稅的事情。人民甚爲不服。聲勢洶洶。大有反叛之意。華加士的意思。亦以爲戡穆司王當此兵禍連結。人民不能安身之時。不應加稅。因此頗怨王作事昏聩。大爲不悅。即回至家中。深悔當時不應受大尉之職。怨恨不已。因此華加士的母親說道。我看無論怎麼樣。總是我們同宗教的王。況且現在他已經布出命令。將從前被奪

土地。仍還原主。豈不是從此以後。那老賊奪去的土地。也要還我們了嗎。豈不是我們宿讐。一旦都可報了。據此看來。非特不應憂悶。還應歡喜纔是呢。華加士聽了。半天沒有出聲。復來歎了一聲。答道。據我看來。現在戡穆司王雖布了命令。他行事這樣的情形。還能夠久保得住的嗎。況且戰爭未定。立國立教的頭緒。一點兒也沒有。將來還不知是何結局呢。照這樣看起來。他現在既有命令。我們也不妨去對執華奈亞家說一聲。先將那些田地問他要了來。至於那個住屋。且俟將來事大定之後。再講。華加士的母親聽了這些說話。覺着也近情理。祇得隨他做去。就是說話的第三日。華加士騎了馬。去訪執華奈亞。執華奈亞聽說來了。即怒氣兇兇的跑至門口。戡北司跟在後面。祇見執華奈亞看見華加士。即開口大聲說道。你是來趕我們的嗎。你也不用來催。我對你說罷。老父要走的時候。自然會走。現在還沒有到呢。華加士說道。我今天來。並無別意。不過來告訴你一聲。我想現在爭戰尙未結局。兩邊的勝負均未可知。現在

雖然是有戡穆司王的命令。但不能作準的。據我的意思。即令戡穆王勝了。你也可不必遷移。仍住在這兒。不過請你將那些田地交還我就是了。我今天來。就是特意來同你商量這件事的。執華奈亞說道。你不要小覷了我。我有本事。纔能住在這兒。我是不受人家的惠的。戡北司在旁聽見父親的話。真不近情理。忍耐不住。因向執華奈亞說道。人家的話。說得有情有理的。你老也聽聽。清楚再說。你老現在氣上來了。請進去歇一會兒罷。於是向華加士說道。對不住。請不要見怪。家父是一時氣上來。將閣下的話都沒有聽清楚。閣下此番來的盛意。實深感激。自當遵照尊命。但是戡穆司王如得了勝。新教徒斷不能在這兒安身的。雖承閣下盛情。斷不敢領受。好在我家在英國。還稍有田地。自當遣下那兒去。況且這個地方。本來是從君家奪取來的。物歸原主。亦是理所當然。華加士說道。我們現在那個奪取的話。萬不可講。執華奈亞在旁說道。爲甚不要講。能夠說不是用本領奪取來的。還是你送給我的嗎。戡北司見執華奈亞顯

又說起來了。祇得又用話打開了。請執華奈亞進屋子去。此時金吾的母親亭刺。知道來的乃吳爾達之父。因出來答謝前日救助金吾之情。走出來即握手爲禮。乃向華加士說道。小兒多承救助。實深感激。本應早到府上去答謝。奈家父性情固執。不能如願。尙望原諒。苦衷。華加士說道。世兄真是勇少年。將來定成大器。令人佩服無已。至於這回的事。不過小兒與世兄交好。彼此相助。這算甚麼事。既做了朋友。就要這樣纔好呢。說完。彼此再譚了幾句。華加士即告辭回家。亭刺進入屋中。祇聽見執華奈亞在房中亂跳亂罵。說戡北司不成器。要逐他出去。無非是些老昏了的話。戡北司起先以爲說兩句就算了。不料愈說愈奇。戡北司實在忍受不住。祇得辯了兩句。執華奈亞因此更氣的了不得。即刻往外面跑。走至教堂。即聚了教中許多的人。訴說兒子戡北司種種違命。實爲大逆不孝。衆人見執華奈亞似得了瘋病的樣子。祇得順着他的意思答應着。孰知因這番大鬧。華伊特夫特之家風。從此大爲改良。這也是衆人所料想

不及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被敵虜

話說賤穆司退回德布林商議軍策。諸將各持所見。不能一致。因此賤穆司王棄衆人之議。而從法國公使之策。法人因此大爲輕蔑愛蘭特人。愛蘭特諸武士。亦因王不從衆議。忠義之心漸薄。王之勢力自此大減。而王竟不覺。及至經四五月之後。兵士等見王毫無動作。相率歸農者日多。此時適英國老將龔伯鞏率兵來攻。準備毫無。不能與之對仗。城市失守者甚多。龔伯鞏本知賤穆司王毫無足恐。但愛蘭特人民保國保教之心甚熱。盡力抵抗。不惜身家性命。因此龔伯鞏雖攻得數城。終恐不能全勝。因此再調援兵。並於日達兒克地方。及海口要害處。築起砲台兵舍。以備防守。賤穆司王聞大敵前來。又集衆商議戰策。仍不能決定。華加士在家。聞此信後。甚爲憤懣。吳爾達却欣喜非常。因向父親說道。爸爸這回出軍的時候。要將旗手官士給我了罷。你前回說我年輕。

沒有經鍊。現在年紀也大了六個月。經鍊也有了。華加士說道。你有這種心事。我到甚爲喜歡。但戡穆司王昏瞶如此。斷無得勝之望。白送了一條性命。未免不值。吳爾達答道。這且不問。我既生於愛蘭特。將命死於愛蘭特。是分所應爲的。無所謂甚麼值不值。華加士說道。這是人生所當盡之義務。你現在既已立定主意。且去試一試再講。吳爾達得了父親的允許。將他一番愛國熱心。均激發了。以爲從此便可達其志望。不禁手舞足蹈的欣喜起來。是晚即有傳令使至德布奈特城。傳出戡穆司王命令。乃命諸軍急速會齊出軍抵敵的話。傳令使交了令。又向華加士說道。我還要往別處傳令去。你趕緊去與總軍會齊。以便向德羅克特出發。不可多延時刻。說完。即跨馬加鞭去了。華加士父子即告別了家人。先向德布林府。檢閱自己所帶騎隊。與總軍會齊。次早即向德羅克特出發。與英將龔伯鞏會戰於且達兒克地方。英軍守備甚嚴。進攻多日。毫無勝負。欲用前次久圍之計。而英軍兵糧甚足。且有運送之路。但疫病流行。死亡

甚多。加以其中和蘭兵及革匿司兵均不耐寒冷。因此被圍不過兩月。竟死去八千多人。戡穆司王喜出望外。以爲現在死亡既已不少。將來氣候漸寒。這些不能耐寒冷的和蘭兵及革匿司兵。自然也要死的。於是安心樂意等待天寒。竟出令命總軍暫退。以免戰爭之苦。戡穆司王軍退後。龔伯鞏大喜。即率殘兵八千餘人。去且達兒克。另駐扎適宜地方。先是戡穆司王下退軍之令。衆人不知其軍畧所在。只得遵從。待龔伯鞏率軍去後。始知原委。衆校將深憤王失策。不足保國保教。欲另起義軍。奈衆將思想不一。各持所見。事不果成。於是憤王者相率避歸鄉里。衆軍因此大爲潰散。却說華加士所帶騎隊。規律甚整。頗守號令。當未退軍之時。華加士見近村避難鄉民。所棄耕牛遍野。因命兵士往各處收取。以備將來歸還原主。或充軍糧。這日學爾達帶了騎兵十五人。走到三十里外的一個村庄。收取牛畜。不料到了中午。正在那兒歇息吃飯的時候。前面忽來了一隊巡哨兵。吳爾達向衆人說道。前面不是革匿司兵來了嗎。趕緊

預備罷於是衆人即刻跨上馬。以待來敵。不一時已到跟前。吳爾達即拔劍預備。不料吳爾達所騎的馬。先被敵人打了一槍。馬當時怒奔。吳爾達即倒於地上。敵兵乘此擊了一劍。恰中右肩。竟昏倒在地。至於十五名騎兵。見衆寡不敵。竟各自逃走去了。革匿司兵見衆人已逃。於是有兩個兵士走至吳爾達身旁看視。祇聽一人說道。還沒有死呢。那人答道。還沒有死嗎。那麼再給他一刀。殺死了算了。說完。拿起刀來就要斬。那人忙阻道。且慢。我們莫如先將他昇到營中。等他能說話的時候。細問問敵人情形。再殺他豈不是好。不一時又來了幾個兵。看了看吳爾達的樣子。向衆說道。還沒有死呢。一人答道。還沒有。我看他的裝服。像士官的樣子。敵軍的情形。他一定清楚的。我們想帶他回去。待他能够說話的時候。問問敵軍的情形再殺。你看怎麼樣。那人答道很好。於是將吳爾達縛於一匹馬上。衆人尾隨而行。約走兩點鐘纔到。衆人將吳爾達從馬上解下來。昇至一室。置於席上。將門窓都反鎖了。吳爾達既受劍傷。又經這一番

馬背上的辛苦。及至昇到房中。竟昏睡過去了。睡了半日。痛醒起來。開眼一望。原來是一所馬廐。係土築的。甚爲堅固。上面有幾個小窟窿。露光透空氣。旁邊有個自來水管。吳爾達此時口渴非常。忍痛爬了起來。喝了些冷水。再睡於席上。不一時聽見門外有人聲。進來了兩人。手提着燈。看見吳爾達睡在那兒。以爲已好了。大聲的叱道。快起來。同我去見隊長。吳爾達只得爬了起來。奈氣力衰弱。剛起來又跌倒了。那兩人以爲吳爾達是假裝那種樣子的。竟用靴尖來踢。口中一邊的叱道。死囚奴。還不快起來。吳爾達索性裝不聽見。將眼睛都閉起來了。那兩個人只得扶了吳爾達起來。出了馬廐。走至一處。有四五個人立在那兒相議。內中有一人像隊長的裝服。看見他們扶了吳爾達來。問道。這就是將纔捕來的敵人嗎。那人答道。是。隊長又向吳爾達問道。你姓甚麼。你是做甚麼的。吳爾達仍舊閉着眼睛。裝沒聽見。連問了好幾聲。吳爾達一句也不答應。旁邊有人說道。這種該死囚奴。快快的殺了算了。還有工夫去問他。又有人

說道。大概說話不出來。你看他那種樣子。莫如再放在那兒一天半日。待他能說話時。再講罷。隊長說道不錯。那麼你們再扶他去好了。於是兩三個人七手八脚的將吳爾達仍扶至馬廄。置於席上。隨後又有一個人拿了一桶水。一瓶牛乳。並刀傷藥來。說是隊長命拿來的。因此將吳爾達的衣服割開。敷了些藥在傷口上。再將牛乳送至吳爾達唇邊。吳爾達此時正是肚餓。不一時竟將一瓶牛乳吃完了。那些人纔出馬廄。將門仍就反鎖了。吳爾達敷了藥後。覺着痛已好些。心中想道。我看這個樣子。早晚定要被他們所殺的。即或不殺。我亦斷不能忍受他們的凌辱。也是自己氣死的。至於我這樣的人。豈是貪生畏死之輩。還怕死嗎。但是一點名目都沒有。死了未免可惜。我看現在氣力已稍復元。諒能動作。不如覓個方便走了罷。因此爬了起來。四處一望。原來此地是個野隊。零落星疏的幾間兵房。諒想防守的兵士。定不甚多。再看看廄中的牆。雖說堅固。係用泥築的。不難打破。再聽聽外面。也有唱軍歌的聲。也有譚笑的聲。此

時將近黃昏。吳爾達又想道。早了。是不行的。總要待夜半纔好。於是仍就在席子睡了養神。以待時刻。等吳爾達一覺睡醒。恰是半夜時候。吳爾達爬了起來。聽聽外面聲息俱無。連巡哨的也不看見。再望望天上星月俱無。要下雨的樣子。吳爾達獨自說道。正是時候了。此時不走。還待何時。於是將他們先提進來。的水喫了兩杯。自己所佩的刀劍是已沒有了。搖搖門是不能開的。窓洞又太小。不能出去。必須破牆纔行。但是手無寸鐵。單用兩手。如何能打得破呢。想了半天。竝無法子。要想尋一塊磚頭。房中又沒有燈。看不見。只得四處摸索了一回。却幸摸着一塊磚。吳爾達拾了起來。不一會已打了一個窟窿。爬了出去。且喜四望竝無一人。也不辨東南西北。背着野隊瞎跑。一直跑了好幾里路。一時劍傷痛起來。竟不能忍耐。只得尋了個密樹林中。暫且歇息。不料劍傷愈痛愈甚。一時竟昏睡過去了。欲知吳爾達如何脫逃。且待下回再說。

(未完)

偵探 離魂病 (續第三號)

披髮生譯述

當下小谷舉頭一看。見是方纔出去的賽孫。突然現身出來。那亞桃正在罵的得意。怎知道冤家路窄。這回見了賽孫。不覺嚇的面如土色。倒退幾步。賽孫卻走上前。逼近阿桃身邊說道。你想著罵賽孫。就在這裏罵個痛快罷。只怕你也再沒工夫了。因為我這會來。正要拿你去的。你可知道嗎。阿桃聽見賽孫說出正要拿他的話。知道勢頭不好。不免張著膽子。翻過臉來。把一雙毒眼。釘在賽孫身上說道。你說什麼話。可不是失禮嗎。賽孫道。你還責我失禮嗎。我是刑事巡捕賽孫。現在正要捉拿余阿桃。你若不信。有票爲據。我因爲要拿你。暗暗地跟著你走了好幾天。你擅帶兇器。在自家門前。用鎗擊人。這個罪狀。豈是尋常可比。那被打的人。雖然未至傷命。微倖逃生。總是你下這毒手。并非爲著防衛自己。不過要將人家陷害。這豈是了得的麼。賽孫一五一十。疾聲說來。阿桃聽

著。心裏著忙。一時面無人色。渾身發戰。半晌嘶聲說道。我。我沒有幹這麼事。我是一個富家女兒。厚利銀行的司事余金藏。就是我的父親。賽孫道。你是銀行司事的女兒嗎。你的家世。我沒工夫管你。就使大總統的女兒犯了法。也應該拿去問罪。怎可以靠著有財有勢。就要壞了法律麼。只是我今日要拿你的原故。正爲著那銀行被盜的事情。這一件案你。一定曉得其中的曲折。你若肯把你知道的詳細。老實告訴我。我就可以替你想個法兒。叫你脫然無事。你怎麼樣呢。原來賽孫沒有捉拿阿桃的心事。不過想著嚇他一番。要他吐出真情。知道阿桃是一個利害的女子。比好些男子還強幾分。那時聽見賽孫說出這些話來。早已猜中了八九分。顏色略定。更有一種輕視賽孫的意思。故作嬌嗔道。你說的是什麼話呢。你的心事。以爲這樁盜案。是我知道的嗎。這還成什麼說話呢。你估量我是什麼人。膽敢把這種事情。污蔑我嗎。你要說我知道什麼呢。賽孫道。你別要說硬話了。那銀行的銀子。雖然未必是你偷的。只是那裏面

的實情你一定是知道的。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誰把那銀子偷了去呢。你說出來罷。阿桃聽說。滿面怒容。睜眼說道。你也太沒志氣了。你欺負我是個柔弱女子。只顧恐嚇著我。要我招了口供。你這樣冒冒失失。得罪人家。欺負我沒人幫助。以爲要我怎樣就怎樣。這豈是正人君子的行爲麼。如今我再沒得說了。你要拿就拿罷。語語尖利。說的蹇孫無言可答。一面想著阿桃這麼利害。正難把他放過。只是如今拿了他。或反碍了偵探的事情。倒不如把他饒放。卻依舊跟著他。看他怎麼樣。或者倒能探出真情來。也未可定。他原是個銀行司事的女兒。若拿了他。自然驚動了人家的耳目。那時候我的事情。越發難辦了。罷了罷了。倒是放他歸去的好。打算定了一面。向著小谷使個眼色。一面向著阿桃說道。今天放了你罷。只是我們探值的四處下手。今天或是到你家裏。要拿贓証。也未可料。你快回去罷。小谷從旁聽著。暗想放了這個毒婦回去。他一定不肯干休。要把阿松糟蹋。出這口氣。正自暗中叫苦。只見阿桃喜的。自己舌了便宜。揚

揚得意。從容走到門口。把一隻手插著腰。把一隻手靠著門。毒毒的望著小谷叫道。小谷。我今日再沒有什麼話了。只是你下次見我的時候。我一定要叫我在你面前謝過。倒來哀求我救你。那時候你別要後悔罷。說畢。悻悻然去了。話分兩頭。卻說那晚因爲阿松不肯和福太成昏。却被那幾個漢子。綁手綁腳。抬將出去。強把他擁入一輛馬車裡頭。那馬車造成是一個箱子一樣。沒有一點縫兒。可以望見外頭。阿松正想發聲叫喊。只覺旁邊有一條疊漢。把自己的口頭。緊緊塞住。再想舉手打那玻璃窗兒。又是兩手被縛。沒得動彈。心中知道中了惡人的計算。又悲又憤。左翻右轉。想著擺脫。怎知道那身上的繩子。愈擰愈緊。差不多把皮肉都撐破了。阿松正在忍痛。忽覺旁邊坐著的人。把一塊濕著的棉花。向著自己鼻孔一按。從此阿松不省人事。昏昏睡去。只見那馬車飛也似的。走不多時。到了一個僻靜去處。就停住了。原來這個地方。雖然不是荒村僻壤。卻是烟戶稀疏。行人絕跡。黃昏之後。淒涼可怖。數年前有一個人。在這裡

蓋了一間病院。四圍牆壁。都用大石築成。門前常有守衛一人。往來巡弋。彷彿監獄一般。這就做癲狂病院。那院長原沒有醫治癲狂的妙法。因他的房舍堅牢。無論什麼狂人。一拿進去。便不能覈再逃出來。因此人家不問他能醫不能。但有發狂的人。便送將這裏去。這真是人間地獄。叫人害怕的去處。當下關著阿松的檻車。才到門外。早從病院裏頭跑出一個人來。滿臉胡鬚。形容可怕。年紀約有五十來歲。同著阿松坐在馬車裏頭的蠻漢。見那人出來。連忙下車。迎將上去。摘帽爲禮。說道。院長。那狂人已經送來了。院長道。田君。我已預備一切了。那房子正在前次送來的人的隔壁。看官。這位護送阿松的原來又是田真一。只是那院長說的前次送來的人。我們卻無從揣測他是誰。只見田真一聽了院長的話。像有不滿意的樣子。皺眉說道。兩間房子。同在一處。不妥。不妥。院長道。雖是隔壁。兩邊沒有門戶相通。又沒縫兒可以相望。彼此斷不能見面。田真一道。雖然不能見面。還怕可以聞聲哩。院長道。是你說的不錯。兩邊說話。或

是可以聽見。只是我的意思。以為一定無妨。爲什麼呢。他兩個彼此絕不知道。未必留神。而且他在這裡住過了兩三天。還怕他不變成了一個真的狂犬嗎。再者將來若有別間房子空了。也可移動移動。你總可以放心。就是田真一道。這麼辦法。叫我怎能放心呢。只是目下沒有空房。只得罷了。請你派人領他進去罷。說著。忙將馬車的掩門開了。把那如醉如痴的阿松。抱將下來。只見院內有三兩個使喚的人走出來。接了手。便把阿松抬進裏頭去了。若使阿松當下聽見院長和田真一說的說話。一定思疑著住我隔壁的不知是誰。怎奈阿松沈沈昏昏。自然是聽不見的。後來不知經過多少時候。阿松忽然似聽見有人叫着阿松。阿松。你在那裡的話。這個聲浪。激動了阿松的腦筋。阿松恰似從夢中醒過來的一般。定神看時。左右並無一人。只見自己正在一個鐵檻裏頭。靠著一張舊牀。橫身睡著。一時想不出這是什麼地方。又忘記了自己。因何到此。連忙坐起來。出了一會神。才想起當時因爲拒昏。被那二班惡人騙

拉上車。又在中途用麻藥蒙了自己的事情。眼中不覺吊下淚來。嘆了幾口氣。暗想他們定是趁我昏迷未醒的時候。胡亂把我送到這裡來的。無可疑了。只是方纔分明聽見有人叫著阿松阿松。他正不知是什麼人呢。回頭四望。不見有半個人影兒。這房子裏頭。又沒有可以藏蔽的地方。奇了怪了。莫不是我自己心虛幻聽嗎。只是我明明白白被他叫醒。想來又斷不是心虛幻聽。一面想。一面走下牀來。跑到鐵柱下頭。扒將上去。向外一張。只見前面一帶石牆。高蔽天日。景氣悽慘。鴉雀無聞。阿松越想越怪。不覺渾身發戰。急忙關上窗門。仍舊跑到牀上。呆呆的坐著。看官。你道那叫阿松的。究竟是什麼人呢。莫不是住在隔壁的人。夢中發囈語麼。若果夢中也叫著阿松。他和阿松定有極大的關係了。這是一個很要緊的疑案。這部小說全由他這個人弄出來的。如春不便說出。看官試猜是誰罷。閑話休題。當下阿松呆坐床上。心緒忙亂。如坐針氈。只望有人進來。便把自己本非狂人的話。哀訴他聽。求他打救。正在這麼想著。卻不見

有人進來。連那醫生也沒來瞧瞧。日中三餐。喫的東西。不過用個小籃兒。從窗外挑將進來。阿松暗想道。人家犯了罪。下了牢。和那囚徒獄卒。一天還可以得見幾面。加今我在這裡。卻是半個人影兒。都沒得見。真真令人悶煞。又忽想起今朝叫著阿松的人。雖然算是自己心虛幻聽。却仍放置不下。不知不覺。天色又晚。轉瞬已是十點鐘時候。阿松正睡不著。忽聽見隔壁又有人高聲大叫道。阿松真可憐了。阿松真可憐了。原來他一點事情都不知道。却偏害他苦到這步田地。如今還不知他正怎麼樣受苦。想來真是可憐。阿松阿松。你怨了我罷。你莫怨我罷。我原來不知道他們全是惡人。因此遭了他們的毒手。我如今正悔恨著哩。阿松仔細聽了一會。知道那個聲浪。確從隔壁的房子傳出來的。因心裏計較。今朝叫我的聲口。正是同此一樣。他頻頻叫著我的名兒。到底不知是什麼人。他一定是真正發狂。所以這麼樣胡言亂語。只是他聲聲叫著我的名字。真是可怪。而且仔細聽來。他的聲音。似是從前也曾聽見過的一樣。總是

一時想不出是誰。我細想這間病院裏頭。斷無和我相識的人。那隔壁叫著的阿松。應是別人。不過和我同名的罷了。只是他爲著別個阿松。害了狂疾。尙且把他的名兒。不住的叫將出來。這樣看來。他也一定有一片不平的心事。俗說話同病相憐。我如今見他這樣哀哀切切。也覺得太難爲情了。又忽轉念道。我如今正是自顧不暇。那有閒心。再管別人的事呢。卻是自己想個脫身的法兒要緊。這晚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到了翌日。還想不出別樣法子來。直至第三日。仍然沒有一個人進來飲保。知道無人可靠。心內越發張皇。只恨自己一點氣力都沒有。斷不能穀破壁逃去。如今除了外頭有人來救。斷難望有再見天日的日子了。思前想後。覺得自己平日所靠的單有小谷一人。他現下正在監裏。他的苦處。或者比我更爲難過。怎能望他前來救我呢。罷了罷了。我無端的被人陷害。要在這裏喫苦。人家是沒有知道的。我須想個法兒。把我的真情告訴人家。才可望有人來救我哩。正沈吟着。忽記起身上帶有一條鎖匙。這正是開

自己衣箱所用的。所以常常帶在身上。當下心生一計。急從身上拿出鉛筆一枝。薄紙一張。連忙寫着。現有一女子爲惡人所害。幽閉在這病院裏頭。如有拾得此紙。請即代爲報知巡捕。乞來相救。寫畢。就用這張字包了鎖匙。從窗上拚命一擲。丟到街上去。想被行人拾得。替他到巡捕房求救。這天阿松靠着這一線生路。自安自慰。容易到了第二天清早。那端飯菜的小籃兒照例放將進來。只見食物旁邊。添上一幅字紙。阿松估量是昨天的計策中用了。果然有人拾得。想來相救。因此先行通報。當下阿松正似絕處逢生。不勝歡喜。連忙拈起。打開一看。不覺叫了幾聲絕望了。絕望了。原來這張字紙。並非別人的覆信。卻是阿松昨天自己所寫的。想來這張字兒。沒曾被他人看見。卻是看守病院的。人拾得。因此轉送回來。阿松看畢。呆了半天。自知智窮計盡。再無可望。那病院裏頭。自此更是防閑加密。送來的食物。又復逐漸減少。幾乎不足充飢。不上兩三天。阿松氣力漸衰。顏色蒼白。終日沒精沒采。奄奄欲睡。阿松自想。他們把我

這樣蹣跚。若使再過幾天。沒有救星前來打救。一定餓的手足麻痺。不能走動。恐怕想著再見小谷一面。也不能殺。便投向餓鬼道去了。現下自己正和籠中鳥一樣。再不能插翼飛去。除了求天庇佑。再無別法了。於是澄心默坐。只有念佛。有一天清早起來。忽然聽見房門一響。不覺喫了一驚。因為阿松自從到這裡來。那房門是一次都沒曾開過。如今有人進來。定是要謀害自己的不錯。因此嚇的面如土色。連忙抬頭一看。只見有一個老女。年紀約有四五十歲。兩隻眼睛炯炯照人。一見令人害怕。阿松見了那人。幾乎不曾驚跌在地。只見那老女走近阿松身邊。向著阿松身邊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阿松聽畢大驚道。可怕。可怕。真有這種事情嗎。看官。你說那個老女是什麼人呢。他向阿松說著什麼話呢。這真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我知看官一定着急要知道的。只因說書須有曲折層次。今日按下緩表。且說余金藏家裏。原有一個後門。有一天有一個老婢因為用飯完了。正在這後門的門口。收洗碗碟。忽見有一個老大乞兒經

過腰彎似白髮亂如麻。滿臉鬚毛。僅露兩眼。看來年紀當有七十來歲。走近老婢面前。不住的叩頭。顫聲說道。自從昨晚。沒有滴水入口。倘有殘飯餘肴。請你有福人賞我一點。且說且咳。氣喘不休。老婢看見。不禁心中憐痛。說了幾聲可憐。可憐。便拿了幾塊麵包料。了一碗咖啡放。在檐下。向著那老乞兒叫道。你坐在這裡。慢慢的喫罷。別要被巡捕看見了。又要受他的氣。老乞兒不住的唱了幾聲多謝。又道。我到處乞食。沒見過這樣好人家。有福人正自不同哩。老乞兒歡天喜地的坐下喫著。忽聽見前門囉囉咤咤。分明是有人在那裡爭論。老婢聽見。恐怕是家裏的同輩。鬧出事來。未免放心不下。連忙走去一看。只見有兩個馬夫裝扮的後生。正在那裏爭口鬥舌。幾乎用武。湊巧有一個巡捕經過。領他去了。老婢看了這個光景。方才放心。轉回家裏來。卻不見了那個老乞兒。老婢道。怎快就喫完。又跑到別處去了麼。只不知他有偷了東西去沒有。口裏喃喃著。早把各樣東西檢過。見三件都沒有失去。因又自言自語道。坐著喫的。他卻

噢不慣。偏要拿到別個地方喫去。可笑可笑。老婢依舊收拾東西不表。只說那
個乞兒行踪古怪。當真跑到那裡去呢。原來那老乞兒看見那老婢走到前門
去了。忽然跳身起來。叫了一聲果然。妙計便縱身一躍。跳入廚房裏頭去。他穿著
的皮靴。原是樹膠做底的。所以他往來板上。絕無一點聲響。兒又喜的遇不著
人。大踏步跑向樓上去。先到那幽閉阿松的房子。在門外停住了足。向內一張。見
裏頭沒有什麼動靜。因又走到隔壁那間房子。潛步入去。這房子就是前幾晚
賽孫被福太窮追在此。跳過隔壁。雁英家裏的房子。這時老乞兒探頭向窗外一
望。見雁英的窗門。還未關上。暗想道。雁英現在不知幹什麼。我若這樣裝扮進
去。他一定認不得我。就是賽孫。還是現出本來面目。才易幹事。哩想著。自把身
子。撫擦一番。又向面上摩弄一番。卻忽現出一個偵探。賽孫來。並沒有半點乞
兒相了。看官偵探改換面目。千變萬化。真是俳優也不及他巧妙。當下賽孫走
到房角。潛身不動。一直等到夜中十二點鐘的時候。只見余家這晚絕無事情。鴉

雀無聞。賽孫知道各人早已入黑甜鄉去了。因就徐徐走出廊下。潛身到了那邊一間小房門口。悄悄的窺探裏頭的動靜。不一會只見內頭似有人出來。賽孫連忙跑回屋角那邊。把身子藏著。只見房門開處。早有一個人彳亍出來。身上穿著佛蘭絨造成的寢衣。手裏拿著一枝洋燭。賽孫靠著火光一看認得他。就是這間銀行的司事。余金藏。忙向腰上拿出短槍來。心裏暗道。賴有此物。無論什麼。也不必害怕了。於是暗地跑在余金藏的背後。緊緊的跟著他。走只見金藏下了樓梯。把左邊的房門開了。出到一間廊下。這正是通過銀行的去處。只見金藏來了廊下。走不到一半。便俯身向地。像要把那地板揭開。賽孫見了這個光景。沒曉得他要幹什麼。只是巴巴的看著。後來金藏果然把那地板揭開。只見下頭顯出一條暗道。金藏躲身下去。賽孫不敢怠慢。仍舊緊緊跟著。曲曲折折行了四五丈。迴廊似的窄路。便見有一間小房。縱橫不覈。一丈金藏入了這間房子。四邊一望。便到那邊壁下。摸摸索索。賽孫還不曉他要幹什麼。又

再仔細窺探。會只見金藏點了幾點頭。便轉身徐徐出來。賽孫見他舉動離奇。如癡如夢。料他不能看見自己。又恃有短槍在手。因再跟著金藏左灣右轉。不一會已到門口。金藏匆匆跳出門外。立刻反身掩了門。鏗然一聲鎖也下了。於是賽孫被困在這黑房裏。頭真似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恐難再見天日了。今且按下不表。卻說癡狂病院裏。那老女向著阿松耳邊說了一番密話。又親親切切捧著阿松額頭。接了吻。說道：你真清瘦的太利害了。你的辛苦我也知道。我很想早一點救你出去。總是費了許多心力。還不能遽然得手。所以今天特自來到這裏。現在你可以放心了。你在這裡一日。我便在這裡照料你一日。你別要害怕。說著兩手抱著阿松。只是不放。那老女面貌雖然黃皺。像似五六十歲的人。卻是他的聲音。清婉優美。媚媚動人。阿松忽然似有所悟。想了半天。不覺驚喜欲狂。叫道：雁英妹。你爲什麼卻要這樣裝扮。又何以得到這裡來呢。妹妹的恩義。真令我沒齒不能忘了。阿松初意無人來救。一定要在這病院

裏頭。被他們害死。正是絕念的時候。不料事出意外。卻得了一位良友前來相救。那時又悲又喜。也捉住雁英兩手。不肯少放。雁英低聲說道。我改了這個裝扮。受了看護婦的試驗。才得到這裡來的。只是這裏的看護婦。不能敲出門口一步。我如今雖在這裡。卻沒法子可以救你出去。只是姊姊得同我一塊兒往著。你也可以放心一點。若使姊姊獨自一人。困在這裏。正不知他們要怎麼樣刻薄待你。所以那位賽孫。託我潛到這裡來。照應著你哩。阿松道。賽孫是誰。雁英道。他是一個偵探。因為要救姊姊和小谷。現在為著這件事。天天忙著呢。阿松聽說。忽記起賽孫的事情。又觸起監裏頭小谷的事情。便問道。小谷現在怎麼樣呢。恐怕還未出來罷。雁英嘆口氣道是。因為小谷還沒出來。賽孫正異常操心着呢。明日又是大審日子。賽孫也會告訴我。正要想一個方法。糾纏着那裁判官。叫他不能驟然斷案。阿松道。依姊姊說來。那個真犯。還沒知道是什麼人麼。雁英道是。賽孫也說還沒知道。只是大畧已有影響了。他又說現在查

辦真犯。還是第二層。總要先把你和小谷兩位。早早救子出來。方爲緊要的話。他昨晚扮了一個乞兒。跑到余家後門。卻預先約定幾個手下。故意在余家前門鬧事。待余家老婢忍不住。到前門看時。他卻趁着無人看見。一直跑上三樓去。潛伏不動。直至夜深。才見金藏從房裏出來。要往銀行那邊去。賽孫連忙跟着。後來金藏轉了出來。反身關門。把他困在地窖裏頭。阿松聽說。驚道。這卻了不得。如今還未出來嗎。雁英道。你別操心。喜的賽孫身上帶有百合鎖匙。他等金藏去了。卻自開了鎖。走了出來。再從窗口跳到我家裡來。雖然受了許多驚險。卻因此探出許多案情出來。他曾說那偷銀的真犯。現下不用再查。已確然查出一個了。雁英正在滔滔說下。忽聽見隔房又有人發聲。兩人傾耳細聽。只聽見那人叫道。唉。阿松現下不知怎麼樣。恐怕已經被那惡人殺死了。我真想快快出了這間病院前去救他。才能放心哩。雁英聽說。不勝詫異。忙向阿松問那是什麼人。阿松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他卻時時這樣呼叫。我聽見他叫着

阿松阿松。便十分害怕。雁英道。和你全不相識的人。卻偏叫着你的名兒。的是令人不解。阿松道。我也覺得太古怪。只是同名同姓的人。天下正多着哩。他所叫的阿松。或是別人。也未可定。我估量他是爲着別個阿松。害了狂疾。所以來到這裡。只是我雖然這麼想着。每到夜深人靜。聽見他這麼亂叫。幾乎胆都碎了。雁英道。單爲這件事情。也要早些救你出去。不然常常聽着這樣聲音。恐怕不上幾天。你真要發狂了。阿松道。我也是這麼想着。當真沒有法兒可以出得這間病院嗎。雁英道。方法是有的。所以我和賽孫商量幾次。才到這裡來。只是所弄的法子。十分危險可怕。阿松道。無論什麼危險。我也不怕。你只管告訴我罷。雁英道。你這麼說。我就告訴你罷。只是你別要嚇的死了。阿松道。我是斷斷不害怕的。雁英道。你既然不害怕。我說你聽罷。你不是斷這口氣。萬不能出這病院一步的。阿松聽說。果然嚇得面如土色。許久說不出話來。今且緩表。卻說小谷在獄中。一心指望著賽孫替他查出真犯來。自己便可洗冤消罪。昂然出

獄不意光陰似箭。不知不覺。早已到了判案那天。小谷暗想。那位賽孫。自從昨天沒曾見面。不知道他幹的事情怎麼樣。若是真犯還未查得出來。等一會上堂。叫我怎麼樣好呢。賽孫雖曾吩咐我。到底不肯招認。叫他判官無從立刻斷案。只是我從前已經自首。如今怎能穀翻過舌來。聲聲說不知道呢。若是不管好歹。一經承認了。恐怕他們就判我有罪。不免要受委屈了。現在正是進退兩難的時候。我自己也不能穀自拿主意。小谷正在盤算着。只見有一個當差的人。匆匆入來。口裏說。你上堂去聽審了。說着。便把小谷拉將出去。小谷只得跟着他走。一到堂上。但見人山人海。那傍聽席都坐滿了。內中又有許多平日認識的佳公子貴婦人。俱是把兩隻眼睛。不轉的釘在小谷身上。小谷這時自想。現在正是我一生榮辱的緊要關頭。若是垂頭喪氣。失卻丈夫的本色。這就會叫人家笑話。即使幸得判個無罪也。不免令人看小。因為這個。現在真要抖起精神。爭一爭強才好。一面想着。一面昂然上堂。走到判官面前。當中立著那

檢事官先把小谷的罪狀。高聲朗誦道。范小谷身當司計。職掌出納。又得隨意出入那存放銀子的地方。是他的受了人家重重的寄託。本該小心從事。卻不意他見色起心。看中了司事的姪女阿松。偏要娶他爲妻。那阿松原是一點財產都沒有的。小谷知道不是弄得一單大財來。萬難濟事。又知道自己平素謹慎。人家都肯相信。縱然偷了銀子。人家也未必疑在他身上。他恃著這個。所以膽敢弄出這件盜案來。後來因爲天良難昧。卻自親來自首。這案情。豈不是再沒得移動的嗎。那檢事官詳詳說了一遍。方才就席。兩旁的人聽見那檢事官的話。大都信以爲真。估量小谷是個真的犯人。也有平日和小谷相識。信得他是個正直人的。以爲這案件。內裏頭一定有許多曲曲折折。秘密的事情。判官們還未知道的。那些人又可憐小谷這麼年少。吃了這場委屈的官司。不免要替小谷不平。話休煩瑣。只見那判官向小谷問道。你帶了狀師來沒有。小谷高聲答道。我是不用狀師。只靠著自己出身理論的。滿場的人。見小谷答的壯

快。大家都詫異萬分。巴巴的望着小谷。看他怎樣。只聽見判官咳一聲道。哼。你自己出身理論麼。這也使得。方才那位檢事官把你的罪狀說來。你都聽見了。你自作自受。快一點招了口供罷。小谷道。我沒曾犯過這個罪。叫我怎麼能招呢。判官道。你爲什麼今天又說沒曾犯過這個罪呢。你自己親來自首的事情。忘記了不成。小谷的意思。只要胡亂糾纏着那判官。叫他不能驟然斷案。因就說道。方才那位檢事官說的全是捕風捕影的話。他可有什麼憑據。可以拿出來作証呢。若得有一個証人出來。說曾見我偷了銀子。那時我纔能穀和你理會。不然。我是沒有可說的話了。那檢事官聽畢。沈吟半晌。才向差人吩咐道。你叫那個証人出來罷。小谷暗想自己確是沒有犯罪。他們那裡怎麼可以找出一個証人來呢。正疑惑着。只見那出去的差人領着一個年輕的婦人進來。小谷抬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銀行司事的女兒阿桃。小谷猛然想着他那天在監裏頭臨走的時候。曾說了那幾句怨毒的話。不覺毛骨竦然。知道

他定然要陷害自己。只是當下無法。且得聽他。只見阿桃走到判官面前說道。這件案情。我本來是曉得的。當初打算不來干管。後來細想。恐怕各位不得真情。無從結案。因此特來作証。那銀行的銀子。的確是小谷偷的。再沒有錯。我那時正是親眼看見的哩。阿桃說畢。退下去了。便見那判官喝道。范小谷。現有証人作證。你還有什麼話說呢。小谷只是掉頭。更不則聲。判官向那檢事官說道。他的案情。再沒得搖動。我們改天再定他的罪罷。那檢事官答應個是。判官便喝令退堂。可憐無罪的小谷。被阿桃出來作個假證。因就當了一個有罪的人。還要再到監裏。等候發落。不表。

(未完)

游戲文章

祭落卷文

惟年月日某省鄉試考官謹以濁酒敗蔬之奠致祭於諸君子落卷之靈曰伏以時文斷種酸秀才早絕生機夾帶無靈閻羅王因而催命當其入場之日早懷必死之心龍門點額難招無主孤魂馬革裹尸也算男兒豪舉楚項羽八千子弟無一生還齊田橫五百英雄同時畢命每房除荐外共五百餘人共計未荐者八千人此固天下之至

哀而前生所注者已合觀佳作勝讀異書僕也請披襟而談聽者當絕纓而

笑則有上元踏月和國觀光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論或稱上元或稱和國大丈夫當學曹瞞漢文帝遺匈奴書言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論諸作皆力言宜戰不宜和太老師忽逢孔子一卷文不對題末篇有某受業師乃孔

引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二語者極多越王勾踐謀生計秦商鞅告許皆急于國強

下意且謂時文萬不可廢刊同官之新錄越王勾踐謀生計一卷有句踐商鞅之官于斯土也

云傳世系之奇聞漢武實生文帝一卷痛罵漢文柔弱實云云西施無恙青苗輸買笑之

錢王安石青苗法誤會周禮論一卷開口便云西施古之美嬴政多疑白蠶洵不祥之物并

游戲文章

一

天下黃金爲上幣，錢爲下幣，而銀不爲幣。論一卷論銀，不爲幣之故，當由始皇性多忌諱，銀係白色，以爲不祥，盡是漫天黑霧，全無一點丹忱。一卷論銀，行係駢體論句踐。全鈔南越王書，漢過不先論，爲不祥，盡是漫天黑霧，全無一點丹忱。論秦幣一篇，開口多係六王商鞅有此二語。多直鈔之者，熟讀阿房宮賦，畢四海一白，金元黃金出云云。一卷言句踐。云：匈奴造反，昭君性好和親，諸卷每言和親，卽明妃出塞事。太伯無兒，句踐理應過繼，乃太伯仲雍之後。諸君子道其所道，予小子聞所未聞，如獲奇珍，敢加勒帛，可以噴飯，可以佐談，魂如有知，死而無憾矣。亦有奇緣湊合，苦海超昇，五更而忽現，朱衣六日而重蘇。絳市作者，雖胸無成竹，閱者更眼底生花，那知是是非非，姑且圈圈而點點，忽覺筆端有鬼，居然刀下留人，偶爲漏網之魚，遂作冲天之鶴，幸矣哉。玉關生入關矣。哉。金榜名題，謂非累代陰功，而萬分僥倖者與。若諸公者，兔園世胄，獺祭生涯，抱佛脚而狂奔，想天鵝而大嚼，除經藝諸題，而外皆生平未讀之書，尋歧路之亡羊，萬言挾策，跨盲人，以瞎馬夜半深池，五鬼鬧而判官迷，七竅鑿而混沌死，或語無倫次，是空心大老之官，或腹有詩書，盡高頭講章之注，寫楷法，則蛇神牛鬼，知出言定要驚人，校訛文則亥豕魯魚，恨對証已無古本。縱

橫筆。陣大刀。會喜有傳。人潦倒名場。文曲星竟歸天上。嗚呼。鐵硯磨穿。沒而猶視。石人墮淚。聞者生哀。倘留再世之緣。救命定逢菩薩。請看來生之福。陰間又要開科。極樂國大可揚眉。官試官必然刮目。共登鬼籙。如拜同年。若作魔王。定司文柄。洵異代之殊榮。亦文人之奇遇。已某等抱慚糊眼。難昧良心。願建道場。祝昇法界。仁在堂若逢路德。定嗟文運之難迴。天蓋樓。倘遇晚邨。告以人心之大變。嗚呼。九原可作三黜。興悲命也。如斯魂兮。無餒花青筆。大批竹帛。送作銘旌木板箱。權當桐棺。不妨合葬。用詔來哲。興感斯文。

守舊鬼傳

守舊鬼。姓老。名頑固。字守舊。支那大陸人也。性喜舊惡新。食必臭惡。衣必敗絮。言論必則古稱先。而其實則百無一能。人以其似人而非也。故以鬼稱之。鬼之父名故。母古。氏故頑劣。特甚。不諳人情。有戾質。居恒與人言論。不求非是。當否。每持一議。必以得勝而後快。有勝之者。則陰謀險計。以害其勝之之人。受害者

衆亦思有以殄除之。而故不恤也。當鬼之未生也。母古氏夢與大犬交。狂叫而醒。已而成孕。遂生鬼。鬼生而有異。黑霧迷天。陰霾晝晦。不覩陽光者。凡三日。又國門無故自隕。壓殺數百人。故私喜。以爲兒生有異。他日必握大權。制天下。因號召徒侶。設湯餅會。以歸藏筮之得。大地反常之兆。其辭曰。事必師古。惑如妖狐。毒如腹蠱。惟爲厲而愈靈。庶大地無完土。朋類如鯽。牙振羽。國民其悴。苦其克繼。父業者乎。鬼生六年。就學師名。腐敗善誘。勸鬼獨喜之。深得其師傳。以故終身不名。他師鬼有黨。其類不一。或爲士。或爲工。或爲商。或爲官。爲兵。然以鬼爲其黨。魁宗旨既定。不參異議。有別于宗旨。而創新論。行新事者。鬼必鳴鼓而攻之。鬼以下其黨。最知名者四人焉。曰魑。曰魅。曰魍。曰魎。其剛而暴者。曰強鬼。鬼張鬼勢。陋而劣者。曰厭鬼。鬼頭鬼腦。美而艷者。曰色鬼。鬼眉鬼眼。貪而狠者。曰極鬼。鬼謀鬼計。分任其黨中之事。專心致志。以與新政。新法。新學。新理。新智。新術。爲仇。若敵國云。居無何。維新事起。天子以鬼之鬼。弄數十年。大捕

鬼黨緹騎四出。鬼衆被戮。天地清明。積尸爲京觀。而以守舊鬼尸其上。聚薪以燒之。臭聞千里。鬼旣死。舊性未改。當陞見閻羅天子時。閻羅科以重罪下之。阿鼻地獄。永不轉輪。而鬼之守舊如故也。初鬼在人世時。姦巧險詐。爲其黨之冠。又恃其威權。誦志士家屬。寃死者。不計其數。至是閻王窮鞠其事。辭連鬼黨。某某亦遂不得免。嗟乎。如鬼者。狐假虎威。爲所欲爲。殊不知天道好還。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况乎更無有漏網之一日哉。鬼旣押解阿鼻地獄。路過奈河橋。望鄉臺。刀山。劍林。諸處。獨復喞喞。唧唧。吟舊詩。說舊話。且謂幸而逃脫。復處人間。終必擴充其守舊之力量。以與維新者大反對云。

太史公曰。夷考鬼之世。胃魔鬼其始。生祖也。至守舊而心愈險。行愈惡。蓋真有不可以人類相待者。然母夢交犬而生鬼。則守舊鬼實禽獸也。雖然。鬼有鬼性。于鬼又何責焉。獨怪世之託鬼脚。吮鬼臂者。又何多也。衆怒所寄。必殺其身。終亦與之俱亡而已耳。不亦惑哉。或曰。人以其至死不變。故名之曰鬼。是說也。于

新小説 第四號

義亦通。



六

三〇

新申 班本 黃蕭養回頭全套 (續第 三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大鑼鼓 劉三辨勇士裝上 梆子中板

唱 黃河也有澄清會。英雄豈無際。遇來當初起。義

雖然敗。磅礪豪氣尙未灰。養精蓄銳聊守待。審機觀變日徘徊。倘若風雲遭際

會抑塞磊落吐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鯨魚拔浪滄溟開。白 咳。劉三呀。當初由

碣石鎮起義。祇爲糧艸不充。軍火不鈞。所謂毛羽未豐。不能高飛。因此失敗。未

能成却大事。思想起來。眞眞懣煞人也。作愁狀 白 咳。廣東如今上無政治。下無紀

律。飢饉荐臻。人民悲怨。非創一番新世界。我劉三斷不罷手。豈因一時挫折。遂灰

初念。何況我現潛伏在紫洞地方。此地乃是前黃蕭養起義故址。屯軍養馬。優

優有餘。雖然失諸東隅。還望收諸桑榆。今日清閒無事。特地下山打探現在情

形。兼訪尋豪傑得來幫助。來到此處。乃是石門山下。作觀望狀 白 你看竹翠梧蒼。

花紅柳綠。蜂飛蝶舞。燕語鶯啼。果然好景趣。果然好所在。待我在此叢林之下。

暫且安歇。養養精神。纔來趨路就罷了。作一便安睡樹下狀 急鑼鼓 自強帶民智邱氏自

黃蕭養回頭

由平權

作慌忙狀上 行完台

自強梆子快板唱。脫離虎口、一路趨水過水兮、山過山、朝廷

無道、真堪歎。何時滅盡者野蠻。立白 呔、甯自強呀。救世伯伯母義兄世姐逃監

而遁。誰想來至大南門。者個把總章大局非常勇武。險些失手被擒。好在城樓

失火。舍却我們數人。如若不然。性命難保。如今來此石門山下。離城太遠。料他

不追。追也追不前。作觀望狀 白 你看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惠風和暢。足以

游目聘懷。不若在此暫且休憩。安息精神。纔來趨路罷。回頭作嘆狀 白 告說世伯

伯母義兄世姐得知。我們來到此地。就是石門山下。作指點狀 白 者處就是石門

返照。你看山深林密。人跡罕到。料官府追趕不到。我們奔走倉皇。兩腿已疲。不

若在此樹下安息片時。纔來趨路呀。四人全白 全仗定奪。自強作指點狀 白 那旁大

石潔淨。請坐罷了。四人全白 請坐呀。五人一便分坐 民智作嘆狀 白 哎、今日如無甯自

強世兄。我們長在地獄。那得再見天日。但我們身得身當。命得命抵。難得世兄

俠氣冲天。不顧利害。舍己救人。幾幾災及其身。可恨中國并無一人。如世兄一

樣。倘若個個都是甯自強。就是撥却邪雲妖霧。世界昇平。何至生民塗炭。如在
倒懸呢。再作嘆狀 白 哎。起梆子慢板 愁悲嘆。那賊臣勒索軍餉。因劉三誣害我。

家散人亡。邱氏唱 初以為長羈在縲綫羅網。多感着自強姪。打破監房。自由唱 在

囚牢。既脫離尋路。逃往有誰知。章大局南門抵當。平權唱 真僥倖。回祿神稅駕。城

上。若不是再被擒。插翼難翔。自強唱 看我們。來到了荒郊幽壤。真好比驚弓鳥。

滿目淒涼。劉三作開狀 作驚狀 起立白 嚇吓。睡在林間。朦朦朧朧。聽得那旁樹下有

數人。在此長嗟短嘆。好像難民模樣。又說到因我劉三誣害於他。是何緣故。是

何樣人呢。長鑼鼓 作想狀 白 有了。想來一定有因由在內。不若待我上前見他一面。

問明來歷。再作道理呀。作進前狀 作揖見狀 白 衆位請了。五人全起 立答揖白 請了。劉三

白 萍水相逢。天假奇緣。但在此山岡野嶺。無分賓主。就坐在石上傾談片時。少

盡班荆之誼就罷了。五人全白 果然說的是。請坐呀。全分坐兩旁 劉三白 請問老伯

父。我剛纔在那邊打睡。聽得列位悲悲啼啼。好像有無限冤情。逃難流落此地。

黃蕭養回頭

令我也傷心慘聞。敢問高姓貴名。因何緣故呢。民智白我們受苦。一言

難盡。有勞下問。待我從頭說來。作整頓狀老夫顧民智呀。當初

在菲律賓貿易。年老還鄉。剩有多少家財。劉三白不料蔣制軍覬覦。勒捐軍輸一千萬

兩。因為數太多。不能應命。上忤奸臣。誣控我串通劉三造反。私助軍大。將我家

產田地。盡行充公。又將我與及作指邱氏狀拙荆邱氏。作指平權狀小女顧平權。永

遠監禁。劉三作驚怒狀白 曬吓。奸賊有此強橫無道。真真冤枉了。民智白者還不了。

作指自由狀者位就是橫議報館主筆駱自由。因他欲恢復民權。痛談時事。觸怒

當道。已將報館封禁。又將他拏來長監不放。劉三又作驚怒狀白 曬吓。奸賊如此。

果然專制橫行。肆無忌憚了。後來何從逃脫來到此地呢。民智白多感了。作指自

強狀者位駱自由的結義兄弟寧自強。他由北洋學堂卒業回來。因見我們受

枉。於是殺了禁子。打破監門。跳出重圍。逃難來到此地。哎。思想起來。真真慘不

可言。作問狀請問仁兄高姓尊名呢。劉三作想狀白者個嘛。離位立吓吓。我想者班

盡是廣東英雄豪傑。你看顧民智財甲廣東。駱自由文章足以經邦濟世。至於
寧自強文事武功。在在皆能。且俠氣迫人。令人可欽可羨。不若我上前將真姓
名告訴於他。趁他們流蕩無歸。招呼上山。商量大事。豈不是好着。就是這個主
意呀。作進前狀 理位坐 白 告說列位得知。某家就是劉三了。各作驚敬狀 全白 嚶吓。原

來劉三英雄在此。久仰大名。如雷貫耳。相見恨晚。真失敬了。劉三白 啼。過獎了。

我想你們逃難至此。無所歸依。況今世界人心難料。有借洋人威勢。恐嚇自己。
同胞有恃官場權力。凌轢自己。同胞有食政府爵賞。魚肉自己。同胞鬼死何常。
狐悲。偷你們逃往別處。誠恐歹人從中暗算。我生平行事。料英雄所見畧同。雖
則是自問不才。但雄心猶在。現下招集人才。屯練軍馬。倘有機會可乘。一定重
興旗鼓。意欲請你們到我紫洞寨內。暫且隱避。將來同心協力。為廣東創一番
新世界。未知列位如何呢。全著白 見憐收留。已覺情深義重。更加如此期望。敢
不聽命。劉三作喜笑狀 白 嚶。嚶。嚶。梆子快板 唱 英雄蒼萃聯成黨。民智續唱 豪傑奮興

黃蕭養回頭

實難量。邱氏續唱乘勢待時新氣象。自由續唱誅奸滅佞救民傷。平權續唱廣東獨

立民權享。自強續唱世界大同慶重光。全作喜狀起立全自喊也好。全唱從今後。啞呀

啞呀呀啞。為同胞救弊扶危呀呀呀。劉三白天時將晚不若隨我上山也罷。全白

跟隨隨路就是。長鑼鼓各做手。全下

起板曾知人民多被枉。祇為功名昧天良。識語謠言隨處講。人心搖

動。非尋常。何況近時多伏莽。將來變亂實難防。現在為官非同曩。日過一日眼

前光。但願富貴長安享。任他中原作戰場呀呀呀。白下官招鳳祥呀。祇為願民

智全家。與駱自由一人。不知被何人刼監逃走。蔣大人曾下諭嚴搜捉拿。誰想

一月之久。并無影響。於是蔣大人想來願民智乃是黃開化的姻家。駱自由乃

是黃開化的生徒。料他一定知情。今命我前往黃開化府上。令黃開化十天之

內。將逃犯交出治罪。憲諭在身。須速遵照呀。長鑼鼓起板

唱人到桑榆。當暮景。心平氣和無所爭。惟有知天兼樂命。不屑縉綬與簪纓。但

求未婦。春秋永。兼望兒子。才學成。家庭自然。多樂景。啞啞。埋位坐。唱無非無是。

遂生平呀呀呀。白老夫黃開化呀。年將半百。始生兒子。種強一人。可幸他年紀

稍長。聰明好學。不屑入股入韻。專向古今中外文章經濟。博覽旁稽。猶為未足。

因往歐美留學。屈指已有十餘年。學問才略。料他有成。尙未回來。虧了他娘親

年老多病。現下危在旦夕。日夜懸望。經已電傳訊息。催他歸家。但天南地北。料

不能朝發夕至。不若請安人出堂。用些好言好語。暫且安慰於他就罷了。作喚

狀白鸞過來。你可參扶安人出堂一叙呀。白鸞白奴婢從命。白鸞下過場。哭皇天

白鸞作扶上狀埋案坐。開化旁坐白鸞立。全白安人保重。巫氏白敗者兩天病勢。

更覺沉重。料難全愈。但身後並無可掛。祇掛着吾兒種強。少年游歷他洲。十餘

年尙未歸家。生不能養。死不能葬。真真虧我養育他一場也。起西皮板巫氏掃板唱

懷思嬌兒倚闌長望。轉西皮慢板接唱游外國多年不返家鄉。一疊雖則是。他懷經

畧難量。冀他年為民為國除殃。二疊但看我。燭在風前一樣。日暮間。難保。落星。

耀光。三疊當紀念三年。懷抱撫養。原本該朝夕奉侍高堂。四疊縱然他為求學問

也往。為孝子。他要游必有方。五疊豈可以飄泊重洋。流蕩長拋離。蒼顏白髮。老

開化唱想音兒。至少性情奇異。當成童不願文字詩詞。一疊惟專意全地

歷史。嘗自命不凡。匪夷所思。二疊且看他隻身游遍歐美。為學問無奈。膝

長離。三疊但祇願他的才畧無比。望將來為國奔走。驅馳。四疊倘若是他日鵬

程奮翅。就可以為我昌大門楣。五疊還須要把那私情暫置。千不可悲傷。長鎖

愁眉。六疊看安人持家待下。寬厚。奴私祝萱草長享春秋。一疊第一件。老

如松柏。暢茂被善人康健。歲月優游。二疊第二件。相公學業成就。朝夕間回來。

以免殷憂。三疊須知到懷思憶念。傷壽。孰不若靜養。放開牽愁。四疊近兩天。那容

顏上愈瘦。倘不解。憂思厥疾。奚瘳。五疊奴深望把奴言語。納受。藥一到。春回。白

透天床。六疊巫氏白。哎。聽老爺了。鬢說來。雖是安慰。慰勸。但病在垂危。欲見我兒

一面。都不能。我心匪石。你叫我怎不傷心呢。起二流板巫氏唱。人非同那木石。誰

能遺此。何況年將半百。始抱孩兒。又誰知他游學。黃鶴一去。家有年老兩親。總

不懷思。今我危在旦夕。斷斷不起。諒難遷延時日。待他歸期。轉嘆板唱我談論之

間。神氣不似。自覺得愉愉恍恍。魄散魂離啞呀。鑼鼓開化白鸞作扶狀起

立離案。巫氏嘆板唱。今朝不知今晚事。瞬息就赴那陰司呀呀呀。長鑼鼓開化白鸞全白

安人保重。安人保重。巫氏不應作斷氣狀死下開化白鸞幫子快板全唱霎時安人一命

喪。家門不幸好淒涼呀。開化白安人死去。斷難復生。須照例開喪舉哀。擇吉殯

葬罷了。開化白鸞全下起板鳳祥上行完台幫子快板唱為着功名長奔走。為圖富貴日

明。頭為籌賄賂。出辣手。為制人民。創陰謀。今為逃犯難。寬宥株連。開化有因由。

呀呀呀。白不覺來到黃開化的府門。作驚望狀白你看門垂素帛。好像新喪模樣。

莫非開化死去不定。作想狀白不可造次入門。待我傳人出來。問過明白。然後纔

定進退呀。作叫門狀白有客到訪。裏便人來。開化富上出作揖見禮狀開化白原來招仁

兄到來。請進呀。鳳祥作入門狀開化隨入。白請坐。鳳祥白謝坐呀。分兩便坐鳳祥白請問

黃蕭養回頭

黃老伯因何門前掛素。滿面愁容呢。開化白 哎。因拙荆棄世。殮葬事了。將屆三虞之旬。祭事匆忙。諸多失禮。幸勿見罪呢。鳳祥白 噯。誰想伯母仙遊。晚生一

概不知。因奉憲諭到來。倉倉皇皇。未曾持些祭品。奉奠靈前。眞眞唐突失禮了。

開化白 好說了。請問有何憲諭呢。鳳祥白 非爲別事。祇因前月南海縣監牢。不知

爲誰人打破。殺了禁子。帶了顧民智邱氏顧平權賂自由四人逃走。已經查拿

月餘。并無影響。但他們有彌天大罪。斷難任他逃出法網。蔣大人無法搜索。細

想顧民智夫妻。乃閣下姻親。顧平權乃閣下待聘媳婦。賂自由乃閣下得意門

生。今日逃遁。料閣下一定知情。故命晚生到來。囑閣下限十天之內。將犯交出。

如若不交。就依知情不報的法律嚴辦了。開化白 哎。顧民智雖是姻親。但媳婦

尙未過門。賂自由雖是門生。隔別也有多年。他們種種事情。一概不知。還望仁

兄回報蔣大人。多多緩頰纔好。鳳祥白 此是蔣大人意見。晚生官卑職小。斷難

爲力。還望閣下自行檢點。晚生事務紛紜。不暇多談。就此告別了。請呀。作出門狀

開化作出透狀。風聲下開北作入狀。位坐白不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謂福無重至。

禍不單行。如何是好呢。作想狀白有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若逃走外洋。暫避

鋒鏑罷了。作喚狀白錢白鷺出堂。白鷺內應來了。寫上白老爺呼喚。有何事幹。開化白

哎不好了。為破監逃犯一案。蔣制軍勒令十天之內。將犯交出治罪。如若不然。

就算知情不報。照例重辦。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你叫老爺。怎能交得犯人

出來呢。思想起來。不得不逃往他方。暫被災禍了。白鷺白譬如老爺逃往那

方呢。開化白我想南洋庇冷埠。有一位邱世民。他開錫鑛為生。非常熱心時事。

且慷慨喜客。就是顧姻家的舅氏。我與他為親上親。意欲往投於他。豈不是好

白鷺白。事到如今。急如星火。不得不如是。還望老爺前途慎重纔好。開化白還有

一言。囑咐於你。牢牢緊記。我去後。你須把持家事。計期你相公不日到家。你還

要將情由細說於他。囑他千祈謹慎。提防小人為是。白鷺白自然遵命。老爺無

須憂慮。開化唱祇為家庭。遭變患。怎叫年邁。不神傷。無已奈何。逃外往啞啞。作

出門狀

白鸞作送狀 開化唱

聊逃外國。避強橫呀呀呀。

鑼鼓 開化作吩咐狀

白鸞作致謝狀 各

做手云云

開化右便下

白鸞作入門狀 立

一見老爺外洋往。家留一人靜非常。無

大鑼鼓

事且退孝堂上。但願相公早回還呀呀呀。

白鸞下

長鑼鼓收板

幫小武辦司徒改進

改進引唱

妖霧。河山帶礪盡糊塗。

郭氏引唱

難免龍爭兼虎鬪。殺盡社鼠與城狐。

改進白

咱家司徒改進呀。

郭氏白 呸。奴家郭氏呀。

改進白

我自少在岳丈門下學習武藝兵法。過蒙岳丈知愛。將你許配於我。不

幸岳山崩頹。未能卒業。多蒙鸞自立義兄。招上白雲山。日習奇術。意欲將來為

廣東一新局面。但手足尙寡。故我開這間招徠客寓在此。等待來往客人投寓。

從中覓識英雄。運動人才。為日後同謀大事。也是苦心孤詣。但事成與否。前途

太遠。不免荒唐的了。

郭氏白

啼。精衛也能填海。愚公可以移山。有志竟成。何必

計較成敗利鈍呢。

改進白

說來不錯。閒話少講。聞得黃府巫氏安人棄世。今天

一國三

乃是三虞之旬。想我與他原是同鄉鄰居。不若我在此看守厝房。你購些寶帛

祭品。去他府上。奉奠靈前。表表鄉親情摯則可。郭氏白 奴家從命。改進唱 十年世

事多更變。且看滄海與桑田。人生死喪原難免。壽逾古稀便高年。呀呀呀。郭氏

唱 共井同鄉深友誼。今日死別甚生離。安慰生者兼吊死。禮法所在例難辭。呀

呀。郭氏白 你看天氣清朗。不若趁此早去早回就罷了。改進白 者個自然你還要

同我多多問候黃開化老爺纔好。郭氏白 奴家去了。郭氏離位 長鑼鼓做手 拈祭品作出

門狀 右便下 改進離位 立唱特命賢妻吊喪往。待我整頓者厝房。改進左便下 急鑼鼓收板

起板 白驚愁容上 唱 安人死去。老爺遁。相公未回。過三旬。悶淹淹我把孝堂進。啞

啞。埋位坐 唱 含悲灑淚。獨一人呀呀呀。白 哎安人今日三虞之旬。本該官宦之

家。帛客盈門。生榮死哀。不料老爺為逃犯連累。避走外洋。訃音也未開發。但不

知有無親戚朋友。吊祭到來。待我等候着則可。起板 四雜脚辦卒伴風祥上 唱 祇為

開化交人犯。累得下官日匆忙呀呀呀。作望狀 白 來到黃府。待我進去。自有主意

呀。作冲入狀 鳳祥埋位坐。白鷺起立 鳳祥埋位坐。作驚訝狀 白曬吓。甚麼你家老爺不在家呢。白鷺白 不

錯。老爺剛纔有事出外。請問官長貴姓尊名。到來何事。莫非來吊喪麼。鳳祥白

我是善後局總辦招鳳祥。并非到來吊喪。祇為蔣智通制軍。囑你家老爺交出

逃犯。今日計期也有十天。尚未稟復。故特命我追究。傳他到衙。照例處分呀。

白鷺白 呵。原來如此。我家老爺有事出外。并非別事。乃為尋查逃犯。已經於前

數天往外洋去了。鳳祥白 甚麼講。你家老爺已往外洋了。白鷺白 已往外洋了。鳳

祥白 我也明白了。分明不交逃犯。串通逃走是真。本來當初捉拿到衙。然後勒

令交犯為是。但見他新喪其偶。且係官宦中人。故此緩他一步。誰想就上他當。

作嘆狀 白。差役過來。同我搜查家宅。可有隱藏在內未有。四卒全白 從命。全下 長鑼鼓

作搜查狀 畢全上。全白。內外上下。遍尋不見了。鳳祥白 走了無疑。待我回復制軍。再

作道理也罷。忽作望白鷺狀 關目。小鑼撞點。鳳祥白 曬吓。你叫甚麼名呀。白鷺白 奴姓錢

名白鷺。鳳祥作笑狀 白。曬曬原來白鷺姐。令你家老爺逃亡。安人身故。得你一

天在此甚為可憐。你何不另尋安身的地方呢。白我家老爺與及安人在

生待我恩重如山。生當含環。死當結草。但得在此奉待靈牌。就是得心的地方

了。鳳祥白啼。我想你單身一人。并無倚靠。不若隨我回家。做一個偏房。穿紅着

綠。穿金帶銀。豈不是好呢。白我估你為官作宦。少知禮義。誰想行同畜

類。見我家無男子。就起淫念。作怒喝狀我來講你知道。鳳祥白你講甚麼。即管

放屁喇。白你聽講。鑼鼓做手指罵。若論為官。宦責任頗非輕。首要憂國事。二要

協民情。盡心防白賊。竭力保蒼生。上報聖君命。下留賢臣名。朝野樂平。等制度

進文明。中外新條約。世界慶昇平。你今如禽獸。枉費列簪纓。恃勢為走狗。擇食

類。長鯨醉飽。思淫。顛倒任橫行。我雖為婢僕。不屑這尊榮。富貴我不動。威勢

我不驚。若要。求我為小星。若要。求我為小星。除非驢子生角。與及雞母啼鳴也。

過場 鳳祥拂袖起 各做手云云 立白不好了。今為白鷺者只猪豕。痛罵一場。

難獨不奈他何。作想狀白有了。作嘆狀差役過來。同我細綁白鷺。捉拿回家。慢慢

纔來擺布於他呀。滾花四卒作捉綁狀。郭氏持祭品瀉上白。來到貴府。待我進去。沖入見

四卒捉白鷺狀。上作攔阻狀四卒合下一便立。郭氏向白鷺白請問大姐你家安人。今天爲

三虞之旬。爲甚麼老爺不在。剩你一人。任一班強徒。來捉來拏。者是何解。白鷺

白。苦呀。想安人死去。殯葬不久。老爺爲着破監逃犯牽連。懼禍逃避外洋。者個

就是善後局總辦招鳳祥。奉蔣制軍捉拿老爺。搜查不到。見我家并無男子。就

要强逼奴爲他妾氏。因奴不從。遂欲網綁回家。幸遇嬌娘。你還須矜憐呀。郭氏

白。奸官如此行爲。有我在。你且退立一旁。待我上前自有主意呀。白鷺白全

仗嬌娘。白鷺退立一便白。嚇吓。你爲善後局總辦。就是朝廷命官。應該

循規蹈矩。爲何青天白日。擅迫人家婦女。供你淫恣。難獨是未有皇法嚇吓。鳳祥

詳作威狀白。昧。古老人物。泥守皇法。你看現在爲官。說甚麼皇法呀。郭氏作怒狀白。

嗚。知法犯法。正是衣冠禽獸。好好退出府門。免得我動氣就罷了。鳳祥白白。分

明貌視官長。今我官星顯顯。官勢赫赫。你都不怕嚇吓。郭氏白嗚。我寧怕鄙夫

之道理。我不怕官府之蠻威。看你者班狗官。與老娘洗馬桶。也嫌你身臭。何怕之有呀。鳳祥白 吹。看你唇鋒舌劍。利害如此。講也講不來。作喝狀 白。差役過來。連

此婦人。一并捉拿回府。滾花 四卒逐一上。逐一為郭氏打倒狀。演拳勇 四卒全敗下

鳳祥拔腰劍殺上 郭氏打三合 郭氏作敗狀 鳳祥白 嗚。我看你風頭火勢。誰想紙老虎

一只。作喝狀 差役過來。捉拿白鷺回府。四卒上 拖白鷺下 鳳祥亦下 郭氏上 立白不

好了。奸臣恃勢。害得黃開化。家散人亡。白鷺又為招鳳祥捉拿回去。斷難見死不救。但奴家身無利器。孤掌難鳴。待我速回店房。與丈夫商量計策。打救他就

罷了。郭氏下 長鑼鼓叔板

起板 改進上 唱 賢妻吊喪黃府往。為盡鄉情不憚煩。西山日落已將晚。何故遲遲

尚未還。埋位坐 白。你看斜陽西照。賢妻也該回來。等候着呀。郭氏急上 作入門狀 埋位

坐 改進白。賢妻吊喪事體如何呀。郭氏白 官人不好了。巫氏安人死後。誰想蔣制

軍因監破犯逃一案。謂黃開化老爺知情。勒令十天交犯。他畏禍逃走外洋。祇

留了環白鷺一人看守孝堂。實在可憐。更誰知今日善後局總辦招鳳祥。到黃府搜查。捉拿黃老爺上衙。既是搜尋不見。因悅白鷺。遂起淫念。白鷺不從。誰想鳳祥狗子。大膽強行。喝起差役。綑綁白鷺。剛遇奴家入門。與他打鬧一場。不料狗子身懷利器。抵抗不住。迫要敗走。他已捉了白鷺回家去了。改進作大怒狀

奸子呀奸子。如此行爲。難獨是上無天神。下無地祇。中無我司徒。改進嚇吓。郭氏白

官人無庸動怒。須速設法打救他爲是。改進作想狀白者個嘛。有了。料他捉

拿回家。今夜大肆淫威。待我與你兩人。帶備利器火具。潛到他家。我先從他家中天井跳下。刺殺鳳祥。救出白鷺。你就在外照應。背白鷺回店。我在後放火。把他全家焚化。自無形跡可疑。賢妻以爲如何呢。郭氏白妙計不差。天時已晚。事

不宜遲。速去罷了。急鑼鼓作裝。速整備狀各做手。全下 (未完)

奇事異聞

二四九

賃孩公司

美國習俗。喜弄孩子。視如掌上珠。其家無嬰兒者。則借之親友。倘借之不獲。就其家而提抱之。言笑之。孳孳不倦。如好古玩。如嗜酒煙。莫之或釋。遂成風氣。頃創一賃孩公司。訂每孩每日賃費一元五角。孩之父母得一元。該公司經紀得五角。孩子自六閱月至四歲爲合格。公司與賃者詳定條約。言須該孩適意。及不得損傷之類。其期間或一日或一禮拜不等。最久不得逾一月。凡有孩者不要僱用奶姆。又得賃費。亦一大利便之事也。然以平日愛惜之情。一旦全假諸人而不問。此中必有大不忍之處。該公司創後。經紀已多。常有賃訂一月者。其父母未及一禮拜即索回。訂一禮拜者。僅一二日即索回。訂一日者。當條約既定。多不忍付之他人。却捐經紀之費。作爲罷論。如是者紛紛。大約無中變者不過十之六七云。

新婚遊歷

西人新婚之後。男女必相携遊歷他地。好奇者演種種異色。或乘自由車。或乘輕氣球。不一而足。最奇者。去年美國有一船長新結昏。挈其妻同乘一小船。船長僅二丈。橫渡大西洋以達于歐洲云。

腹有蝦蟆

美國紐約有一西婦名波地市者。自前五年一日因飲該處水塘之水。自後血氣漸衰。顏容枯槁。當膳物充腹時。尙覺無恙。若膳後過飢。則腹中若有躍動之物然。該婦自忖。知必身染奇症。于是屢次延醫診視。乃終無悉其病源。及至某日。延得醫生某察驗。以顯微火照之。始見該婦腹內有一生物。狀若蝦蟆。後該醫生與該婦商量再三。然後將該婦剖腹救治。不料腹中果有蝦蟆一個。約計五寸之大。該醫生立即掙出。以清水活之。歷一日久。蝦蟆始行自斃。後醫生將蝦蟆剖開。見其血與人血無異。于是將蝦蟆交回該婦用酒浸之。以爲久遠傳

觀。有測之者。謂該婦奇症。實由飲塘水時不慎。誤將蝦蟇吞入。致生此奇病云。

教及鱷魚

北美洲某處附近地方。中有一河。鱷魚繁盛。有一西人心生一計。捕取細鱷兩尾。畜之于池。日在水中教其牽物。由輕而重。頗覺馴良。乃製一小船載貨于河。試爲驅策。果極純熟。與陸地之用馬牽車。無以異也。其後每日行六邁水路。運貨來往。及返則以食物喂之。兩鱷魚均有得意洋洋之樂。初河上試行時。繫魚之繩。離船僅及數尺。其尾撥刺。將船打破。以致人溺水中。該鱷魚竟識人情。復以背負之近岸。得以不死。後改繩長數丈。另于左右牙各以一繩繫之。往左則曳其左牙。往右則曳其右牙。操縱極爲靈動云。

奇病

美國仙士省有西人名列打者。性質聰慧。胸懷磊落。從學某大學堂。教師甚器

重之。數年前忽得一症。爲歷古醫理所未詳。諸醫生不能究治。莫可如何。惟束手待其斃而已。其症初起。但覺手足肢節不仁。循而致于瘋癱。倒臥牀下。既而服藥則轉覺靈動。可以坐起。此時愛之者無不爲之色然而喜。以爲厥疾漸瘳矣。不數日又覺其手指足指。漸次變爲死木。舉動不遂。痛癢不知。辨之則血肉之體。竟成灰質。由左指而起。俄而及掌及臂。且及半身。以刀刮之。則灰垂垂落。而人則精神如昔。自是日中除戚友到慰問外。有各醫生欲博識其症者。及好奇者。皆絡繹往視。幾于戶限爲穿。病者每見人至。必詳爲談論。較無病者尤勞。初時臂尙可動。且以其指書棹上作字畫。則居然灰痕也。後其左足已死。有某醫爲之一敲而脫。如泥塑者然。經五六年之久。右足亦如左足狀。人尙不能死。談論愈覺風生。諸醫雖常到視。留意攷察。卒莫明其病由。或但謂其所食之物。多有灰質。漸積而聚于筋節中。故血凝而變此症等語。然皆以意忖測之辭。殊非確論。此所以爲奇病也。

怪症

南非洲有鳥眼拿國者。歸英保護之國也。前年忽出一怪症。死人于睡鄉。染之者非特不知覺。且若甚樂焉。自此症出後。不數月死者若干人。皆精神如恒。不過偶覺困倦而思偃臥。一臥則鼾聲大作。呼呼然如雷鳴。倏又厭厭然。其聲則若斷若續。既已寂若無聞。而人已死。倏而屍且僵矣。不知者猶以其人之偶酣臥也。此等死法。千人一律。諸醫不能知病源之何在。即剖驗臟腑。亦無以異也。後英政府聞悉此症。大爲駭愕。特派出格致醫士數人前往查察其病之由外。感抑關內因云。

臥遊

俄國富紳僥哥爵臣也。以近日西醫發明養生之理。謂人之身體。宜逸不宜勞。多眠即是養生之方。然體雖逸。而腦則不宜自窒其靈機。若思想殊無。但瞑然酣然高臥。久之便與蠢然一物無異。即得其壽。亦與不化之屍何殊。該紳篤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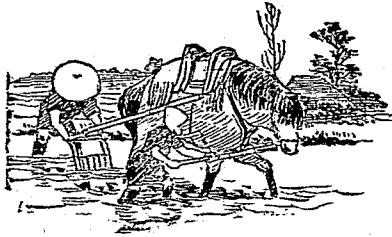
是說。已講睡功者十年于茲。該家中瑣政稅租徵收。則莫不指揮開發諸僕夥。惟學周亞夫。雖亂至榻前。亦堅臥不起而已。日中除飲食便溺外。其眷未嘗離席。若兩足之到地。則十年以來。無一刻也。性復好遊。近以久臥之故。遊興愈殷。始而近地之城市山林。繼而遠處諸勝。皆遍至。每出必二三十人待之。蓋須更換鼻以行也。然其人雖不致病。而精神亦不甚強。有見之者。覺其面目頗有浮腫之狀。此明明血脉壅滯之故耳。或勸之勿復爾。則曰士各有志。余獨行其心之所安。自有一段樂趣。諸君何足以知此云云。

高升

德國有名醫二人。曰巴申。曰蘇聆。皆好高而不畏危者。去年某月共製得一氣球。携手同乘。一切天文儀器舒氣筒禦寒衣等類。無不備具。旋見其漸升漸小。丸隱躍雲中。倏而不可望矣。計歷八時之久。始悠悠而下。及地時。與初升之處。相去數里。而二人已無人色。手齒皆顛。若出雪窖中光景。于是知其事者。無不

集問以廣見聞。久之始據該兩醫云。此球計共升至三萬四千四百尺。照算六英里半。初但飄飄然御風而行。幾欲羽化而仙。下視山川城郭。如豆如帶。此心則若恐若快。若不可持。迨看測量尺至三千二百八十尺時。尙聞地上鵝鴨牛羊聲。漸而至一萬尺。猶聞火車聲。過此則雲氣隱濛。耳無聞。目無見矣。再至一萬二千尺。所携之水。已盡成冰。蓋爲寒風所迫也。又至二萬尺。則寒氣浸心。不可言喻。幸携有打摩火布衣。否則至此便湏下矣。是時惟頻咽冷雲以代呼吸。倏而並咽亦不可得。惟以舒氣筒自救。既又漸升漸高。二人皆昏去。再後光景。已不可知。約四十分鐘之久。又漸復甦。急視其表。則三萬四千四百尺。當昏去時。在未盡此度約八百尺也。至是二人手足皆軟。不可一息支持。直到生死交綫之度。更不敢再作高想。以口咬其機綫。以洩球中積氣。始悠然而下。早知見聞如是。可以意想得知。何必自高爲。雖然亦開前人所未開之眼界。頗可自豪也。論者謂自有氣球以來。此二醫生所升爲至高。雖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時。

曾有人言至三萬六千尺。但當日量尺尙無如今日之准。故仍推此兩醫爲首云。



射覆叢錄 (三)

多心

紅樓夢人名一

來王

捲簾

紅樓夢人名一

世道

同

莊列

同

金聲

同

賞夜

反格

同

靈雨

捲簾

同

陳宮

同

中中

反格

三國演義人名一

道書

反格

三國演義人名一

三仁

同

文宗

同

窺玉

反格

同

義禮

反格

同

上中

懸露

同

天問

同

蘇公

水滸傳人名一

再舉

水滸傳人名一

垂鞭

懸露

同

昭陽

懸露

同

同行

捲簾

同

步下

同

射覆叢錄

文安

同

金風

同

長身

職官名一

相如

職官名一

間徒

捲簾

同

有請

懸露

同

而已

反格

同

成師

同

春困

同

方音

捲簾

同

修月

國名一

通信

捲簾

國名一

家庭

捲簾

同

華服

捲簾

同

一也

同

刑書

捲簾

同

狐修

同

黃羅

同

無過

歷代年號一

乙巳

捲簾

歷代年號一

伯明

捲簾

同

眞主

同

皇考

同

佛心

同

九五 天羅 龍旗 生門 聞道 良友 泗邑 段落 神妙 艾蘆 雲中 神州

反格

同

身體一

德方

捲簾

同

天羅

身體一

羊瓦

身體一

龍旗

同

祖道

反格

同

生門

反格

同

五鼎

懸露

同

聞道

同

方勝

懸露

同

良友

花木名一

一方

花木名一

泗邑

同

文火

同

段落

捲簾

同

國家

捲簾

同

神妙

反格

同

祭天

懸露

同

艾蘆

懸露

書名一

詞翰

懸露

書名一

雲中

懸露

同

工成

捲簾

同

神州

同

上敬

捲簾

同

射覆叢錄

三五九

三

新小説 第四號

道山

捲簾

同

龍玉

反格

同

片主

縣名一

故城

捲簾

縣名一

神藏

同

明文

反格

同

九壤

同

本支

捲簾

同

聖人

同

崧山

懸露

同



四

燈謎叢錄

第三號謎底

中國之興也浮焉

華盛頓

泰西人名

寒暑表風雨針

順天時報

報館名

何有于我哉

彼得

泰西人名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顏安樂

古人名

梁冀飛詔白太后

疾固也

四書句

常以劍左右沛公

保邦于未危

書經句

伯道與嗟

微子之命

書經篇名

陽爲不知

陰識

古人名

安樂窩

康居

國名

數月來承各處惠寄燈謎甚夥美不勝收本報以限于篇幅不能同時並載
今特將最先寄到者各先登錄若干條所餘之稿及近日寄到者則擬俟諸
次號挨次附印焉所為鑒之

弗措齋謎面

遺山詩集

新學界字樣

舍瑟而作

同

為他人作寄書郵

西儒名一

君子鄉

同

深養臂助

日本人名一

男子之祥

外國名一

鴻雁傳書

日本郡名一

天顏有喜

日本山名一

莫制軍回里……………外國宮室名一

君子館主謎面

西廂記……………易經句一

蔡使曠辱國樓問題……………書經句一

華盛頓出世……………詩經句一

自紐約啓輪至倫敦……………同

姑蘇懷古……………左傳句一 捲簾

新聞報……………禮記句一

婦人生殖之具……………四書句一 解鈴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周人名一

紅花……………元人名一

戊戌維新政……………泰西人名一

燈謎彙錄

新小說 第四號

專制君主政體……………古書名一

佛國非文明之國……………詞牌名一

嘯梧山館謎面

打肚官司……………四書句一

正月初七……………同

毛……………同

奏銷病假……………同

明月半依雲脚下殘花並落馬蹄前……………字一

孫悟空拔毫毛……………左傳句一

絕代佳人……………同

智能合寶玉說相思……………唐詩句一

鼻爲中岳……………同

佛面塵封.....西廂句一

炙.....同

秋水為神.....同

攸.....書經句一

如之何其徹也.....品花寶鑑人名一

歸而謀諸婦.....用物一 捲簾

陳君玉生謎面

鬪怨.....詩經句一

既昏便息.....左傳句一

再斯可矣.....四書句一 繫鈴

詠而歸.....同

子路行以告.....同 脫靴

燈謎叢錄

無肉令人瘦

同

脫靴

自作孽

同

而腹有劍

古文句一

陳君馥庭謎面

歸去來辭

易經句一

光武詔鄧將軍還

書經句一

武侯廟

詩經句一

賜之騎夷而投之江

同

光武中興

同

匈奴號曰飛將軍

同

司馬溫公畫像

左傳句一

老聃從母脇而生

四書句一

蔡君潤卿謎面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詩經二句

蔡順.....書經句一

五十四歲.....宋人名一

淮陰侯列傳.....楚漢人名一

堂堂乎.....列國人名一

陳君渭南謎面

及.....四書句一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同

為惡不同.....易經句一

詰.....同

鰥况.....書經句一

鴛鴦被

同

失明

詩經句一

雙懸日月照乾坤

同

手澤存焉耳

禮記句一

我

同

烹飪生

同

九千九百九十九

左傳句一

革去

同

摹勒上石

爾雅句一

射

同



雜歌謠

一六九

支那新樂府三十章

水月广主

太后萬壽天下拜。六旬萬壽典尤大。賀表方呈急電來。敵兵既入遼東界。我軍寂寂無捷音。吁可怪。敗。

買船購砲圖自強。中國海軍何堂堂。大東一戰不自省。猶言勝負能相當。死心塌地劉公島。吁可傷。降。

三湘故部功何高。人人自信知兵韜。白面書生白頭將。並視日本如長毛。畢竟全軍不覆沒。猶足豪。逃。

祖宗得地亦太濶。致令子孫受爭奪。但有京師足自存。遼河亦可爲甌脫。蠢爾臺民抵死爭。休強聒。割。

宮中罷戰方自娛。歐洲逼出瓜分圖。不惟空言且實事。割地新法前朝無。九十九年競簽約。吁嗟乎。租。

皇帝變法誰不服。乃有滿洲之世僕。遂令兩宮意見乖。新政推翻志士戮。八股先生喜不勝。照舊讀復。

西風吹天天亦愁。陰雲黯黯白日收。仙人有藥不敢進。神龍臥病何時瘳。瀛台

一水萬里隔。秋復秋。囚。

中外同時飛電入。新天子方登極。急竟教恩詔改。膽黃宮中府中並於邑。可憐

聊作大阿哥。來不及立。

黃蓮聖母下九天。紅燈一照洋樓燃。競揮神拳打鬼子。有砲不利船難堅。王公

大臣紛下拜。吁可憐。顛。

逋臣欲拿不得拿。廢立事更撓吾家。中堂妙出滅洋策。遂令遍地飛紅花。真聖

人何聽愚計。老佛爺差。

問兵誰兵將誰將。武衛五軍日開仗。當時諭旨誰所傳。于今概抹從前帳。東南

督撫善自全。論功狀抗。

平時滿口談忠義。勤王之兵遲不至。至者何人殊可憐。全軍未戰既先潰。愚民猶誇黃河陣。朝廷事戲。

天將天兵無一到。八國聯軍惡耗播。神符難禦鬼砲強。綠煙既向城頭過。可憐赫赫北京城。難穩坐。破。

咄咄奇事無不有。偌大京城不能守。滿街都掉順民旗。嬌娥盡作洋兵婦。三十歲計計孰高。休落後。走。

馬如游龍車如水。宮中聖人西巡矣。可憐隨駕不得隨。此身幸存家既毀。此時拚命作忠臣。不得已。死。

業禁城中作戎幕。馬矢塞滿文淵閣。閣老不知何處去。滿城但見洋兵惡開單。忽有罪魁名不敢。却索。

四萬萬兩不為多。但求還我安樂窩。世修降表有人在。豐功盛烈可泣歌。中國英雄剩有此。無奈何。和。

遭變不知何日迴。北京飛電日日催。此時西安甫喘息。痛定思痛危乎危。素衣
豆粥告天下。傳詔來哀。

兩宮蒙塵慘心目。誰料依然肆貪黷。朝綱仍掌榮中堂。宮政還歸李大叔。罪魁
索盡此獨留禍根伏毒。

和約既成不割地。天下太平無一事。宮中日宴洋夫人。夫人之榮勝公使。此時
外交真聖手。無他技媚。

紛紛報章。勿嘲罵弓刀石。停八股罷朝廷。一意言維新。誰知頑固終不化。維新
維新奈幾時。詔屢下假。

籌款諸公亦太黠。上供者。一中飽。八貪。毛踐。土爾小民。百計搜牢。不容說支那
大陸地。無皮真愁煞。刮。

國貧不在多國債。國弱不在無兵械。患在人心不團結。尤患人才日腐敗。高官
厚爵爾何來。非封拜賣。

蕩蕩天街如錦繡。公然遺矢當白晝。此亦支那之代表。聯軍來始刷疊。陋迴變。以後北京城。仍守舊。臭。

列強事事肆。賙挾國命。既似風前葉。奈何專制老帝國。猶向國民事干涉。邇來勒捐勢尤狠。誰不攝壓。

泰西商戰久著效。亞洲大陸爭騰。我。不。能。戰。國。且。亡。其。害。甚。于。毒。煙。砲。此。外。更。有。亡。國。端。終。日。鬧。教。

英黨俄黨紛滿朝。公然賣國誰敢撓。路權礦權既失盡。黃龍旗影虛飄飄。朱輪之車前頂馬。殊道遙驕。

白髮老儒日愁嘆。年荒米貴炊煙斷。上無策救國計窮。下無法挽人心散。九州景象今何如。如不忍看亂。

涼中美伶不可當。依然賞俸名吉祥。上娛聖母萬萬歲。永永玉食羅萬方。臥薪嘗胆哀痛詔。非撤謊忘。

冰月道人忽出定欲使黃人占優勝無奈支那舉國睡十載沈沈呼不應鳴大
法鼓吹法螺國民聽醒

燕市吟

公之瘦

變馭歸都上下戢重見太平選人雲會連塵霞起旅其中者久忘經喪
矣車輪馬足闕塞九衢有滯輪數時不可轉仄者此皆冠蓋之朋答拜游
所輻湊誠哉帝都之殷繁匪孟堅平子所敢擬一事大殊曩昔洋兵充溢
通商口岸都人崇禮外人與口岸稠俱無猜則大異豈有以化之者然歟
蘭所見匪曰謳吟亦未嘗有諷一勸百之旨其諸辛壬之際燕都風俗韻
或者近耶

車紅圍僕大馬聲勢縱橫輦轂下路人奔避汗流赭前行碧眼奴鞭竿行紆
健僕屏息候路隅駿足不敢當先驅交民巷公使居大撥國帑供修衢不許紅
圍車子出其塗勿誇達官尊豈如通事好我車騎交衢洋衙給護照入城安

執金吾短衣垂鞭岸洋帽綬綬小狐威假虎今此下民敢余侮

一七五

庚子多民豪滿街大呼禽二毛壬寅多譯鞦韆奴上口挨皮西有子安患貧但願能事洋大人有時頭上猛着鞭歸來亦足誇四隣君不見公使夫人時入宮肝龍髓鳳海陸窮西母歎笑色蘊恭至尊侍立難爲容朱邸煌煌寶山積主人今夕宴洋客但得洋客歡主人夢魂安誰言外交難準備上流庖丁設洋餐不識天可汗但知洋人尊道旁拉胡車無乃義和團

晨興命輿出拜客束帶矜莊汗濡額豪奴下馬呼候安投刺纍纍汗門籍豪奴前致詞午飲當某宅入門且盤桓主人請脫冠自言城南繞城北三謁尙未接某官主人筵談四座攀有客揚輝請一乾拱手道失陪次席猶蟬聯門前呼備輿一揖馳南轅醒醉不自憶晝夜不湏分車聲載夢過誰門歸來呼取門冊看胡爲乎泥中崩厥角稽首厥角任爾崩一錢未入手手提拂子隨車奔願爲相公拂馬塵貴人車來慎勿前近前恐惹豪僕嗔吁嗟途窮乞食且南向吳市吹

簫猶翫。餅勿學。北人賤頭角。迎風拜舞。黃塵上。
賞郎來。腰纏何纍纍。市人走相告。此是新班之道。台客邸喧闐。患人滿。百貨泉。
流惜日短。越女燕姬各競妍。主人一樂輕鉅萬。去年走避兵。元氣嗟凋零。今歲
歌收京。百物皆奔騰。若非東南輦。金至五都同。嗟貨棄地。寥落神京少。生氣太
平。歌舞且歡娛。日日歌樓謀盡醉。城南羈宦百不遂。背人獨下銅駝淚。



日本專門學校講師松平康國著 麥孟華譯

英國憲法史

全三冊 出書廣告 定價壹圓二角

今日稍有識者論中國自強之道皆曰莫急於立憲英國為憲法政治之祖國凡世界立憲國皆於此取法焉然則研究憲法莫要於英國雖然英國之憲非以人力一時制作者也而自然發達逐漸成長者也故必尋其起源變遷發達乃能究英國憲法之真相故憲法史為最要矣此書為日本專門學校講師松平君積數年之力蒐集輯著者不徒為政治家之寶典凡治民族心理學歷史學羣學者所皆當研究也譯者麥君文名久播於海內外以半年之力覃精繙成譯筆之佳無待喋述海內有志經世者當必先觀為快也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

萬國商務志

1910

商業爲今世立國第一要務識者多能知之矣爾來茲以此事爲最大問題故今日言商業非徒爲阜財利用之於是非合古今中外觀其大勢之所推遷所趨注則政策終不可得端論商業要旨語其與一切學問一切羣治之關係第一章爲太古商業志第二章爲中古商業志第三章爲近世商業志第四章爲最近世商業志每章皆分國詳論而非平鋪直敘於其盛衰消長之樞紐三致意焉而未節概論最近世商業歸結於列強對中國之政策與中國將來所以應之道誠提綱挈領爲中國空前之良著也有志經世者欲使吾國競勝於今日世界之天演者皆不可不熟讀勿徒以貨殖一家言目之也

發行所

上海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發賣所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

